

拜金主義

辛克萊著



聯合書店

拜金主義

辛克萊著
陳恩成譯

聯合書店

1930

1930, 5, 20. 初版

1—15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實價六角

上海聯合書店刊

四馬路中二郵區

譯 者 序

我們中國人大概會駭歎美國是一個萬能的樂土，多少會希望得遷居於那塊像銀幕上表現的洞天福地，在其上每一個農家廚房都像我國要人們的廚房，每一個會客室都像我國要人住的大華飯店之客廳。

銀幕上的美國誠然是富麗絕倫的。舊時神怪小說僅談談虛無縹緲的故事，但近代的電影戲却表演最近的實事。中國人可以親眼看看美國富人

一席夜宴要化掉工人全家整年所得的工資。爲什麼影戲不會激惹起在美國的風起雲湧般的革命，乃是一個足以使自火星球剛來到這裏的人大惑不解的問題！

我們從銀幕上認美國，而美國人更在銀幕上介紹旁的國家給我們，介紹特別殷勤的大概是意大利自慕沙里尼專政後的美景。我們常常見像糞坑中蛆蟲一樣衆多，一樣擁擠，和一樣高興的羅馬人在搖旗吶喊慕沙里尼萬歲的時事影片，有點令人莫明其妙。美國影戲公司爲什麼要代法西斯蒂黨人登其義務廣告呀？

在中國書店中，講到從外國販來的雜誌要算美國的最多，並且真有些價廉物美的樣子。有不少雜誌，若使中國的讀者費點神直接訂閱，更是價廉到無以復加；美國雜誌社老板除了拿讀者一筆郵費外，簡直不會向汝要一點紙墨價錢。美國的小說在中國也是數量很大，價錢很便宜。美國的出版界

何苦如此不惜工本呢？

前年我不能明白解答上列疑問，直待去年秋我讀了這本書，更高興得要把牠翻譯出來；只可惜功課太忙，寒假本來可以多譯一點，但又苦寒假只有十五天，忙碌一學期後喘息還沒有安舒，每不耐久久枯坐執筆，所以所譯亦復有限；直到這時，因為兼讀二校，更覺早晚沒有空閒，我不得不找着這書可以分段落處，將譯事告一結束。

原書有四十七篇，據辛克萊說是一九一七年就開始寫起，隨時發表，到一九二七年纔搜集付印。這四十七篇並不是按發表的時序而編次的，像“肥皂盒子”一篇比“暴俄帝國之排泄物”等篇大概先發表多時。我現在譯了二十二篇，還沒有譯到“肥皂盒子”。我既已告訴讀者我不能不暫時結束翻譯這書的理由，此外我還有一點意見，這就是，辛克萊編輯這書按着美國藝術作家的分類做篇次的標準。他把批評“反社會主義派作家”的文字多

編入上半部，然後再把獎進“社會主義派作家”的文字編入下半部。第二十三篇的“舊時的括錢作家”第一段算得是上下兩部的分水界，所以我譯完了二十二篇，算找着可以結束處，告一結束。

在上半部二十二篇中，辛克萊所批評的人物多是雜誌和報館主筆，小說家，戲曲家，影戲界，和社會主義派作家中之叛徒；在下半部所批評的是那些曾和社會主義發生過一點關係的作家，文藝批評家，和社會主義派的詩人，畫家，和戲劇家，就中比較著名的人物算是安德遜 *Sherwood Anderson*，達利舍 *Theodore Dreiser*，孟肯 *Henry L. Mencken*，史達爾林 *George Sterling*，羅威爾女士 *Amy Lowell*，李維斯 *H. Sinclair Lewis*，和麥克罕 *Edwin Markham*。我希望讀者在看完上半部後，不特要從美國文藝界黑暗的一面推想牠的光榮的另一面，並且要比較比較美國文藝界的人物及其處境和中國文藝界的人物及其

處境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辛克萊在“暴俄帝國之排洩物”一篇中有這幾句話：“假如現代美國的藝術是給悲觀主義毒壞了，又假如我們大多數的青年領袖作家是在狂飲沉醉以死，理由是這樣：他們生在寫實主義和英雄主義已被政府的嚴命驅逐出境後的世界中，除却冷嘲熱諷和醉死之外，更沒有餘賸下的事可做了。”我不是一個作家，也不會冷嘲熱諷，然而似乎不少曾與我有一面之緣的人以為我太好冷嘲熱諷了，我不能分辯，大概是因為我不能像辛克萊一樣寫出一點理由來。假如在旁人眼中我的文字平淡處曾帶有一絲絲冷嘲熱諷的痕跡，這是時代的反映幻成的，我不能為着牠負什麼非常的責任。在“財神前焚的香”之最末一段可見反動派作家也會冷嘲熱罵，直逼使辛克萊發了不少牢騷之語。我覺着牠有趣，便不管那種描寫出的情景發生在美國或可移贈於其他政局有些相似之國中，極想引讀

者注意。

1930.3.12.於上海。

原 序

自我的孩童時代以至少年時代，我常常聽見一種口頭禪：“金錢說得話響！”我從來就沒有什麼金錢，所以那口頭禪之於我祇是：“不許嚕蘇！”

世界是進步無已，這句話的時間已經過去了。近代的世界全被印刷在紙上的說話所統治。所以上述的口頭禪應該改為：“金錢寫得文通！”

這本書是從經濟的立場來考查美國文藝的一種研究。牠捉住了我們的現在尚生活着的作家，把

他們的錢囊倒翻過來，並且問他們兩句話，“你從什麼地方得來這許多錢呀？”“汝有了這許多錢曾作何用呢？”這一本是不客氣的書，但却是據事直寫的書，並且又是現代不可少的一本書啊。

牠包含一類應時發表的文章，從十年前開始寫起，現在搜攏來編成文集，內中有幾篇曾散見於他書，如“宗教之利潤，”“銅表，”“鵝步，”“小鵝，”和“拜金主義的藝術。”

目 錄

拜金主義

小青魚和大梭魚

做了非常人

穩適的工作

羣衆所需求的

括錢時代

暴俄帝國之排洩物

虛僞的選擇

幼稚時代的美國
教會的思想
療治社會的血清
文藝界的警備隊
赤色和白色
法西斯蒂之功業
大走狗羅里馬
藝術和商人
在財神前焚的香
浪漫和反動
象牙塔
竊玉偷香的作家
不要臉的小說家
偷販淫書者

拜 金 主 義

十七年前我有一次參觀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水產物實驗室，那時世界最大的科學家之一，羅布先生 *Jacques Loeb*，爲我解釋他對於人工授精的研究。他有一篇論文倡言一切生活皆是化學的反應；爲着舉一個例，他會引你到一蓄養水族玻璃櫃前，其中不少黑而小的動物，是海豬的幼子，正在懶懶地游泳。那位科學家便拿一小瓶食鹽，而傾少許於水中，所有的可憐蟲立即一齊活動，競向有

光處疾泳。羅布先生微笑地說，“這就是我們所常談的一種投機行爲，一個趨附一定方向的衝動。在這裏，這種投機主義叫做趨光的投機主義，一種趨附光線的衝動。假如我們設身處地，爲這些可憐蟲設想，每人必以爲重要的個性在刺激他或催逼他以行爲他所做的事體。然而科學知道得更明白，這些現象不過是由於這些可憐蟲體內細胞的化學成分發生了變化罷了。總會有一天，好像這時期已很近了。我們將會明白了解人們的投機主義，而且能夠用化學的試藥以改變人類的本性。”

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我正在那位大科學家大聖地仲述預言的海岸上寫這一篇文章。這海洋中的波濤却也正在注視着一種希世的美景。一個潮濕而冷冽的天氣，我自書室的窗中外望海面，日光漸漸迷濛而西墜，一陣寒重的濃霧却斜擁過來，佈塞海面。水的溫度在華氏表正十七度；這天我歸到室中已幾分鐘了，我知道只這幾分鐘足

以指示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然而却有一百零三個人，男的和女的，恰恰選定這天和這晚上企圖自挖搭里那島 *Catalina Island* 泅泳到大陸上，其間最短的距離也有二十二哩。這樣一個長距離泅泳所需的最短時間是十四小時；無線電話報告我，僅有少數是例外，其餘所有的泅泳競賽員都在失敗了，其中多數患着厲害的抽筋，有些却不省人事。有幾個人會殘廢終身；說不定還有幾個人會喪失生命。一種希奇的投機主義纏惹着一羣人形的海豬哩！

所有讀報的朋友都知道那事的背景吧。我們加利福尼亞洲的最大資本家，供給人類以橡皮糖的老闆，在數年前已有妙想天開，欲購買挖塔里那島而修飾之使成遊樂場。這位資本家，既以廣告術致富，深知在我們的大遊戲國中唯一的登廣告不要花錢的實業就是遊戲比賽；一個泅泳海峽的比賽必能與花了百萬元廣告費的宣傳有同等效力，

所以他很聰明地只懸了二萬五千元的獎金。他原可以在盛夏舉行那泅泳比賽，在那時泅泳會是一種娛樂；然而這種平常的舉動將與他的原意無關——他的原意在對世界宣稱自他的島上就是在正月裏泅過海峽也是可以的。所以他特地選定這個時期，傾了幾滴金屑在蓄養人類的玻璃櫃中，便有一百零三個人形海豬，雄的和雌的，給一種衝動，一種魔鬼的誘惑，所迷戀，這種衝動就是羅布先生會說的“拜金主義。”

創造適合社會的投機主義的技術在現代文明世界中既已大大地發展了，不過這種發展畢竟尚屬新穎，而我們猶不能認清牠們的本相吧。我們常常聽見說“羣衆心理”；然而事實上這種人類生活的時期早已一去不復回了。羣衆再不許有機會以創造牠自己的投機主義，也再不許有機會以自由行動；現在社會思想已有了主宰了啦。狡黠的紳士們安穩坐在旋椅中，閒閒地和他們的黨徒商議以

決定他們所欲得而創造的投機主義；這些欽定的投機主義大概要照預定計畫創造出來了，否則那些居於主人翁地位的紳士們大可以另找更合意更有用的黨徒啦。

這些人造的投機主義浸潤或形成近代生活中之每一種鮮明的事業。“普及全球”的投機和懸賞決鬥的投機，傳佈耶教的投機和電影事業的投機，像皮糖和保安剃刀的投機，哈定和柯立芝式的投機，反德人，反俄人，反墨西哥人的投機——你以為我說這類羣衆心理現在都給那幾加侖的金屑所支配為言過其實嗎？試舉一個例子，考慮考慮古時仇視敵國的心理；事體大概是如此，這種心理有充分的力量以圖得逞；然而試看法蘭西的海豬們，十年前他們曾怎麼一個樣子被反德的投機主義所包圍所纏繞，而今却被反美，反英，和反意的投機主義取而代之了！任那一個社會心理學家，或是說社會化學家，知道外交手段的方式，必能為你解釋這

事的背景，却不外是法國的鐵礦主人剛纔和德國的煤礦主人做了一筆好生意，所以便下令取消了反德的投機主義，而代之以反對美國銀行和英國煤油企業家和意國在土尼斯的商人。

在這一本書中我正要描寫一羣人形的海豬們，他們曾驕傲自負以爲超出於社會的化學藥品之勢力之上，超出於那些能操縱彼卑鄙的羣衆的投機主義。這一類驕傲的海豬就是藝術家了；我的同類，博學多才的男和女，他們巍然踞坐於虛偽的金字塔尖上，而帶着輕藐的神氣下視一切羣衆心理。然而只要觀察那一回希奇的現象——大概是同一個時期數千男女作家退居於幽僻的密室以絞其腦汁，以搜求一物能被人稱爲新奇可喜者；每人絞盡了他的或她的腦汁，以搜索那些能被人視爲創作的事物；每人埋頭於圖書室的塵封的卷帙中，注意於衣服和附屬裝飾，武器，酒類和古玩，被忘了的誓約和其他一切無關實際的事物上；每人每

日因坐幾個小時，嘴對着一個打字員，一眼對着時鐘，而另一眼却對着日曆。最後，在一個指定的時期，幾千個男女作家急急地自密室中跑出來，每人携着大概同一大小，同一式樣，而且同一旨趣的書稿。

這不顯然是一種投機嗎？什麼樣的撈什子把他弄出來的呀？一個雜誌社或書局曾傾了幾滴金屑入文藝的水族館中，而成千累萬的書蟲便同時被一種浪漫的情緒之衝動所激刺，企圖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之前將這種情緒灌注入一本八萬至十五萬字的小說中去。從那一方面可以說這些競賽的書蟲有異於今晚在我屋前衝波撥浪的海豬呢？我檢讀一張本市的晚報，在頭一頁我發見了一幅刺諷畫，“我駭怪一個挖搭里那海峽的游泳者作何感想。”在這個題目上有六幅小圖畫，描摹一個游泳者拼命掙扎六種的姿勢；每一個圖畫上有一題詞，字粒愈來愈大，次序是如此：“二萬五千顆漿

果！二萬五千粒蠶豆；二萬五千塊骨頭！二萬五千
暹羅銀元！二萬五千猶太銀元！二萬五千美金！”

我駭怪那位獲得懸賞二萬五千美金的浪漫小
說的作家作何感想！

小青魚和大梭魚

在美國文化上唯一最重要的事實是什麼呢？確切的答案是：財富不均。在旁的時候和旁的國家都曾有財富不均；貧的同是貧，然而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富的人像現在這樣富，或像現在這樣富力雄厚堅定，他們從來不曾建築像如今的機器在窮人眼前以誇耀他們的財富。說這話的當兒，我們將我們的指頭點在美國的太陽系上：一個地方有一百萬個富人日夜在苦心焦思設策以誇示財富；有一

萬萬二千萬個窮人夢寐中尚驚歎那些耀富揚威的富人們的成功。

在資本主義得勢的美國以前也曾有過偉大帝國；其數目之多已湮埋於時代的塵沙之下。然而我們可以安然作此申明，在所有歷史上或有史以前從來找不出一個帝國其中的被壓迫，受敲剝的犧牲者能如今長時期地禁制着，眼睜睜地注視着他們吃虧的證據。現在，也許永久如此，窮人被驅逼入卑污的貧民窟中，離隔富人的天堂很遠很遠；但現在尚是破題兒第一遭吧，富人充分的虛榮——將來可說有充分的狂熱——以策畫“星期補充物。”“濟世良藥，”和“家庭讀物，”欲使貧者幻想上同享受富人的生活狀況。那些工廠的奴隸，在擁擠不堪的街車的皮圈下既吊立了一個鐘頭，剛纔食完他的陳腐無味的晚餐，架起他的麻木不仁的雙脚在一椅上，燃着他的腥臭的煙管，而在他的眼前攤開一張充滿魔術意味的文件——在二十四小

時中所有謀殺，姦淫，行賄，賣友，酗酒，賭博和其他全世界的富豪蕩檢踰閒的紀錄。對於他這些報紙描述得有聲有色，儼同真實的生活狀況可以意會而神領——皇宮般的房屋和燦爛輝煌的汽車，驕奢淫逸煙視媚行的寶貝披上銀鼠皮外套，或披上她們的薄薄襯衫；她們的巧言令色的翩翩公子穿上舞臺的服裝在逢迎護送，甚或僅穿上最單薄的襪褲——把最秘密的瑣事描述得更不留餘地了。

再說一星期有一次那些工資的奴隸携妻子進入影戲院，其中他們可以親眼看看富人一席夜宴要花掉工人全家一年所得的工資。舊時神怪小說僅僅淡淡虛無縹緲的故事罷了，然而近代的電影却表演最近的實事，爲什麼電影不會激惹起即時的暴動革命乃是一個足以使自火星球剛來的人大惑不解的問題。唯一的解釋就是說一種信念，根深蒂固盤結在影戲場的百分之九十九人心中，以爲那一位幸運的他或她是命注定的可以在其他九十

九人的面上爬到勝利的聖域，而遂有機會以浪用金錢正像銀幕上的蕩子淫娃一樣。不久以前偶然有一次我的老妻雇用一個勞工階級的中學生以從事埋送家庭廢物和察刮廚房地板。這個小孩子忽然高興說，“在這市中富人駛車的手法真是罪惡。他們毫不注意行人——他們看見街中放行的信號便橫衝直掃過去了。”我的老妻用隱微的譏諷語說，“真的，你應該將他們的暴行報告於政府。像這類行爲不應模糊隱忍喲。”“啊，不對，”那孩子敏捷聲辯，“我毫不覺得難過哩。我長大後，我會成爲富人，而我也可以照樣做做囉。”

讀者不要誤認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誤認這是小孩子個人的特性。牠正是小孩子們在小學，中學，禮拜堂，報紙上，影戲中，和政治舞臺下所領受的教訓啊；牠正是一國文化所灌注的道德經，牠正是唯一的宣傳因此而一千萬青年在受着迷惑而長久滿意於他們的現狀。教育家和道學家，報館記者

和七月四日競選而勝利的政治家當然不會用這樣粗率的語言以表達他們的真意；他們却文雅而有禮，所說的就是，美國是投機的福地，在其上每一個投生出世的孩子都有一個做大總統的機會。

意大利的教育家白莎羅志 *Pestalozzi* 講述小青魚怎麼樣責怨大梭魚的兇暴無禮，而大梭魚便集會討論，認小青魚的責怨為合法有理，因判令從此後每年有二尾小青魚可得允准做大梭魚。這個最鮮爽動人的故事告訴我一切關於我所應知道的我國的道德經。因此千百萬小青魚給一百個大梭魚吞食是完全合理的了，為着每一個小青魚有同樣的機會以變為大梭魚呀——牠所需要的一切不過是生長有充分尖利的牙齒，和吞嚥夠量的同類小魚罷了。那些不滿意於這種辦法的小青魚就是“不懂時務的頑物，”而牠的“怨聲”不過是他自知齒牙不利的表示。

所以現在我們能够明白那般據美國人靈魂中

的“投機主義”了吧。牠們是日常生活中主要的衝動，有狂熱般的緊張，正因為牠們代表千百萬小青魚積結以成的恐怖，牠們逃避大梭魚，每一個小青魚時時在傾軋同類使之失敗，每一個小青魚時時在吞噬當前的同類的尾巴，作為一種進化為大梭魚的手段。每一個小青魚忍痛苦和憂懼的惱恨，然而却找不出時間來以自憐自傷，因為他既已領教，而相信這種現象就是小魚們唯一適當而且必需的精神狀態。他說，“假如你能堅持勿懈，那就是一種偉大的生活”；關於他候補大梭魚之地位的命運，他受了別人家堅定的勸導，而且他的魂魄已被那等候在前頭的光榮之幻象所攝去了。所以對於那一百零三個在我屋前黑水中游泳的海豬，你得着有同樣的了解。寒冷和困乏，風濕病，沉溺，漲波了的心房，可怖的鯊魚之襲擊，和那巨大的惡浪——所有這一類的“消極的暗示”都被每一個海豬所排斥無遺，而聚精會神於妄想他或她自己將為一更快捷或更幸運的驕子，一最先達到彼岸。

做了非常人

不要以為光是金錢就能作祟；要是你如此設想，你便是粗率而不文雅了。能作祟的是金錢所能買的東西——換言之，是那些製造羣衆投機的設計者所創造以給予金錢的意義和效用。過了兩天，你可以看見我的海豬們的前程。那個比賽既給一個自加拿大來的十七歲的牧牛兒得了勝利；看吧，他已被人抬高到金色的雲堆裏去了！他的照像登載在本地每一種報紙的每一版上，有萬萬人喃喃地

高喊他的大名；羣衆環繞着他，他被羣衆抬上肩頭去；各廣告或實業公司的契約攤在他面前，他只要在那些虛線上簽一個名；而他就得以自備的汽車隨意遊行，有幹事們和書記們和新聞記者們隨侍，並且有一玻璃水櫃，在其中他在各地遊藝會場於千萬人眼前每日游泳數次，不是賣弄他的成功，却是履行他的契約哩。此後他的一生，這種榮耀將緊纏着他，他成了“非常人”；他出生的鄉村同沾了他的反映出來的榮耀，他已將牠的名“安放在地圖上去了。”

在我的幼年時代統治世界之名人之一，那就是約翰·沙利文 *John L. Sullivan*，曾被介紹於克利夫蘭總統 *Grover Cleveland* 之前，而欲如其意以擺布後者。“一個偉人就是一個偉人，”約翰夷然地說，“假使他是一個拳鬥家或是一位總統，那是全無問題的。”照這樣說法，美國每年推擴了牠的偉大成功之範圍，而招納多量新英雄以入牠

的名人院中。那個游泳於挖搭里鄂海峽中的青年，那個游泳於英吉利海峽的女子，那個在四十七日中步行橫斷美洲的壯男，那個每時以摩托車奔馳二百零七英里之技士，那個飛越北極的機師，那個在十一分鐘內吞食一加侖蠶豆的健兒，那個用鐵鎚擊殺情敵的奇女，那個發現一種太陽光線的科學家，那個和第十七個丈夫結婚的電影明星，那個誦讀聖經至二百次的牧師——每人都有他的得意成名之日，或是他的得意成名之星期或月，赫然出現於所有新聞紙的前頁上，每人都有他的電影的契約和他的在遊藝場中出風頭的時候，每人都有他的報紙上的行蹤揭示處，在其間關於他的新聞已擇要編號，且隨時隨地，凡行蹤所及，或做任何事業所謂有新聞之價值者，必將受人注意。

外邦人對於美國人這種狂呼熱慕而無限度之舉動引起驚歎，而以爲在美國人靈魂中必定有些特異的腐化邪僻；然此却是爲着我們對於人類社

會的思維仍然是不合科學方法因而生出的誤會罷了。“惡德和美德都是像醋一樣的產物。”福爾泰 *Voltaire* 曾說過；而每一種社會現象自有牠的原因。美國的狂熱之原因不外是社會相反狀況之趨於極端，其極端之度比任何國家其國民性所曾表現者爲更強大罷了。爲欲了解那些游泳海峽的海豬，或那些爬登四十層高樓之外壁的“人形蒼蠅”，或那些在一餐吞食十二打大蚌和四十九塊麵餅的“活動肚皮，”我們必須有相當的同情，且當認識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做“無名小卒”的淒涼况味——在可憐的羣衆中做一個暗淡微小的分子，在擁擠蔽塞的街車中載往做單調無味的工作，飽受殘刻善罵的工頭之苛待，穿着襤褸的衣服，餐食污穢的麵包，睡眠在迴廊甬道間的狹小臥室中而房租久已懸欠。在這種狀態中的可憐蟲，被逼於絕望後，創造些從來沒有人聽見過的事業來，發展些從來不能虛擬的天才——看吧，他一躍而登入仙境，風

馳電掣於汽車中，在每一個衣袋中都塞滿了成束的鈔票，有人侍候，受人恭維，得人憐愛，遭人熟視，逗人快樂，引人拍照，被人談論。每一個人會不會駭歎美國是萬能的福地，而日本人，中國人，印度人，土耳其人，猶太人，希臘人，意大利人，波蘭人，北埔人和北達岡人等等常在夢想遷居於那像銀幕上所表現的洞天福地，在其上每一個農家廚房都像他們的男爵的客廳，每一個會客室却都像他們的禮拜堂？

在一切社會階級之升沉間，無論何處你觀察這些羣衆的激動，你可以發見同樣的人造的投機主義，一種向金錢而奔競鑽營的衝動。那一輩子著述富於熱情聳人聽聞的小說的文人學士，甚且用一種離英文更遠的文字以立異高鳴——每人在希望引起“編輯老板”之注意，因而得跨騰於作品的翼上以達到代表作家之不朽地位。那位“老板”也正在希望藉主持每一個新機會之便，調換了總主

筆以迎合書店老板的感情。那些總主筆却時時在希望能避免受部下十幾個助理主筆之非常熱烈的排擠以致調換。那位書店或報館老板就時時希望在幾個大銀行家之前證明一種報紙是能夠使該銀行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安全的，其安全正如使牠像聯結成鍊的百貨商店，或如工業用之酒精之掛羊頭賣狗肉辦法。整個社會自上至底同樣的拜金主義充滿着，爲競爭的貪慾之沉重死緊之壓力。

穩適的工作

食物，衣服，住所，愛情，這些都是人類根本的需要；而緊隨着的來了娛樂。那些工廠的奴隸和機器的附屬品應該有一種虛擬的躲避痛苦之方法，所以我們就有了一全副的新投資主義，同時也有一種繁複的事業以利用他們。你能跳舞嗎？你能唱歌嗎？你能畫圖，或塗色，或講故事，或有任何一技之長嗎？假使你有一技一能，便有貫布全國的組織以傳播牠，摹仿牠至百萬次，而且再運售於全世界。

的市場上。你能繪畫一個豐頰皓齒的美女，或一個鶉衣百結的小孩帶着一隻髡尾狗嗎？任那一家著名的雜誌將給你一千金元，而二三月後你的名畫將出現於全美國和牠的屬地上的新聞流覽處。你能畫高尚有貴族氣概的少年英雄穿着新製的禮服或衫褲連成一片的內衣嗎？那些廣告經理員等待着担保你每星期得六百元的工資。

或者你能寫寫歌曲嗎？那些歌詞會不會從你的腦中跳躍而出，有尼格羅人的語言陪伴着，以成這樣美妙的“我愛我的愛人，我的愛人也愛我，而我往那老柿樹下會會我的愛人？”我將任汝自猜想那是不是最時髦的“歌曲之精英，”抑是我隨便胡謔可成的俚鄙不可復耐的靡靡之音。爲着寫了像這樣鄙俚的文字，配上了些曲調，那一般人領受着這樣大的酬金，他們和鋼鐵大王和偷運違禁物大王成爲不能分別而可分庭抗禮的人物了。他們發賣百萬張鋼琴歌曲單行本，和二百萬張留聲機

唱片，而在百老匯路和第四十二條馬路尚繼續地交接時，人們將永不會忘記歐文柏麟 *Irving Berlin* 的軼事吧，一個猶太族的過街老鼠和酒排間的歌者，他贏得了麥開 *Clarewce Mackay* 的女兒之愛情，可敬的麥開先生是鐵路和電報之王，而且是首都加特力教的貴族中之富豪。那位冷酷而驕傲之父親禁止這樣的結合；後來那一個情人說——他自然用百老匯的語言以談述他的佳遇——“我愛她而她將為我的，不管你怎樣。”那冷酷而驕傲的父親回答，“假如我驅逐了她不給她一個銅板呢？”那位製曲家帶着疲鈍的微笑說，“要是這樣，我想我將不能不自己給她一百萬或二百萬元了”。或許他就照這樣做去哩；無論如何，他們結過婚，羣衆情緒非常緊張直使一般新聞記者鑽營奔競爬上橫窗以窺探二愛人的動靜，竟逼此一對快樂夫婦不得不逃往巴黎去，再從加拿大潛踪回來。

或者你能寫小說嗎？這樣你就是最幸運的了

——創造“全世界投機主義”之王將派遣他們的代表駐守你的門檻以仰望你的顏色。試看看我的鄰人格雷 Zane Yrey 先生。他不能出外散步不會看見他的大名在廣告牌上，也不能讀讀報紙不會看見他的頑強的英雄們在援救他的可愛的女英雄們之圖像。對於這些事體他覺得討厭了——假如我和他易地而處，好像我也會覺得討厭；所以他便出去大釣其魚，既已在本鄉的塘河中把所有的魚都捉完了，他買了一葉扁舟而乘之以浮至紐西蘭——此後一個鋼鐵大王能再做些什麼事體比這樣更逍遙自在呢？

或是說賴特先生 *Harold Bell Wright*，他也在这曠野中居住，且是這樣的多財——他每一次有一部新書出版時，在南加利福尼亞地方那書堆之高直上達於所有藥物及化粧品店中之天花板。他有旅館和幾處別墅用他的女英雄之名以為名——簡言之，當他在世生活時他就是文藝界的

權威。或者再談談開思先生 Peter B. Kyne——我曾有幸看着他在一舊金山菜館中飽啖通心粉，且復聽他說禮拜六晚報 *Saturday Evening Post* 曾怎樣給他二萬五千元以求得他的新小說，和拉斯基 *Laekys* 一類電影界人物曾欲供獻四萬元以求得他的圖畫的版權——畫的版權，和編戲劇的版權，和再版時的版權，和外國的版權通通不曾計算在內。有些編寫電影劇本的作家和電影明星在霍萊塢正在賺得許多金錢直使他們覺得擺佈那些金錢是非常麻煩討厭的，他們便專雇用老成練達的商人以經理他們的投資，恰像鋼鐵大王了，而且應是十分相像了——爲什麼藝術不應成其所以爲偉大，而美的創造者不應受人重視呢？

當夠大數量的金屑已傾入文藝水族館去了，那是不是值得駭歎的，一大羣書蟲奔走駭汗，直激動得發狂，互相排擠使拋出於玻璃櫃之外，或則互相吞嚥彼此的尾巴？文人善妬既經所有作傳記者

和道學家舉發出來了，但據我所知，這篇論文就是第一篇在其中闡明文人善妒的原因啦。文壇上死命掙扎之本怪導源於事實上其出品可以無窮地再版。當一個人種植蔬菜時，他不會使其他所有種蔬菜者喪失了生意；一根蔬菜仍是一根蔬菜，而沒有方法可以把牠變爲一百萬根蔬菜。然而碰着賴特先生出一本書時，在兩個月中牠會變爲一百萬本書，而且逼使其他幾百個文人不得不種菜以維持生活。所以他們妬恨賴特先生，發起一種口號謂他的文字不是偉大的藝術，卽如一百萬本銷數並不是文藝的最終試金石：這是一種主義顯然的自莫斯科輸入來，而意在炸毀美國文化的基礎，一語。

兼之著述之爲職業是一種高尚和安適的職業。那些著作家居住在家中，這樣會使，除他的嬌妻以外，每人都覺舒服。他可以依着他自己排定的工作時間做工，這就是說，他可以在每天下午打哥爾夫球，而僅有最大的銀行家們能長久支持和他

結伴。並且他像登了一大批廣告的樣子享受盛名，選入名人傳中，而他的打哥爾夫球的同伴們却屏諸門外，僅能從門籬上作癡心渴想的偷望罷了。並且，在他工作之時，有一種印象自以為用不着拼命工作；羣衆對於一著作的工作之想像可以我的老妻所碰到的意外事作一結論，她立在園門旁，湊巧有一個小的海豬迎面跑來。“你會給我找得一個工作嗎？”“要怎麼樣的工作呢？”“是了，夫人，我告訴你吧。我作工的地位，他們排擠我太利害了，而我現在找尋的是一個穩適的工作。”

在美國有二十萬人懷着向穩適的文壇工作跑去的奢望，而那些中學校和大學校每年又產出十萬個生力軍加入陣線。我曉得這些頗爲精雜，因爲他們給我稿件和書信，告訴我以他們的過去生活。每一個文壇候補人如發狂熱般緊張以爭取新的“局面，”幾種新的“技巧，”幾樣從沒有被人利用過的地方色彩，幾種從沒有給人開發過的佈局。同

時，在幾千報館，雜誌社，印書館和編劇事務所的看守臺上坐着一輩子人們帶着偵探鏡以守視新的天才作品之出現，當牠出現時，他們便老實不客氣突然攫取之，而集中一切文化的技術以從事於最短期間鑄牠成爲最多數的銀元。

羣衆所需求的

唯一的原理，在其上建築着我們的最大 的文化，就是那個原理：一塊清潔無瑕的土地而沒有偏私昧暗，並且那些魔鬼只許據有最末的地位。我們美國人常常信任這個原理，直到現在他似乎時時都在變動。然而現在，爲着幾個我們所不能明白的理由，事實上那些魔鬼却在佔據最前的地位正如最末的地位一樣。他們在最近十年中在百老匯路曾經看過無窮無盡的戲劇會串，標示每一種所能

想像的犯罪之方法；我們曾經注視每一種可能的三角戀愛，四角戀愛和多角戀愛的花樣之發展，進一步包含着在寢室中最後五分鐘的絕妙好景；我們已經習見弑親，亂倫，同性愛，和全套的“神交。”除了那些更稀奇和更隱秘的變態方式之外，再沒有被遺漏了的，所以這年冬我們看見三個戲劇的動人之成功，表演“里斯卑人的愛”*Lesbian Love*，和在紐約的少女最高學府中所串演的歌劇，現在包含着這是什麼和牠怎樣實行的說明，而且牠真的有高尙的文化之價值，合歷史，心理，和審美學，以至戲劇和那最後五分鐘的美事成爲一體——是的，老朋友，他們說原來是一個俄國大使的女兒最先在這個國中使牠成爲時髦的，又且親自教牠給一位總統的小姐，而總統先生却不得不急急遣她出嫁了。

藝術的用場在於粉飾邪惡却借一個公式做掩飾之假面具：牠是“羣衆所需要的。”你可以每十分

鐘一次聽見這個公式在全美國每一個肉麻的煽人的雜誌和新聞紙的事務所中；甚且同樣在每一個素孚衆望的雜誌和每一個戲劇和電影導演者之事務所中。“是的，我知道，牠是一塊要不得的奶餅，然而牠却正是羣衆所需求的呀，而一個人能做些什麼呢？”這一本書的主旨在告訴那“一輩子人”他們的公式不合時代已二十五年了。牠常曾爲一個，“羣衆會需要什麼”的問題——直待心理學被人實行採用在廣告業上。現在，有了“商人祕訣”在美國千數千的專門學校和商科大學中教授，每一個街頭巷角的百貨店中都有了一個專家，他知道怎樣凡是他所欲羣衆感覺着需要者可以使羣衆如其意以感着事實上需要牠。那些羣衆自己支配其需要的假定之希圖爲這一般廣告術家所共知爲“賣貨的抗力，”所以他們夜夜臥而不寐以籌畫方法以毀壞牠使成齷粉。他們已經安設了多數廣告的戰鬥線，直使他們已能完全毀滅那從來劃分必需品

和奢侈品的界線，而現今在美國每個男人，女人和小孩時常不能不有一切的東西了。會有一個星期每個人還自曼因州 *Maine* 往孟尼拉 *Manila* 去食葡萄，也會有一天每一個熱血的愛國男兒帶歸家一盒糖果以給他的母親，縱或那些老太太已沒有牙齒了。

那些廣告家一起公然宣稱凡他們堆積在你身上的一切事物必定有“實在的價值，”否則他們的奮鬥將至毫無成績。他們真的相信這一點，因為那些實用心理學教授們曾教訓他們，在他們能使你相信牠之前，他們自己不能不相信牠。他們歌唱那些事物，在唱歌班中背誦，跳他們的商戰之舞，並且每星期享受百萬個窮奢極欲的點心，要羣衆掏荷包付賬。然而代替了爲着那些藉着掏空你的荷包以爲生活的廣告家之利益設想，你當靜默而爲着你自己的利益設想吧。有什麼事物會比口嚼橡皮糖更蠢笨的嗎？不料全世界不能不買牠，遂使我們

的挖搭里那富翁可以有充足的金錢以倡導游泳比賽以宣傳橡皮糖。有什麼事物會比漿硬衣領更不舒適的嗎？不料那些硬領製造家和雜誌發行人却已合謀以抗制你，直使你不能在商業上得着勝利，甚至不能在羣衆或俱樂部中得着愉快，假使你不曾伸你的頸入他們製賣的白色的絞殺罪犯之繩套中去。

或者考慮考慮那所謂“時髦”的玄虛。每人希求他的同伴表致敬意者不能不至少每年二次拋棄他的完好的衣服——不爲着生活的人類所能指陳的理由，不過爲着那些裁縫匠可以在發賣新衣服上賺進一筆利益罷了。或者考慮考慮聖誕節——魔鬼撒但能夠在他的最惡毒的情調中策畫出一種更壞的以非法手段獲利加以沽名釣譽之演說，比之一種制度，因此而數萬萬人得了價值一千兆金上下沒有用處的禮物，兼之千數千商店售貨員在售貨時忙累得半死，而在西半球的每一個小孩子

却因飲食過度而生病——一切一切皆借謙卑低微的耶穌之名以行嗎？然而那一輩子藉着聖誕節牟利的富翁們的杯葛手段是非常死緊毒辣的，只這幾句話會足以障礙這本書使不得在美國任何一個大雜誌和報紙上發表吧！

括錢時代

一種原理謂羣衆應有牠所希求的任何思想，並謂凡應該出版的書報之試金石就是最能銷行的那類書報——當我少年時，這個原理曾經試驗過，而現今世界變動得非常之快，那事已成陳迹可以列入古史中了，後一輩子著述家中從來不會聽見牠，甚且會反對相信牠曾經出現過；假使我直言我和牠會始終共度歲月，又曾自牠的內幕中熟視無遺。他們將謂我作此說爲着曾自莫斯科得了一筆

津貼費了。無論何如，在一種固執的希望中，希望總有一天真理將再受人歡迎，我將那些曾佔據我的生命之大部分的經驗簡明地敘述下來當做一個像煞有介事的宣傳真理者吧；而這類經驗，很出人意料之外，曾經注定了二十年來美國的發展，並且將我的自由的樂土變為全世界反動派的財庫哩。

二十五年前陳舊的主張土地公開而無偏私的無政府主義在全美國印刷事業中佔着優勢，有一位年少聰敏的廣告家覺着民衆或許會對於他們歷來所受薙幫大注的劫奪的一回事發生興趣。他們於是乎向萬諾墨卡 *John Wanamaker* 承了一個無人過問的雜誌社，而與羅生的 *Tom Lawson's* “中了狂熱的財政” *Frenzied Finance* 共同試行出書。借用着那廣告家自己的鄙俚語以形容之，牠是一個“僥倖得勝者”；其時美國人民表示他們急欲曉得他們怎麼樣會被人薙幫大注地劫奪，比之習讀全世界無論其他何事為尤興奮。一個

出版家繼着別一個出版家之後突然躍登於行險僥倖獲利之壘壘上——曾經有揭穿黑幕的大旋風，稱之爲“括錢時代” *The Muckraking era*，而隨後幾年中那一類著作家賺了數千銀元，那些出版家却賺了數百萬元哩。在那時一種雜誌在一月中要得十萬個新定閱人並不是不平常的現象；由我們在那激動潮流中的熱心少年人看來，好像大商業的毒龍已在進行自吞他自己的尾巴了。

然而可惜，一個毒龍不會在開始咬傷別人之前自吞噬自己多量的尾巴啦。大商業大張旗鼓而聯合組織自己，一旦華爾街的銀行 *Wall Street banks* 大肆活動。假如你是少數熱心公衆事業之美國人中之一份子，你可以讀讀在那“銅表” *The Brass Check* 中的詳情吧。夠說在美國中每一個雜誌凡曾發表攻擊大商業的文字者，就會被人買去，或則被逼而破產，至於那“括錢時代”已過去入於不成文的歷史中去了。民衆曾受人諷示，謂牠，

民衆，已經厭惡了那過賸的括錢的著作家和出版家了；民衆因此也就相信這說，正如牠從前曾信任括錢的著作家和出版家一樣。民衆信任印刷品中所宣傳的無論何事罷了——牠能相信其他什麼呢？很明顯的，那“過賸的罪”是那些造錢的人所犯的，而不是那些括錢的人所犯的；並且事實載明在紀錄上，自幾百個揭發出來的事例中，和幾千百個曾經敘述的單純事例中，從來沒有一件被法庭駁斥過。

隨後世界大戰開始了；羣衆投機主義的製造，從前曾是銀行家和大商人半犯罪的事業，却立即一概變爲上帝所欽許的正當服務了，受國家有組織的體面人物之經營，有了聯邦政府的全權爲之後盾。爲着世界大戰誰人應負罪過是一個問題，假使是要決定的話，必不會在這個時代我們一輩子中有所決定；然而這一點點却已明白，歷史不會輕輕放過任那一個犯罪的國家，而法與俄的陰謀外

交家將担受最重的責任。我也是曾吞了英國政府宣傳之釣鉤之一萬一千萬上當人物中之一人，那宣傳給一個出名的屬於資產階級的小說家派克先生 *Gilbert Parker* 所領導着，他後來却正爲着他對我所做的事封授了武士的爵位。現在他隱在爵銜的帳幕之後，對我作貓笑哩，而我的唯一的報復方法只有奉告那些英國的工人使撤銷了那種爵位，和那爵位所附隸的強盜的階級制度。

當其時，我們一萬一千萬的吞鉤者在忙於做作所有一切命令我們應做的事：食黑麵包以代白麵包，稱鹹菜爲“自由權蔬菜，”珍藏起我們的洋鐵罐和舊報紙，捐貲給救世軍，購買自由權公債，聽那些匹分鐘的演說家之偉論，高唱“渡海遠征” *Over There* 之歌，偵察我們鄰居的德國人，私刑酷加於社會勞動黨人。我們派遣一百萬大軍渡海遠征，他們也表示他們是英雄，而我們安居家中者適成其爲歷史上無功領賞的蠢物；甚且告訴我們

的資本家說，名義上沒有事物我們不能被人勸誘而加以信任的。

隨後來了俄國革命，給予我們的侵略階級以他們生命中最大的震恐。在那時之前，一個社會主義者曾被冷笑為長頭髮的夢想者。現在這書的作者，為一個異常古怪，易於激動的少年時，他曾看準了羣衆的心窩而出其不意在那肚皮上猛擊了一拳，甚至曾被羣衆允許在柯里埃週刊上 *Collier's Weekly* 發表了兩篇社會主義的論文哩。然而今日一切如此這般都已在隔夜之前完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被視為一個殺人流血的強盜，硬指他意欲殲滅所有的資本家和國有一切的婦女；新的製造投機主義的技術已離開了德國人而轉歸於俄國人了，今日，十年之後，會有愛國的會社擁有幾百萬金以用以勸誘婦女節制會的會員們，指亞當士 *Jane Adams* 為一個蘇維埃的代表，並謂憲法上童工的修正案是莫斯科傾陷我們的青年的毒計。

不要誤以為我在用粗野浪漫的文字以尋自己的開心吧；在這國中那些誠懇和輕信的禮拜堂中男女老幼却正領受恰恰相像的教訓，而且這些教訓完全被大商業所維持和供給的宣傳機關所指導所支配，並無分枝別店呀。

所以思想自由的信條已永遠像渣滓般被人棄擲了，而寬恕的美德和公平的待遇都被人束之美國歷史的高閣上了。一個普及全國的大雜誌永不再給予一個少年著作家以解釋怎麼樣德謨克拉西可以實行到工業制度上去的機會。對於亞美利加的勞工階級將會沒有德謨克拉西，而“美國的計畫”是用以代替為虎作倀之奸細和偵探，破產犯罪者之名冊和恐怖危險之別名罷了。每一個自立的錫匠可以同世界最大的公司立於對等地位以成交易，假如他不滿意於所訂條件，他將受重重的責罰，或被擲入洋鐵罐中動彈不得，若使他是一個異邦人，會被驅逐出境載歸本國以受祖國法西斯蒂

黨槍決的處分。

而全世界，特別是美國，有一時曾熱狂地援助高樹斯 *Kossuth*，現在更津貼那一輩子“法律與秩序”之保障者，像高爾錯 *Kolchak*，和丹尼金 *Dcnikin*，霍爾綏 *Horthy*，慕沙里尼 *Mussolini* 和里維拉 *Rivera*。胡佛先生 *Herbert Hoover* 的副官在“世界工作”報告書上誇稱他如何如何餓殺了匈牙利工人的革命運動；而蔡德先生 *Richard W. Child*，前美國駐意大利公使，現任“禮拜六晚報”的法西斯蒂首領，告訴他的朋友們慕沙里尼怎麼樣拜訪他，並詢問美國的銀行團會不會津貼意國政府進攻羅馬的盛舉；自然，他們會津貼——所以照這樣說我們有了一個“穩固的政府”，牠已經毀滅了在意大利國內的每一種新思想之遺跡啦。正在我寫這篇論文時，我們美國人正在預備炸毀墨西哥國的勞工政府，我們却又正在從事戰爭以保守我們的銀行家控制尼加拉瓜的勢力，甚且

我們正讓那英國帝國主義者引導我們盲從瞎撞加入戰爭以保衛他們的商人的權利，用印度饑困的農人之勞力所生產的鴉片，以毒害一萬萬中國人的一種權利！

暴俄帝國的排洩物

讀者將謂我“你允許給我們一本時髦的書，而你却墨守舊規回到肥皂盒子上去了！”我的答覆就是，我希圖揭發那些逼使時髦文學為不良讀物之勢力；這種勢力就是政治的和經濟的。你不能明白一株樹，除非你知道牠生長處的土地和氣候；假如美國的時髦藝術是給悲觀主義毒壞了，又假如我們大多數的青年領袖作家是在狂飲昏醉以死，理由是這樣：他們生在一個寫實主義和英雄主義已

被政府的嚴令驅逐出境後的世界中，除却冷嘲熱諷和醉死以外，更沒有餘剩下的事了。

那是偉大的法西斯蒂雜誌社和美國大多數書局；加上牠們的華爾街銀行團的直接操縱，這些註定了美國的文學和藝術的命運；這是牠們的權威以注定誰當偉大，著名，富厚；而任那一個輕藐牠們的少年作家自有他的完全自由以退處七重天般的亭子間內而挨飢受餓。二十四年前我曾寫過，“那些小資產階級的亭子間恰像小資產階級的旅行汽船。牠們永不會像這樣擁擠乃至無隙地以收容所有再多的企求附載的人；任那一個少年作家，只要幻想他能比世界所能讓他挨餓的時期挨餓得更久，他是歡迎試行的了。”

我徘徊在我所居住的沙灘上，考慮這一本書，不時我的思想散漫奔騰，而我發覺自己在重述一個名冊。這就是每星期有幾次湧現在我的意識上面的一件事，不會變動的同樣的名字，而且照着同

樣的次序：“霍伯的 *Harper's* 斯克立那的 *Scribner's*，生突利 *Century*，阿蘭特 *Atlantic*，李斯利的 *Leslie's*，柯斯莫泊利敦 *Cosmopolitan*”。這有什麼意義呢？牠追數三十年前在我的生命史中當我剛在開始著述的時候；牠就是一張列着幾個織成我的能繼續和我共存的希望之大雜誌的名單。可憐的窮困青年，我猜想只要和這些雜誌中之一發生關係就有多量成功任何事業的機會，正如我設想作一個環遊月球的機會一樣；然而我繼續着郵寄稿件給牠們——我保有一本備忘錄，寄每一個稿件給上列名單中的幾個雜誌社，而一一校對牠們曾否取錄我的稿件——這就是三十年後那名冊尚奔馳於我的腦海中，像每週的日數次序永不變更的理由。我應已曾花了百數百辛苦賺來的銀元用在郵票上，而那些退回稿件的收條我積起來應已能塞滿一個大箱，若非我用了憂傷的眼淚灌注牠們直使牠們縮做了一團虛紙。

在那些磨折的歲月中所產生出的小說之一是“一個工頭”*A Captain of Industry*；遭了四十乃至五十家雜誌社和書局的擱棄，而現在却在俄國是最受人歡迎的小說之一，曾經幾十次再版。我記得攜着牠到麥密倫公司，其時勃烈先生 *Mr. Brett* 真够仁慈讓我親領他的編輯先生的報告。那報告開首問，“辛克萊先生現在有何貴幹呢？”我幾乎被誘惑着答說，“辛克萊先生現在唯一的最要事體是他幾個月來已沒有一頓像樣的餐了。”幸而一個人並不照這樣據實直言——不在那些久違了的歲月中，當其時一切罪過中之第二最惡劣者就是貧窮，而那第一最惡劣者就是隨便讓任何人曉得你是貧窮的。

在那時羣衆喜研求“禮節。”他們把自己困禁在小小的社交團體中，根據同樣的收入標準以選擇同志，並且策畫一種服裝和言動的派別，以自異於凡非同一社會的人物。那最時髦的社交團體，就

是那些有最多金錢的，創變出最討厭的禮節，而且是最無理取鬧的——特別是那些婦女們——在繁文縟節上。努力自你的社團中超拔而出就被稱為“超昇，”自其中墮落就被稱為“屈辱”；二者皆不討好，而實在高貴的行爲乃是保持着“上帝所喜以給你的生活的地位。”那些並不予人以寫小說的多量材料，所以我童時的那些雜誌像患了血枯症一樣衰敗下去——那些主筆們常常不能不連夜臥而無睡，苦心焦思，爲着憂懼他或者會觸怒幾個老處女們，致使她們吊銷了定閱雜誌的高興，甚且在禮拜堂的縫紉隊中對旁的老處女們講雜詩的壞話。

假如你想曉得在那時候文學世界是怎麼一回事，請讀霍威爾斯的“新命運的艱險” *Howells* “*A Hazard of New Fortunes*,” 牠描述一個文學家和他的夫人崛起作英雄般的壯舉，而自波士頓遷居於紐約；你將給這種“冒險的壯舉”所震駭，你將同任受這一對少年夫婦的最適當的企圖中所

有的憂疑戰慄——這樣描寫自是霍威爾斯的天才，牠使他成爲一輩子憂疑戰慄的少年閨秀之寵愛人物，從此以後她們開始邁開大步以決定她們自己的社會地位。

當我少年時，霍威爾斯已是大作家中之一，且是他們中之最佳者；他曾“抬舉”克萊恩 *Stephen Crane*，我有一種愉快的希望以爲他會照樣抬舉我。然而可惜，我不會隸屬於霍威爾斯的“寫實主義”的方式之下。那時候一個作家的本職在據事直陳，永不合作事件或許如此或應該如此的描述；在那時候生活是呆板的，牠是現實的，不是將來的，是受苦的，不是願意的或自主的。甚至這個方式包括着不單是小說家，並且包括着他的小說中的人物；你大可描說那時的人們吃醉後定規是怎麼樣與魔鬼同犯罪，和那時的女子們被人拐逃後變做了娼婦，你將在最佳的俄羅斯式的文壇上蜚聲著譽，而霍威爾斯先生當爲着你的緣故對那些老處

女們爭論。然而假使你用你的頭腦以尋出那些使男人飲酒犯罪和使女子流落為娼的社會的惡勢力——假使你縱不過會描寫任何人物會用他的頭腦以尋究這事——這樣你就給那方式所咒罰了，並且文學世界的門通通會當着你面毫不留情地關閉大吉。

像這樣俄羅斯作家所標榜的“寫實主義”不過是對於暴俄帝國的精神上的反動。俄羅斯人那時候不能做事，但狂飲和交結娼妓，爲着有了一個很好的理由，那就是說，假如他們做了旁的任何事件，他們會被警探所拘捕，甚且被擲入囚車中運往西伯利亞做苦工去；文學家僅僅描寫醉漢和娼妓的理由就是，假如他們描寫旁的任何人物，政府檢閱出版物之官吏會咒罰他們，又假如他們藐視那咒罰時，他們就得加入流犯的隊伍中去。朵思退益夫斯基的事件 *The Case of Dostoyevski* 明白顯示這種故事——一個少年充滿着希望和勇氣，

人們却虐待他給他以驚心動魄的經驗，這些你可以在他的“死人牢之回憶” *Memoirs of the House of the Dead* 一書中讀得更明白。自是之後他屈服在他的聖潔的主人翁之下，所寫的無非關於娼妓，醉漢，瘋狂人和宗教的祕，而現在美國的小資產階級中人，以賓乃特 *Arnold Bennet* 為代表，却讚賀他為最偉大的小說家，真的，像這樣偉大乃至用不着空費時間以稱舉其他任那一位小說家的名字了。

暴俄沙皇之帝國和牠的一切工作在俄羅斯土地上現在是死去了；那個國家是在新人物的手中了，他們相信時機大有可為，而用人的意志以促成社會的改善是可能的。所以藝術的創造力已受解放，俄羅斯的小說家倘欲對思想和行爲有一的人發生興趣以為著述的背景，那是可能的吧。獨在大不列顛和亞美利加中，其地資本家仍在揮舞他們的皮鞭最得勢之時，無怪乎那些文藝批評家檢拾

起暴俄帝國遺下的排洩物，並恭而敬地安放之於
文藝的祭壇上，視之爲神聖不可侵犯的紀念物而
對之頂禮崇拜。

我們認到美國是一個自由和興盛的樂土；那
是不錯在生活的表面上美國變動得像一個萬花筒
或一個狂熱夢幻；每人每夜有新鮮的靡靡之爵士
音樂可聽，每年有新奇的汽車模樣可用，而時髦男
女也照這樣子常常更換他們的情人。然而在生活
的根本要素上，講到實際上創造生命和藝術的精
神內部，你會發見美國既經變做了又一個“死囚
牢，”在其地一切事物皆已安排穩固，憲法和宗教
經典代替俄羅斯沙皇之排洩物做了受人崇拜的木
偶。憲法成其爲“人類頭腦所能發洩出的最偉大的
經典，”而我們的資本家的印書館已經策畫出一種
投機主義，從此以往幾千百萬學童會拿憲法做題
目而揮發其極盡讚美之妙論，並且那一個讚美得
最盲從瞎鬧的小孩子就會領得一個遊藝會的聘書

或同樣的獎賞。基督教經是上帝所默示的金言，任那一個生物學教授敢於竄改一點或一絲就會遭政府拘捕和罰金，或許更仁慈些逼他失業而餓死。

請問這種新式的偶像崇拜是什麼意思呢？不外是讓資本家可長保其發號施令的威權而受人服從吧。憲法崇拜的意義是一輩子昏庸老朽的律師的集團，名字叫做最高法院，有權力以依遵資本家的集團之意向以創設任何種的物權法規；他們解釋現行法以討好於大資本家，而當民衆提出抗議和另創新法之時，他們老實不客氣指斥新法爲“不合憲法的，”民衆也就相信牠了。在那個青辣鐵手的統治之後幕，大商業的險惡活動的鋼拳工作非常靈便，自恭順而勤勉的勞工階級剝取自有史以來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所曾搜刮的最大的貢稅比較爲更大的資財。這個鋼拳再有警察的木棍和民團軍的長鎗武裝保護，外加以最新發明的鐵甲炮車和機關鎗和毒瓦斯炸彈。在委天任命的學者之架

裘之後你看見那驅逐出境的嚴刑酷威，加以黑蛇之鞭和私刑的活圈套。

像這樣是法西斯蒂的亞美利加；而這類套上了假面具的惡勢力碰着青年作家，對他說說閒話，用着極端的禮貌和可親的態度，要他“寫我們所欲得而寫之書報，我們一定會將一切你的才能所合享受之榮譽堆積在你身上。”可憐那位青年作家，爲着大部分是誠實易欺，和極端不諳世事，就便相信其國中所有的大政治家和大法官和大主筆先生和大傳教師。他讓他們領導他捲入批准摩根公司 *J. P. Morgan and Co.* 借款的筆戰漩渦中；後來，當他發覺他自己曾怎樣受人局騙時，他索性從事狂飲爛醉和玩弄汽車和加入長夜狂歡之會和寫述“漂亮”的談話。

虛偽的選擇

我的朋友孟肯 *Mencken* 先生閱讀這篇稿本，帶着專家的意見贊許我：“事實上，在文學家中據我所知凡描寫任何歧出於他們實際上所宜描寫之事者僅有最微弱的希望——我或者比你更明白他們。”這句話使我回憶我有一次和紐約一個共和黨大政治家的一席談話；我偶然講到我們的法院的腐敗情形，而那位政治家便帶着笑改正我：“不對，我們的法官不是買來的，他們是擇選面得的。”買

賣和選擇的分別不過是形式上有點不同，而標示一時代的文化；這種原理適用於藝術上，正如適用於司法上一樣，我並且乞求我的朋友孟肯先生不要以我爲如此粗率以描述我國的文學家，只因渴望於伸張社會的正義之故；並且乞孟肯先生不要以我爲有獸性般的殘忍受了賄賂而詆毀牠。

不對吧，這種法式已夠強有力地執行了。創造投機事業的主人翁有了全世界最狡滑的腦筋以幫助他們看透那文學家的脾氣。他們創造一種空氣，在其中那些靈敏的少年作家得尋出一百種擁護特權之威嚴之理由，和一千種輕視那些粗率而喧囂的不平鳴之理由。後來，非常地和平與伶俐，綿羊便自山羊羣中選擇出來了；那一輩子學得了遊閒階級的禮貌的人就受人抬舉到榮耀的地位上去，而那些失敗在柔順知禮的試驗上者就被逼到出賣人壽保險或自掘墳墓。

我的朋友孟肯是一個爲主義而努力奮鬥的

人。在我們公開決鬥的程序上，他曾呼我爲一個“搗擊木桶的頑童”和其他神氣活現的綽號，他也會希望收得優美的綽號其佳正如彼曾給予他人者。所以我現在進行舉出在著作家中正在盛行的虛偽的選擇的事例，將我對於一個含有砒霜氣味的綠皮的高傲之雜誌社中主筆所得的經驗公開示衆。這個雜誌的主筆無意中認得我，只因他是一個有人性而且仁慈的奴才，他受着感動而請我投稿。爲着我自己也是同類的文巧，我便窮搜冥索出一兩個主意，而擬議呈於我的主筆朋友之前；正爲如此，我得檢驗所謂有禮貌的選擇，我們的文學且藉之以得保持秩序之程式。

我被邀請爲着創刊號寫一點東西，好的，我回答。我將寫一篇文字評論“美國的水銀表” *American Mercury* 的主筆，揭發他對於經濟狀況的愚蠢是怎樣利害致使他對於現世界的體認適成其爲無用的。然而這個擬議，爲着幾種莫明其妙的

理由，不曾得着主筆的贊許！我第二次再被邀請了，交進一篇蘭頓 *Jack London* 的傳略，這個你可在那“資本家的藝術”一篇中讀得。我將以我的聲譽作賭在這種閒話上，這一篇文字是充滿着肉味的，對於一個文學家的評述，其有趣正如“美國的水銀表”所曾刊載者。然而牠又被退回來了；爲着什麼呀？却因爲蘭頓的行傳恰不免舉示酒精所施於天才的摧殘的效果。請不要當這是一個笑話吧。我的朋友孟肯寫信給我：“這個雜誌是注定了作美國酒排間復活政策的宣傳品。”我着緊和他討論；忠實地給予兩方面以一個聽審的機會是一個聰明而寬大的主筆之責任；假如禁酒黨的理論是軟弱的，讓他們表現他們的弱點是再好不過的啦？然而孟肯答謂這個問題是一個不容討論的問題；斷沒有無禮於巴里侃 *John Barleycorn* 的話可以得着允許以刊載以震駭“美國的水銀表”的機警的讀者哩。

有一天一個遊移未定的幻想飄入我的腦海中，我便寫了一點麥道威爾 *Edward MacDowell* 的小傳，我認識他在哥崙比亞大學做學生時。這篇文稿沒有社會的暗示——除非你看得起巴德拉 *Nicholas M. Butler* 的庸碌無能甚且轉誤以此為天才的表現吧。我的朋友孟肯却大大的高興起來了——“一個頂頂漂亮的東西，”所以這是最先一次，而且也是最後一次，我在那富有砒霜氣味的綠皮書間得了容身之地。那篇文字造了這樣的一個僥倖的成功，使孟肯寫信給我不止一次，請我寫那些我生平所遇見的有趣的人物的叢書。但是我怎樣能做這等事呀，看在禁酒的面上反對禁酒？我從來所認識的最有趣的人算是斯達林 *George Sterling* 了。我認識他已有二十五年之久，而在我們結婚之前他曾向我的女友——後來是我的妻——求婚，所以她也知道他很明白；在我們中間，我們能夠述說那位美國最大的詩人之一

的實在性，一個最緘密寡言和羞澀的性格。然而可憐！寫起他來將為又一個反對巴里侃的宣傳品啊。孟肯答覆我，請我寫寫關於斯達林的生平但不要提及他嗜酒傷生的不幸，這樣比較孟肯從來所能被勸導以明白者却更滑稽可笑了——哈烈德 *Hamlet* 沒有了鬼鬮的一回事便不成其所以為哈烈德了。

所以在這一點上你知道一個大主筆在“選擇”美國的作家的過程上，却為着擁護美國酒排間的利益。我應該這樣魯莽，而聲稱這個主筆曾領受了賣酒公司的津貼費嗎？我聽見人這樣說，孟肯也會聽見這樣說，而且我們最後會晤的時候他稱之為在禁酒的論戰中一件不誠實的事例。我沒有任何種的疑惑，相信他對我說實話；他屬於，不在買得的法官之隊中，但屬於“選擇”而得的審判人隊中。他是日耳曼人的子孫，有大陸的性格；一個富有經驗的新聞家，他曾常常有他的冰凍美酒，並且

常常意在壺中酒不空，甚且任着個人的暴性怨恨任何人制止他使不得有酒者。事有湊巧，富有資財的紳士們同有這種見解，在看清了孟肯的脾氣和才能之後，他們起意出了些金錢爲他組織一個雜誌，所以他大可以“選擇”那些會擁護美國酒禁公開政策的作家，而淘汰那些揭發酒精對於天才之毀滅的效果的作家。在這樣地虛偽的選擇繼續着一個充分的長時間後，我的朋友孟肯將躊躇四顧，而觀看美國所有的青年領袖作家都贊成酒精公賣之復活，並且他將稱舉這是一種贊成他的政策之強有力的議論哩。

對於巴里侃，現有兩個相反對的大本營，我且能爲着一個雜誌取得經濟的扶助以攻擊孟肯。然而講到遺傳世襲的特權上，這便不可同日而語；特權的擁有者自組織一個堅固的團體爲着在人類生存競爭的每一個戰場中作保衛特權的工具。他們意在死守他們的特權並且永永傳之於他們的子

孫；他們是有嚴密完全的組織的，兼之他們是完全自知處境而機警敏銳的。他們的戰略，但從與文學有關的一方面看來，可以歸納為一句話——那就是說，所有反對特權的作家便將出賣他們的人壽保險以維持生活或則自掘墳墓，坐待死亡。

自從布爾希維克革命以來，上述的戰略既已審慎決定和見諸實行，其成功之彰著正如最近鐵路之吞併或全世界法西斯蒂黨人之領得津貼等等。現有十二個人物支配着千兆金的運動費，他們在華爾街的事務所中聚集以決定美國文化的命運，隨後便創設宣傳的機關以製造牠恰切不移。他們所選擇以為着他們操縱這個亞美利加合眾國的小人物就是他們團體中之一員的大學同級生，所以他們完全知道他；他曾做富人的事務所中走卒三十年之久，執行着那些曾資助共和黨機關的特權階級之命令。現在他的執律師業的朋友，摩根公司的一位要角，旅行到華盛頓城，帶着使命而建

議；並且他有了胡佛先生 *Mr. Hoover* 的扶助，講到胡佛，他曾一世做資本家的忠僕，甚且有老辣的密倫先生 *Mr. Mellon* 的扶助，他是這樣的多財直使更沒有大總統能拒絕他的忠告哩。他們既已安插了一個共和黨出色的政客以担任管理我們的棒球之事務，另有一個專管我們的電影業，再有三個專管我們全國的無線電。他們現已攫取我們的新聞紙牢牢地在掌握中，直使幾百個華盛頓城的新聞記者中竟找不出一個記者以戳穿那正在漲大的肥皂泡，這就是公認為“白宮中強有力的沉默偉人。”

講到那些作家可以安然著述的問題和那些作家著述了後應出賣壽險或自掘墳墓的問題，這全仗我們的大雜誌的發行人之喜怒以為斷；爲着這一輩子有勢力的人物，在白宮中有了一個小小的早餐和點心的有組織的宴會，和每星期日到海軍艦上的遊覽，那些軍艦花了公款却被當作大總統

的私人遊艇。這種榮耀是按着一定秩序以頒行的，那些有勢力的人物離開白宮帶着感激和興奮，知道了一些不苟什麼事應該按步辦理以維持國家在正當的軌道上。請不要忘記了這些恰是上述的大雜誌發行人齊到華爾街銀行中，當他們需要幾百萬元以助成他們的最新式的吞併小資產於大資產中的政策時。在美國更沒有餘下的銷數大的獨立雜誌社了——現在他們都已聯成一線，加地斯線 *Curtis Chain* 和巴塔力線 *Butterick Chain* 和哈斯特線 *Hearst Chain* 和嘉泊爾線 *Capper Chain* 和密地爾伯塔遜線 *Medill-Patterson Chain* 和克勞威爾線 *Crowell Chain* ——所有一切營業恰似百貨商店和鞋廠聯合線，同站在適合標準和重量出品的原理上。他們曉得一年之後他們所需要的是什麼，並且他們定購小說稿件正如他們自造紙廠中定購滿載火車的紙張一樣寫意；他們甚且定購他們的文學家，他們會選取一個有

天才的青年而“製造”他，恰似拉斯基 *Lasky* 或拍拉蒙 *Paramount* 會將一個突唇撇嘴的修指女人造成名聞世界的電影“明星。”至於他們的所有活動之結果，你剛纔却已恰恰聽得了孟肯先生所說的：“事實上，據我所知，文學家中凡描寫任何違背他們實際上所宜描寫之事者僅有最微弱的希望。”

幼稚時代的美國

我們得用幾種方法以窺探近代藝術的旨趣和牠的經濟的解釋。於我最易，並且或許於你最感興趣的，將爲自傳式的記錄吧。讓我示你以我最初睜開我的鑒賞文藝的眼睛於其上的世界。

我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剛從大學出來。我曾領受幾個教授的循循善誘，遂以爲讀一冊不上五十年之久的書是一個不值得而且自貶聲價的壞行爲，因此我從來不曾這樣做過。我常常夾帶着幾本

荷拉士 *Horace* 的紅皮小書，在爲着“紐約晚報” *New York Evening Post* 作些訃告搜集材料時，我藉此小書以消遣我的剩餘時間。在此後我的一生，那是可能的了，我將安分知足以周旋於年青的文藝的守舊黨人之間，常常在惦念着偏袒的連環郵件爭訟案我也被我的古典勢利派的教授們所牢牢地捲入旋渦去的一回事哩。

不知道什麼緣故，我一旦自貶身分；一本巴爾黎 *Barrie* 的“善感的湯美” *Sentimental Tommy* 跑上我手中來了，這是第一次牠在我的幼稚的頭腦中吐現曙光，以爲天才的作品或許現在纔出世呢。你不能猜想這種思想之富有革命性會在一個久受教訓深知文藝的偉大之名冊既已密密封閉的人體中發榮滋長吧。然而我從那時起開始閱讀新書，任荷拉士的紅皮小書塵封蠹蝕。

我幼年時文藝世界給一個名叫克柏林 *Kipling* 的稱雄獨霸，他是一個英吉利人，你也許記

得；他早已死了，然而他的幽靈顯現作祟於一個貴族的巨邸中，大概在沙雷 *Surrey* 的某地，並且尖聲作怪叫或言速而語不清在那些“泰晤士”報的第一頁上——倫敦泰晤士，紐約泰晤士，西雅圖和羅斯安琪斯泰晤士——出現於無論何時當獠犬的同族在被唆使以咬一個陌生人時。這個人是我們文藝界中的悲劇主角之一，因為他有了這樣多的偉大品格，精力，寫小說的才能，歌唱的熱情。然而他的思想停止了發育，而他永久是一個童子——一個妬恨的和危險的和渴想流血的童子，日夜在夢想擊殺所有一切那些思想堅持地生長而超出於他自己之上頭的人物。他聲稱那逼使一切有色人種變做他的奴僕的一種工作為“白人的負擔” *White man's Burden*；現在全世界有色人種却在反抗做奴隸了，用機關鎗和毒瓦斯和飛機以殺盡那些反抗的民族已成為一件非同小可的事，而這個克柏林的老醜幽靈在沙雷除了喊殺的喃喃亂語和屠

場的俚語之外不知其他。自誇有全世界最長久的律師公會的海峽俱樂部中暢飲美酒的人物之見地如此：階級的優勝和刻毒，善於侮弄的伶俐，敏捷和能力足夠欺侮你的同類；此外再加以殺人工具的機巧，和火車和汽船和飛機之便利足夠運載你安抵你的活該倒霉之民族所居之地。不久以前我們的聲譽素著之雜誌之一帶着巨大喝采聲發表在沙雷地方老醜幽靈的新小說叢書，我覺得自己曾讀這一類詞句如“*Bosco Absolvuto*”和“*A four pip Emma*。”無疑這些文字含有意義，而我假使用心試找也可以找牠出來；然而爲什麼我要自尋煩惱以學習這些老朽的惡漢之俚語呀？

可憐的老醜幽靈在沙雷，全世界拒絕遵行他所指示的曲徑。他自披上他的預言家之長袍和定下他的法律，大言不慚謂東方原是東方，西方原是西方，而那孿生子永遠參商。然而現今自愛丁 *Aden* 至蘇路蘭 *Zululand* 和自安哥拉 *Angora* 至

萬悉巴 *Zanzibar*，那些宴安遊蕩的女子們彙集影戲場中以熟視曼麗畢克福 *Mary Pickford* 在“嬌小的安妮羅妮” *Little Annie Rooney* 劇中表演，出而剪短頭髮和截短她們的圍裙！甚至黑種青年和黃種青年加入少年共產黨大同盟，在他們的茅屋中安放列寧的半身像以代木偶！自一百個不同的地方蜂湧到莫斯科的東方大學，孜孜預備舉起有色人種的負擔，逼使白人變為一個同伴而不復為一個劊子手！我從來不曾在毒龍腹中，且不能於聖佐治 *St. George* 挺矛刺入牠腹中時說出牠作何感想，然而牠的慘厲呼聲定必像我們所得而聽的克柏林之老醜幽靈在沙雷所發之詩歌吧。

又有一位人人曾讀其書的女小說家，一個真已急進而且容智的婦女，她屬於英國的最高社會，並且邀請所有美國人同她齊驅並進。當她的一本新書出版時，在百貨商店中的書堆像幾座砲台一樣高大，且在每部書中你得到一個免費的首相

Premier 之嘉言懿行錄——不是一個獎品 *Premium*，乃是一個真的生活着的英吉利帝國首相，加上他所有的心中秘密，和他的政敵怎麼樣努力誹謗他以圖毀壞他之描寫——對了，你曉得我所說的了，雖則不用淺顯文字以達意，爲着青年女子大多數讀華德夫人 *Mrs. Humphry Ward* 的作品罷。

我們美國也有無數小說家。從前有太衛斯 *Richard H. Davis*，很像克柏林，不過有點不同處在他最喜歡描述那些俊秀年輕的美國工程師，他們遠征中美洲，釘立木椿於其地，得着美國海軍的帮忙，最後很榮耀似地撲滅了頑劣的革命黨人，而代之以柔順的人物，正如今日我們在尼加拉瓜所做的事同樣。太衛斯又寫那最完美可愛的小說，述及一個年青的交際明星名叫范碧波 *Van Bibber*，她解決所有各種問題，帶着最最超塵絕俗的文雅態度將全世界各事各物都弄得妥妥帖帖；他以爲

毫不費事似的一臂格殺三個兇燄四射的刺客，而且在另一臂上却護持着他的嚇暈了的情婦。范碧波的故事驚動了“司克立那” *Scribner's* 報的讀者，“霍伯” *Harper's* 報則標榜華德夫人，假如我記憶無誤，“生突利” *Century* 則專有另一個女作家——她的名字叫什麼，她自署“方拉萊小爵士” *Little Lord Fauntleroy*，並且英國的最高尚社會歡迎她，允許她對我們談談他們的戀愛豔事。

更有亨利詹姆士 *Henry James*，一個司克立那報的主筆，我也曾逐字逐句讀了他的三十或四十本小說；只因爲我早已曉得我應該認識我們的統治階級究竟像什麼一個樣子，而詹姆士就是一個會告訴我的好人。他有最謹慎小心以從事保守真理——他毫不在意用完了八百頁紙以確切地尋出他書中兩個主要人物，二十年前戀愛的好謀之結果，並且還要告訴你當那湮沒的犯罪祕密在洩露時，這些主要人物靈魂之牽強和顛亂情狀。我

讀了幾年這些富人的卑污奸險之事，還是不能明白爲什麼這些齷齪的事竟該算作這樣頂頂重要，不論她做或未做，不論他有或沒有。再和近世旁的事情攙合起來，上述各事還是神祕莫測，直待我進一步研究經濟學，纔認明了在資產階級的法律之下，那些陳舊的奸險舉動意思不過在決定財產繼承權哩。資產階級的社會建築在財產上，也就是財產這怪物，牠決定人們是否值得有他們的奸謀受人窺探和被那些大天才如華德夫人和詹姆士等揭發揄揚。

教會的思想

新的作家逐漸出現。來了克拉思 *Stephew Crane* ——我沒有讀他的書，因為人們告訴我，他的書是“壞的。”他很勇敢和坦白寫述一個“野鷄”的故事，這就是違反一切美國文學的法規了。自然的喲我們知道有所謂“野鷄”，你不能於傍晚出街跑一趟不會遇見半打之數之婦女們自獻她們於你而斤斤論價；然而假使這事在小說中描寫起來，資產階級的道德規律便將被推翻了，為着高貴的婦

女們要讀小說囉，他們的道德規律不得禁制高貴婦女使終身愚昧不知性慾之實在性，和野鷄之價這樣的低廉等事——英國一位大歷史家，陸奇 *Lecky*，既在一篇值得讚美的妙論上對我們說明過了。

隨後來了岑伯詩 *Robert W. Chambers*，並且他是比克拉恩更聰明的，他真的是惡作劇的，然而常常用道德的假面具做掩飾；他的完美無瑕的男女英雄們會飲酒和賭博和癡癡胡鬧帶着十萬言語之甘詞蜜誘，而最後却在一千語中爲着道德之故便將循規得救。在中學校的少女們駭歎於這類甜爽合胃的愛情冒險，而藏有岑伯詩最新出版小說於她們的帳中枕下，並且寫給他“百味雜陳”的書信——我曉得這些，因爲恰巧我的妻子從前正是第五馬路一個中學校的學生，一個學校在他的章程上曾誇稱他的學生們大有機會以接近那些道德家如高爾德 *Gould* 和范德悲爾 *Vanderbilt*。

等輩者；其中的女生之一寫信給岑伯詩先生，告訴他她怎麼樣崇拜他的最近的英雄；一個覆束回來，其要語如下：“親愛的姑娘……：對於我的小說不要有任何崇拜啦。在書中實在並沒有誠實。我爲着金錢而寫。你的真誠的，岑伯詩上。”

在那時候我沒有內心的澈悟，但我現在却能明白了——岑伯詩先生是許許多多所謂“柯里埃派” *The Collier set* 之犧牲者之一。羅比柯里埃 *Robbie Collier* 是一個時髦的青年富豪，在他猜枚賭酒之餘，帶有一點文學和政治的嗜好。青年作家和批評家會趨附他，而那慷慨的羅比便會請他們赴宴和邀他們與他的雜誌訂約投稿和給他們一張進身於他的別墅俱樂部的門券；他們大可以消遣下午辰光於暢飲美酒於霍夫門的酒排間，在一年或二年中便將不復知有所以著述，但日浸淫於嬉遊，弄車，考究婦女的裝飾，和時髦的私通苟合等事。我能夠稱舉曾與此事有關者一打之多的人；

其中有些人在五十歲時死於肝癌，並且其餘諸人却繼續生存，其情形之慘有非我所忍言者。

隨後來了查威爾 *Winston Churchill*，他的書堆之雄厚在百貨店中且高出於岑伯詩先生和華德夫人之書堆上。查威爾先生是一個美國的守舊派紳士；他寫述關於美國的社會實事，而不涉及長島 *Long Island* 上的漂亮人物，且所寫者大該都是好的。假如他的小說是冗長的和比較粗率的，那似乎是不錯吧，因為他在描寫一個巨大而粗率的國家哩。他從我們歷史的開端起手描寫，引着我們讀者前進以至近代，每二年出一本小說，其有恆正如天上星球的循軌運行。查威爾先生講到“德謨克拉西”他實際上用意深深研究牠是無疑的了；然而他却顯示出在美國有了一個資產階級，並且這個階級是統治的，而且不曉得什麼緣故常見查威爾先生所述的男女英雄們是屬於這一階級的。試舉一例，“貴賤雜交” *The Crossing* 一書中，假使

我的記憶不錯，主旨在寫述一個少年英雄是一個披荆斬棘的微賤工人，但在小說中的幾處他的祖先曾經是貨真價實的貴婦人和紳士的一回事已很伶俐地報告給我們了，所以那是不錯的了，他很配得上和那養尊處優，高貴可愛的女英雄結婚。

在那時候我們不曾有像今日之智力測驗，並且缺少那便當的名詞，像“智力進化時期。”在我的舊稿中我找出一篇爲着一個社會主義出版物而作的報告，討論一九一〇年查威爾先生的小說，我知道自己在指搗他的作品之“智力和精神之不成熟。”那時他已寫到近代的社會狀況了，他的人物都在坐汽車和作造橋紙牌戲和訴請離婚。就是這最後的一種風俗激惱了查威爾先生，而他的小說“一件時髦事” *A Modern Chronicle* 是一篇對於近代風尚的富有宗教意味的勸世文。我引用我舊作報告書，爲着我不能找出更好的方法以告訴你關於查威爾先生的小說並且同時我可在你面前陳

列那些監理教會中人物所曾發表的意見，在那教會中查戚爾先生和我自己曾受教育。

“當你企圖寫一篇離婚小說時，你常常有一個理由：一個男人或女人爲着某種原因陷入不良婚姻中，後來在悲苦的生命中那個男人或女人發現了另一個真實的愛之伴侶；再後來怎麼樣呢？舊時的解決方法在使他們分離和忍捱許許多多悲慘直到最後的一課，當那位小說家很慈悲地撇開了那三角戀愛中之過剩的角色，留下了那男英雄和女英雄永久快樂地生活下去。這是“俞黎” *Jane Eyre* 的解決法了；我記得他曾經怎麼樣感動我當我做兒童其迂腐恰像今日的美國羣衆時候。我認爲不待證而自明這就是查戚爾先生的解決方法了。待我再讀下去，不料嚇了我一跳，我發現那男英雄和女英雄已在顯然的不顧一切而進行離婚了；我掩卷徬徨四顧，駭怪那是不是可能的一回事，查戚爾先生在寫一本贊成離婚的書。他既把他的男女

英雄造成爲這樣機警的人物，好像他在堵塞着其他一切的大門而僅留放那離婚之路。然而我認明這不能成爲事實吧，爲着當那女英雄進行離婚時，查威爾先生却給予我們一種富有反抗勢力的內華達 Nevada 凌諾 Reno 地方的前車之鑒。當然的喲，那些奔往凌諾，內華達，以圖離婚的多數人是不快樂的榜樣，這是真的；而且也是無疑的那些含有政治作用的法官，他們批准離婚，也是不快樂的榜樣啦。顯然的查威爾先生不會認清，既不是那男英雄也不是那女英雄再也不是那主張離婚的魔鬼應爲着這事受罪過。沒有理由爲什麼，假使我們在允許紐約人離婚，我們不應該在紐約地方允許他們；並且更沒有理由爲什麼我們應該以允許離婚之責任委之於卑鄙的含有政治作用的法官啦。

“我將那小說再讀下去，最後尋出查威爾先生造出的解決辦法。他的女英雄得了離婚，但對不起她的良心，所以她是自作自受到後來遭難受苦，並

且和那男英雄結婚，而且，當然的，弄到他們兩人都陷入悲慘境地了。他們投居於一個狹小偏僻的新英格蘭市鎮，那位女英雄硬要進入一個體面社會的禮拜堂，却覺着大大掃興因為沒有人同她說話。她更以她的態度觸使那不幸的丈夫發怒，而當那無惻隱心的體面社會的禮拜堂之主要人物之一侮辱了男英雄時，那位女英雄却自居於禮拜堂之主要人物的一方面。她弄得她的丈夫像這樣不快樂竟使他引帶一羣不名譽的新港地方離婚男女充塞滿他的房屋中，而自騎一匹狂的怒馬馳去，後來就這樣完結了生命。

“顯然的沒有人被希望着認識一切由這個離婚而生的不快樂全因為事實上那位女英雄無條件的自卑身乞憐於體面的資產階級之裁判。你感受這種印象在離婚開始受人譏評之一剎那間。兩個男女英雄從前自是機警的美國人民，談論世事無所不用其機警之法度；但當他們開始計議離婚

時，其中沒有一人會掬誠以告其他一人以赤裸裸的事實，這就是說事實上離婚和再婚在他們倆中間不獨是一件完全正當的事體，甚且是一個對於社會應負的責任。他們的談話出乎意料之外却只限於他們的瞎求“快樂”，兼之，當然的囉，在我們碰見“快樂”之一字有十幾次以上之多時，我們早已明白那種瞎求却注定了會引導他們至於墮落毀敗——從來每一個乳臭未除的道德家也曉得企求快樂的慾望是一個險惡的慾望，無論在何種環境之下不應放縱。他們從來不曾檢舉事實以證明在世界的別個部分大有更聰明的人民。在其中他們能够做對社會有實用和重要的工作。他們大概不應呆笨至此吧。然而甚且代替了遠適異國像度蜜月一年或二年，像通常一對新婚夫婦將自然地照辦，他們竟會居停在一小鎮中，住下去讓那小市鎮擺弄他們以至不幸以死。這一點更出乎人情之外了。我們得有機會以明曉在查威爾先生所描寫的

新港離婚隊中僅有兩種人物——一種是已給離婚嚇得氣急敗壞的，又一種是常常離婚而不做事但終日沉醉的。

“當然的那是永不會的吧，查威爾先生結束那本小說不會講到那男英雄墜馬後又會被人用轎床扛回家中去吧。應該有一個快樂的收場。所以回溯到這故事的開端，我們被介紹着認識一個人，他曾自兒童時代起崇拜那女英雄，他曾做她的朋友和患難中的安慰者，並且他曾爲着她離婚和再嫁而嚴重申斥她。這個第二位男英雄現在挺身而出，而那女英雄却被逗引着很幸福地微笑在他的懷抱中。像這樣結束之悖理可笑是顯然的不會被查威爾先生認清吧。那位既被離婚的前夫仍然活着，所以那位女英雄的第三次結婚也應是埋沒於離婚的愁雲慘霧之下，其不吉正如第二次結婚。那個乳臭未除的十七歲道德學者是否可自查威爾先生的教訓中解識一次離婚和一次再婚便構成一個社會的

罪惡，而一次離婚和二次再婚却構成一個美滿的結局呀？”

療治社會的血清

假如一個生物圖謀活着下去，牠應該具備血清以抵抗侵害的仇敵。在我幼年時代社會也在同樣情形之下；微生蟲似的邪說僞學和誅求無厭之毒龍都不許任意吞蝕社會。一羣少年作家出面從事救護，並且，爲着我曾陳述的理由，他們竟能號召羣衆。在“資本家的藝術” *Mammonart* 一篇中我曾敘述過牠，在這裏我將很簡明地作一撮要。

最先，諾禮士 *Frank Norris*；我將永不忘記

他，一個受了幾年古典派教育的犧牲者，初讀那急進先鋒式的小說，“八足動物” *The Octopus* 時所有的迷惑失措。這是不是一個扭傷了的頭腦所生的夢魘，否則像那樣的事發現在我的自由之邦和勇俠之國是不是可能的呢？我那時斷定那是不可可能的——新聞紙必定會告訴我關於牠的發生！我沒有明白那全部的真象，直待二十年後當我遇見莫理爾 *Ed Morrell* 時，他曾因幫助桑佐鎮 *San Joachin* 的殖民以反抗那鐵路的“八足大蟲”而遭四年孤冷的幽禁。其時，諾禮士已少年夭折，並且那曾是最快樂的命運光臨到一個“括錢的作家”身上。三十年的傷心和失敗不會咒咀到任那一個少年藝術家頭上；而且一個人若使留心觀察還可看見他更少變樣，仍舊是一個肥大和養尊處優的卷毛狗踞坐在某種大書店中哩。

隨後來了蘭頓 *Jack London*。在早年時代在他品行中的腐敗的種子尚不顯現在我們面前；他

在我們中間現出是一個年輕的神，一個俊秀的諾爾底之神帶着一個光圈在頭上，兼之他爲被壓迫的工人而發的呼聲竟是召集戰士的喇叭聲。臥在普林斯登大學的曠場上，在我家的附近，我時常靜讀“生突利”雜誌上按期分載的“海狼的故事” *The Sea Wolf*，像這樣的震動歎服我一生中僅有很少很少的幾次罷了。

再後來了菲立士 *David G. Phillips*。我安放一個花圈在這一位自西方中部來的高尙仁慈的舊式的美國人之墳墓上。那時候勢利之習仍然是一種可以攻擊的惡勢力；牠尙沒有浸潤文化之全部。菲立士怎麼樣嫉恨那美麗的寄生蟲般的女性，他怎麼樣譏刺她，和她的男性的扶養者，在那些完全契據式的新社會和商業之寫實圖中！然而可歎，那些寄生蟲似的女性現在却有充分金錢以用在購買小說上，甚且她已養成一羣二等寄生蟲，那些文藝界遊蕩的蜥蜴。我不知道我怎樣纔能夠比較好

些結論在二十年中飛過美國的變遷，不如指出菲立士幾部小說繼續在“禮拜六晚報”上發表的做個比喻吧。假如牠們的作者真的回歸到那華麗的宮殿中去，在其中住着他的書店老闆們，他大概不會在會客室中碰着偵探了。

他正在風頭最健的時候死了，被人暗殺，爲着什麼緣故，社會不會得着報告；他是埋葬了，並且他的名譽也一起埋入同一的墳墓。那不是一件希奇事我們的不露面的批評家的一種奸謀，竟剝奪這個偉大天才之勢力。那是真的，他的作品是未經琢磨的——然而任那一個不露面的批評家會不會斷言盧梭的作品是琢磨過的，或托爾斯泰的作品是琢磨過的？菲立士是我們的文藝界中偉大道德家之一，他且將自成一家，其確切正如美國人民將自他們的迷夢中警醒一樣。

更後來了華爾敦 *Eaith Wharton*。一個極時髦社會的份子從事著作是一件希奇的事；他們

用不着這樣做，並且好像不是一件體面的事。但是一時期和某時期中有人會不顧這種習尚，隨之而警察後備隊遂不得被召出以糾正書店中羣集競買的顧客了。在這事件中那位作家不僅是像個真實“社會”之一份子，且也是同樣真實的藝術家。這種事件從來不會在美國歷史中發現過，而那些不露面的批評家却大感困難起來。他們不能叫這位女作家為一個說謊者，像他們叫通常的平民必需著述以謀生的“括錢的作家”一樣，華爾敦夫人是被承認為明白世事的；在這裏，在“充滿快樂的巨廈” *The House of Mirth* 一書中，她在宣稱真的富有財產和社會上著名的人物却只遊惰和飲酒和賭博，而一個少女在以時髦的服飾希圖增加她的美媚時，難免道德上的墮落。

最後來了夏立克 *Robert Herrick*，這又是一個無賴；一個假定為可敬的教授踞坐在洛基浮拉先生 *Mr. Rockefeller* 最新捐貲設立的大學

中，他假定會有機會以交遊那些“最佳”的人物，並且他暗示說一個時髦的少年建築家大可以明知故犯建築檢驗的法律，而商人們大可以僱用他幹這種事；甚且這些商人也大可以賄買立法部和司法官。隨着時間如矢般過去，所有著名的小說家一旦出而談論婚姻問題；這裏來了夏立克，他實實在在建議說富於資財的丈夫和婦人們得偶或不免侵犯了十誡中之第七誡！在他所有的書之裏層，恰像華爾敦夫人的書，流注着一個主旨，那是說當你成爲極端富有資財時，你並不一定會極端地快樂。你能看出那個主要意思在怎麼樣炸毀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並且是怎麼樣成爲必要的進一步使那些掌握我們的文化生命的資本家們湊集金錢以收買那些供給讀物於羣衆的雜誌社啊。

文藝界的警備隊

“藝術家括錢時代”在一九一二年在“進步黨中”努力選堪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為總統成功時達到了最高點。那並不能算是好現象，因為羅斯福，說話粗豪如十字軍中人物，時常舉動橫暴，不愧為一個“注重實際的人”——他自己這樣形容自己，在給哈利曼 *Harriman* 信中，向那位超絕的腐敗政客乞求資助競爭大選費用時。然而那些崇位唯心主義的蠢物在代表大會中聚集，唱他們

的讚美上帝之歌，出發爲着他們的上帝奮鬥。他們的敵人却嘲笑他們，因爲在那時候任那一個大雜誌實際上爲民衆的幸福而設立者既經或被收買否則被逼以至破產了，並且更沒有旁的任何方法可以接近大多數民衆；像這種情形不自那時始以至今日，而且永不會再有接近民衆之日，直須待工人和農人聯合以鍛鍊他們自己使成爲自救的武器之後。

世界大戰爆發了，美國的唯心主義被驅逼以進入一新的急流中。美國的作家，和其他民衆一樣，受了組織和訓練；我們自稱“警備隊，”並且現在尚有多人，他們不會覺得迴憶他們舊時的滑稽古怪的綽號爲足快意吧。十年已過去了，一個美國作家在這裏意欲儘量簡單地紀錄下他的恥辱，並且向那些會幫助他誘陷使入屠殺的陷阱中的千數千青年乞求原諒。

那是我的工作，自己假定的，爲着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的政策而擁護前線的急進運動。用不着說，我從未向任何人請求或收得一個銅板的津貼費，而且我所主編和發行的小雜誌僅有十個月的歷史已使我虧累六千至八千元之鉅。我現在尚覺愉快宣言我從未吞食我們的協約國的宣傳之鈎，和從未停止警告我國民衆以反抗那些在歐洲統治階級的政治家之背信不義：只因如此，郵政當局便拒絕收納我的雜誌，而我僅僅碰着一類意外的僥倖得如願以償——湊巧我的妻有一個美國的參院議員做堂兄弟，和另一位議員是她幼時隔壁的親密鄰人；也爲着我僥倖有一封電報拍發到上議院交給他，碰着他和威爾遜總統共開會時。我的雜誌却又爲着美國海軍諜報處的請求受英國禁止入口的處分；所以讀者知道，我用不着像我的幾個警備隊中同志一樣囉囉唆唆供招許多！

我怎麼樣會被誘陷以贊助戰爭呢？我以爲威爾遜真實了解他的像金一樣，發光的言論；我以爲

他是在優越地位上可以知道我所不得而知的消息，並且會採取光明的步驟以保衛我們而抵抗外交上的奸謀。我全不曉得大戰前法與俄政治家抗德的陰謀，這些陰謀造成戰爭為不能免的，並且是正為着戰爭之故而策畫的；我全不曉得那些束縛協約國以事戰爭的祕密條約。當我們加入作戰的時候到來，我給威爾遜總統一封電報，堅請他在條約上應訂明自德奧諸國所奪得的土地當改為中立地而交國際共管，以此為美國加入作戰的條件。假如這種政策已得實行，鬼氣森森的凡爾賽滑稽劇會得避免吧；事實上我們原來會永不致加入戰爭，因為協約國的奸謀不久自會敗露，且會被他們自己民衆的公意逼迫以圖早得和平哩。

我們竟加入作戰了；美國那些小說家和詩人和刺諷畫家和戲劇家和音樂家全被派遣他們各自合做的工作，意在創造世界使平安發展德謨克拉西。他們寫愛國之歌和紅十字之呼籲詞，並且偵視

他們的舊德國或奧國籍的鄰人，並且遍貼廣告和公開演說以發賣自由權公債，又且航海遠征和爲着遠征軍人唱歌和跳舞。正當他們在戰鬥旋渦中時，布爾希維克黨人攻破了俄皇的外交家之密室，並將那些協約國劫略世界自始至終的陰謀密約公布於世，而蔑視威爾遜總統對德人所作的允許。試問那些文藝界的警備隊對此作何感想呀？答案是如此，他們之中很少人知道那事的玄妙，因爲美國報紙禁止登載全部戰事中算這個最重要的新聞。只有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Post*”發表了那些祕密條約，牠便直捷地被逼而退入窮巷，並且被摩根公司之一員收買以去。警備隊中人物相信的是“叙宋文件” *Sisson documents*，俄國復辟黨人私賣於一美國雜誌主筆的假造文件，他曾因此自許爲閒散的外交家，並自暴其愚比之他在大同雜誌 *Cosmopolitan Magazine* 上所發表之任何文件爲甚。

我和威爾遜的爭論不是因爲他使我自成一愚人，但因爲他盲求濫用在全部歷史中每一個政治家所僅有之最大機會，並且空費了他的全國同胞整個時代的精力。在這裏表暴這個題目，我的理由在披示美國文學家和藝術家以他們心目中所感受者，他們的國家所有的報告和宣傳之一切的來源皆被一輩子人所操縱，正如個人的和私人的財產，他們的活動與全人類之幸福全沒有關係，但澈底爲着他們自己劫略階級之利益罷了。我們美國人加入了這種萬惡的冒險，却只爲摩根公司 *House of Morgan* 和牠的聯盟銀行原騎在那錯誤的馬上，而有損失數萬萬元的危險罷了。似乎在後來無論何時我們有挽救或證實摩根公司所執有之股票爲有效之必要時，我們都得被牽入戰場向任何國家開戰，大的或小的，海地或尼加拉瓜，墨西哥，中國，日本，俄羅斯，法蘭西或大不到頗；並且當那時候到來，報館和雜誌社和書局和電影製造

家和公演者之大連環，一切皆和經濟界嚴密聯結，將大演其拿手好戲，而你們，美國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們，則誤視牠為一個使世界得平安以發展德謨克拉西的戰爭，並且重演在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中你們所曾表演的一切滑稽劇吧：正如現在他們誘使你們，在讀這篇率真的歷史紀錄時，發生惱恨而以惡毒之名加我哩。

赤 色 和 白 色

我的讀者，我對你們道歉，爲着寫了這許多歷史。然而一個新世紀既已到了，除非你知道牠的經濟的背景，你不能了解牠的文學和藝術。請忍耐些隨着我再讀兩段這樣的敘述，我們就可捨去政治不談了。

俄羅斯大革命到來了。算得是歷史中最大的事業，牠既經決定了過去的十年之命運，並且將決定人類的思想在我和你在世的餘年中。牠不僅是

一個大帝國的崩毀；牠是一個事實，第一次一個大革命發現在一個曾經到某種程度上受治於現代大規模的工業制度之下的國家中。牠顯示着在這樣一個社會中那最強大的單個團體就是那有了組織的機器工人。這些工人們，有他們的工會做執行機關，擔任統治俄羅斯的一切；像這樣幹去，他們給予我們將來百年間的歷史的綱要。那種口號，“所有權力歸於蘇維埃，”改變了人類的政治，工業，科學，文學和藝術使在相反的兩種勢力間形成一個大決鬥，所謂兩種勢力就是那新醒覺的工會，和根據紙上主權以操縱生產工具的特權擁有者。

新蘇維埃制的政府在革命和內戰的恐怖中產生出來；所以牠是一個軍政府，受一個狄克推多保護。這樣使牠形式上像反德謨克拉西，雖則牠目的在達到最大的最新的德謨克拉西。用不着說啦，我們從來不曾有德謨克拉西在亞美利亞洲；自從南北戰爭後我們就有了普魯陀克拉西（資本家的政

治) *Plutocracy*，藉賴那津貼政黨和購買立法和司法的手段以爲維持。我們的德謨克拉西現在不過是一種希望，大部分且是微弱的；並且一定是俄羅斯人也有一個從事希望的權利——自從他們實用那偉大的主義在工業上之後，遂成爲近世充實的權威，雖則我們美國人却在完全駸怯自退而讓我們的工商業全盤操縱於福特 *Henry Ford* 和嘉黎 *Judge Gary* 和洛基浮拉 *Rockefeller* 和都幸尼 *Doheny* 和另外幾個像這樣的主人翁手中。蘇維埃的德謨克拉西，在胞胎中的一件生物努力在求出世之路，而那資本主義的德謨克拉西，却早長成了爲一個搔首弄姿的娼妓——這就是兩個相反的勢力在決鬪爭權，並且他們的決鬪釐定了全世界每一個著作家的思想和著述。

我撇開了書籍以待後來討論；在美國仍然有獨立的印書局，並且一個著述豐富的作家能夠在最末的極端中，乞求或借得金錢以印行他自己的

著述。但是書籍並不算得什麼吧；統治美國民衆的思想之怪物是電影戲，無線電播音機，和星期輔助讀物和銷數最多的雜誌，牠們的銷數每星期和每月以千萬計。所有一切像這樣的大資本家的機關現在都是宣傳的代理者，而所有服務其中的作家都是大商業的走卒廝養，爲着舊蓄奴制度之利益而對新自由作戰。我並不是說所有像這樣的作家自覺着寫出反抗布爾希維克之宣傳；他們中有幾個人不外是在粉飾美國使成爲有吸引力的，並且用靡靡之爵士音樂和性的描寫和驕奢和時髦和罪惡和神祕和每一種可以感覺着的虛泛無用之記載以引導羣衆使入迷途。那些自立的作家或藝術家或許在他的作品上並沒有定見，然而其他可以担保，出資收買作品的主人翁們知道這些，並且用謹慎小心和一定的用意以選擇我們的文化之食品。

請看我的老友兼同事，約瑟帕塔遜 *Joseph M. Patterson*。二十年前約瑟是急進運動的紅

人，榮耀的括錢小說，“富人的小弟弟” *A Little Brother of the Rich*，和無數能扭歪你的心的工人戲劇之作者。阿約伯明知道他的家人曾自支加谷公立學校偷得一塊土地，在其上建立着牠的大報館，並且曾賄買幾個選舉以圖維護牠的劫奪賊物。然而時過境遷，血統的關係自占勢力，而阿約伯自收斂了他的對於犯罪的富厚親族之暴怒。他加入戰爭，學得機關槍和毒烟炸彈的用法，現在他藏有一大倉庫那些鎗和彈在那新的白石宮之底層中，在其上安置着他的龐大的殺人的新聞紙印行機關。帕蒂遜上尉，舊同事阿約伯，現今却是一個法西斯黨的首領了；他不止有支加谷“宣傳”報 *Chicago Tribune*，並且有紐約之“每日新聞” *Daily News*，像那些毫無價值的讀物却有一百萬以上的讀者；又有“自由權”週報，那理髮室的週報，在這報紙上頭我聽見人說他曾損失了幾百萬元，但他却毫不在意，因為牠不過是一種鈎餌罷了。

——欲釣取美國大商業之自由權以從事將一千四百萬墨西哥國人逼入奴隸隊中去。偶然檢視今年林肯生日時發行的專號，我看見主筆所作的一篇社論意在煽動美國對墨西哥作新戰爭，並且讚美那過去的最後一戰爭爲對於墨西哥從未發見過的最美之事哩；又有傳道者所作的一篇讚美林肯詞——然而你可以打賭那位傳道者沒有引用林肯對於墨西哥戰爭所發的言論吧！

請會會那偉大的爵士拉斯基 *Jesse L. Lasky*，新聞家，採金鑛者，音樂隊班頭，魔術團的幹事，現在却是影戲場的霸王。拉斯基先生沒有軍隊中封號，所以讓我們恭稱他爲酒池肉林的皇帝 *Emperor of Orgies* 罷。古代帝王僅知道他們自己時代和區域的酒肉獻祭儀式，然而拉斯基先生却知道所有時候和萬國異邦的酒肉獻祭儀式，並且在三個星期的通知前後會製出一套供統治階級的消遣物，描演帕色波利 *Persepolis* 或巴黎，尼尼微

Ninesch 或紐約，梭塘 *Sodom* 或支加谷，漢納克 *Harnak* 或霍萊塢。但當俄羅斯大革命到來，甚且威逼那些享受酒肉的富人時，拉斯基先生亂忙忙跑往救援，以使世界平安消受酒肉之獻祭。誰人會得更善於披示在俄國的婦女國有的恐怖情狀，比較一個人所知這在美國的婦女影戲化之情狀為更可怖呢？在一九一九年，在我們的白色恐怖之高潮中，拉斯基先生造出一個精美的影片名為“赤色世界和牠的婦女” *The World and Its Woman*，有法爾拉 *Geraldine Farrar*，戲場的歌女，和她的丈夫，賓里根 *Lou Tellegen* 做主角，並且牠得了我的獎品，算牠是從來在我眼前經過的最惡毒可恨之宣傳品。

試問你知道不知道拉斯基先生怎麼樣獲得一切關於渴血的“赤色黨人”之細情末節呀？哇，他雇用着一個作家，他曾在赤色黨人中同居幾時——真的曾做過他們中之一忠實同志，不是別人，原是

我的老友卜傳南 *Thompson Buchanan*，帕塔遜劇團義勇宣傳員！那是十四年前的事情，那時紐哲西州帕塔遜絲廠有一萬工人堅決地罷工，而我們以為他們真是可憐蟲，並且那些警士用他們的短棍刺探懷孕的女工人們的肚腹是一種奇恥大辱；我們不曾認實在那些肚腹內藏有小的布爾希維克黨人吧！我們中有幾個人出發為那些可憐蟲仗義執言，因此和他們一起受拘囚；並且視為一種抵抗報紙之杯葛之工具，我們組織帕塔遜劇團，而日夜孜孜從事宣傳工作，後來直使我們自己破產——我記得何等明白那悲慘的最後會議，當其時都慈女士 *Mabel Dodge* 典質了她的家私以獲得那最後的五百元！再後來全市新聞紙却隱約披示一種驚人消息，有某人既已劫奪了罷工工人們所應得的我們宣傳的結果！

總而言之，卜傳南舊是我們的宣傳員，且曾作工像那靈巧的烏里西斯 *Ulysses* 以機智戰勝資

本家的出版部。而現今在此地他却爲着拉斯基在描寫有毒的宣傳品，兼之他能夠勝任愉快——他所要做的一切 却不過是將每一種舊事弄翻顛倒，描寫牠恰恰是他所知道牠的實際之反面罷了！那些沙皇治下的貴族人物變成了美麗聖潔和愛國的英雄；農人是好好的受着供養並且裝扮得像霍來塢的明星一樣，又且愛護他們的地主而祈求上帝賜他們以平安納福；說到布爾希維克黨人就是奇形怪狀的妖魔，他們盡分他們的時間在凶殺和奸淫上——好像卜傳南所觀察碰着他和呂德 *John Reed* 和步爾 *Ernest Poole* 和施格德 *Leroy Scott* 和傅林 *Gurley Flynn* 和都慈 *Mabel Dodge* 和山格爾 *Margaret Sanger* 和瑪利辛克萊 *Mary C. Sinclair* 在一起作工的時候一樣！

再會會那位博學多才的大政治家，那位强有力的沉默之人，他曾比任何其他白宮寓客發言爲多，用他的沉默之福音在四十卷中壓倒了嘉萊爾

Carlyle。當文化在遭遇危運時，謹慎小心的柯爾 *Cautious Cal* 毫不遲疑，但運用他的全副宣傳品快跑以從事救護，“共和國之敵人” *Enemies of the Republic* 發表在“寫真雜誌” *Delineator* 中，巴塔里連環之一份子，證實了每月銷行二百一十萬二千二百二十三冊於婦女間；又有一論著在“家政雜誌” *Good Housekeeping* 中，夏斯連環之一份子，證實了每月銷行一百一十五萬零九百四十七冊於婦女間。柯爾認清了接近婦女之重要，爲着她們就是那些人物命中註定有被布爾希維克黨人收爲國有之危險者；又且在婦女界中施行宣傳工作是很值得的，因爲她們除了深信你所告訴她們者外不復知其他了。

更會會旁一位大藝術家，陶斯將軍 *General Charles G. Dawes*，梵亞鈴鑑賞家和一個樂曲作者。克利斯拉 *Fritz Kreisler* 編輯牠——但當然不因爲那位作者是一個資財千萬的銀行家，其

勢力雄厚足以自他的銀行股東中蠲奪一二十萬金
元以津貼那位舞弊亂政的巨頭羅里馬 *Lorimer*
吧。最近海爾和瑪利亞 *Hell-and-Maria* 作一周
行全國的宣傳，而他的行程就是“陶斯將軍的樂
曲”之旋風似的宣傳。當然的囉，爲什麼每一個無
線電播音臺在他的路途中播奏那樂曲每日幾次，
其理由並不是因爲他是參議院的議長，牠操持委
任新無線電播音局職員之大權，有威力以搜捕所
有的無線電播音臺，無論何時只要克爾溫或查利
一輩子黨中小走卒們意欲誣告他們的政敵爲布爾
希維克黨人，在如福拉特 *La Follette* 黨爭時代
的情形一樣。傾注你們的目光在海爾和瑪利亞身
上，爲着當美國的法西斯蒂主義向華盛頓開始進
行時，這位大藝術家就會做其慕沙里尼了。

法西斯蒂之功業

在美國有許多大人物他們的功業却完全從這武力鼎盛的資本主義中創造出來。我將介紹你於其中一位之前，那榮耀的蔡德大使 *The Honorable Richard W. Child*。在大戰前他是一個卑微的小說家兼華爾街的律師；在大戰時財政工作上他變做萬德立 *Frank Vanderlip* 的助手，再後來，值布爾希維克危險時代，他擔負“柯里埃週報” *Collier's Weekly* 的發行責任，努力宣傳驅

逐赤色黨人出境。那問題隨之而起，誰人當做美國的下屆總統，以執行這種肅清全國的工作。

經過了七年之後，我們可以說——兼有美國最高法院的全體判決案做證據——哈定*Harding*的候選正是一種密謀以圖劫略美國海軍的煤油公積金，其審慎策畫和決計犯罪恰像任何海盜的逞兇擄劫。哈定舊時是“俄亥俄盜黨”的首領，他被擁登政治舞台以使該盜黨得劫略全國正如從前他讓牠劫略俄亥俄州一樣。那些煤油商人湊集金錢以舉行共和黨代表大會，彼此互相了解，他們將得必要的內閣位置以圖偷盜海軍公積金。在進行選舉他們指定的人物時，那普魯陀克拉西供給在我們歷史中所僅見的巨大競選費；並且這一筆款是依照大戰時所學得的宣傳之新法而花去的。你記得文藝的警備隊和他們的愛國熱情嗎？對了，這是另一個時候以召集著作家和藝術家，那些思想和暗示披理純的供獻者，以勸誘全美國選舉權人將他

們的政府翻過來心悅誠服地交給一個海盜黨。

所以，在一個星期六下午，一九二〇年之四月二十五日，看啦一列連着五輛花車的特別車向大西洋岸大城市進發，其中載着愛迪 *George Ade*，畢慈 *Rex Beach*，白朗尼 *Porter E. Browne*，法卑爾 *Edna Ferber*，拉斯基 *J. L. Lasky*，來因哈特 *Mary R. Rinehart*，塔曼頓 *Booth Tarkington*，唐尼 *Charles H Towne* 懷特 *Wm. A. White*——假若那列火車已不幸出軌，美國的文化便永遠不會恢復哩！他們在頂頂華麗高貴的旅館中有一大宴會，並且其明日“紐約泰晤士報”報告如下：

“圍繞着那後台老板之真面目之神祕，當那星期遊玩團挾着著作家，影戲經理人，雜誌主筆，宣傳員，刺諷畫家和藝術家一羣人，今晚到達此埠以參加著名的共和黨人討論他們黨內之政綱和政策時，既已一部分消釋，蓋已說明那一筆遊宴之巨費

是蔡德氏所供給的，他是牠的發起人之一，加以一筆共和黨的特別經費由該黨中央委員會所指撥的。”

而今，那位俄亥俄州盜黨的大首領會不會對着這樣一種出色當行的服務而忘恩負義呢？比之他或許會失策以提出正確的罷員名單，這位大首領更不會輕輕忽視那種服務，所以那些煤油商人大可以獲得他們的劫奪贓物。所以不要駭怪以見哈定就職二個月之後，蔡德先生就被派做出使意國的特別全權大使了。

他去就任；那最足驚心動魄的冒險事業，從非一個獵逐赤色黨人之文藝作家所能夢見者，降於他的肩上。當他在羅馬時——方消受屈膝以迎者，意政府之歡迎典禮，和一切光榮之儀節——意國工人忽起而照俄羅斯人之方式以佔有工廠。然而他們却已行入陷阱之中，因為意大利沒有煤礦，兼之英國艦隊縱橫地中海上，再加以美國銀行家掌

握全世界的金融，所以那些將成功的意國雷爾希維克黨人便不能夠翻動一個車輪。正當他們在辯論，在倉皇紛擾之中，第二步應該怎樣幹時，一個叛黨的意大利社會主義者求計於蔡德先生；他們已是可以受人金錢雇用的叛徒了，你明白啦，爲着他們曉得他們正在着手毀滅那種運動，並有一種特別的恨毒反抗牠——請看我的舊同事約瑟帕塔遜！

慕沙里尼的政綱是可能的最簡單的。他會高呼一種口號，並召集一隊青年暗殺者，隨後便爲着美國銀行家出死力以攫取意大利；不過他只要有錢以做這種工作，美國的銀行家會不會給他一筆借款呢？美國人其時湊巧在大做其贊助全世界暗殺黨人的好生意——高爾錯 *Kolchak*，丹尼金 *Denikin*，猶丹尼茲 *Judenitch*，蘭琪爾 *Wrangel*，森民諾夫 *Semenoff*，帛魯拉 *Petlura*，霍爾綏 *Horthy*，披煞斯基 *Pilsudski*，孟那罕

Mannerheim，我不能記憶所有的名字了。只需幾分鐘的時間以解決像這樣一個問題在今日海陸電報之靈通和擁有大權的執政時代。慕沙里尼得到了他的借款，和再多次的借款——剛在既過的上一年他自華爾街借得二萬萬金元，若使他的暗殺團員被那些暴怒的意大利工人所衝散時，美國投資的普通民衆便將被棄擲而空執持着囊橐——恰像法國的民衆在他們的銀行家引導他們以供給俄羅斯沙皇以軍械後便會被棄擲而坐讓法國銀行家得攫取羅蘭地方 *Lorraine* 的鐵鑛了；又恰像我們美國政府在摩爾根公司引導我們以幫助法國銀行家得出迷途後便會被棄置一旁啦。

我的早上郵件到來，有一本“工人的辯護士”*Labor Defender* 記載着這兩段：“意大利工人，嘉本那里 *Angelo Capenelli*，給法西斯蒂黨人弄瞎之前後。”看吧，到這時候華爾街銀行家給你們錢而示意你們所做的工作尚在繼續不息哩，自

那同一的書中我引用下列幾句：“百數百人被暗殺了，千數千人被擊傷了，萬數萬人受了拘捕而且其中千數千人定罪受長期囚禁。像這類恐怖之度量是幾乎不能相信之浩大的吧——慕沙里尼的統治將尼羅朝 *Neros* 和波祭亞朝 *Borgias* 的凶暴超過之無不及了。殘殺，拘捕，酷刑，長期幽禁，搜查，毀滅和焚燒家庭和房屋；剝奪反對黨人的言論和集會之自由；流徙和驅逐之於荒無人居的地中海小島上——”

面紅紅地帶着狂喜臨視這類洋洋乎大觀，那榮輝的蔡德大使帶着新的福音給亞美利加而回國去，隨又受委為法西斯蒂領袖派往反動的大本營，嘉的斯宣傳部。他成為，如你所得而言者，他們的外交秘書，全權大使和監臨資本主義者之全權代表；常常和那些蕞幫的暗殺黨人通聲氣，暗殺黨人如屬於意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布加利亞，波蘭，法蘭西和波羅的海沿岸諸省，中國，日本，印度

和爪哇，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和西印度羣島；考察屠殺叛逆的工人們之成績，並且據實報告之於美國民衆，視爲挽救文化的偉業而使世界得安全以發展德謨克拉西。

只要再說一句話關於那些“著作家，影戲經理人，雜誌主筆，宣傳員，刺諷畫家和藝術家，”我們曾撇下他們，讓他們自尋娛樂在大西洋沿岸大城中，有共和黨的中央委員會代付賬。五年之後美國之受劫略於共和黨盜匪，既成爲一種嚴重恐怖現象，直逼使蔡德先生的舊首領萬德立氏亦戰慄而且提出抗議了。他記憶着舊時的文藝警備隊，兼及他們的愛國和服務國家之口號，並且自念他將召集他們以從事踢開劫略我們的產業的盜黨之偉大愛國壯舉。這種組織的司庫員延請他們聚餐於紐約之大學俱樂部中；然而可惜，他們不能同意於所愿做的工作——所以他們不做一事而散！假如我擬議說其中有幾個人或許會驚疑誰人將會這一次

聚餐的鈔，我會是太挖苦人嗎？尤其特別是假如付賬的主人已預備訂立終身的合同？叫一個文藝警備隊員攻擊那掌握全國中每個報紙，雜誌，和影戲公司，他靠着吃飯的主人翁之權利，應該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體了！

大走狗羅里馬

現在讓我們考察我所曾稱之為美國的法西斯蒂大本營，嘉的斯宣傳部，受羅里馬大佐 *Colonel George H. Lorimer* 所總理者。又一個軍隊中的封號，你可曉得——慶達基州的州長體認這位法西斯蒂大藝術家的功績，所以給他榮譽大佐的封號。羅里馬為着使美國文化成為武力主義化所做的工作使他獲得了榮譽，老槍阿摩爾 *Old Armorr*，支加谷屠夫 *The Chicag opork butcher*，

的秘書之地位——他的親信人物之一告訴我，從內幕中所得消息，“你真僥倖老總 *Old P. D.* 是不在人世了，否則你永不會活着以印行那部‘屠場’ *The Jungle* 哩。”羅里馬大佐把畜豬場的智慧灌注入一本在美國全國所曾寫出的最粗悍的書中，名為“自立自給的商人給他的兒子之信件。”牠自許為滑稽惹笑的，並且牠正是如此，除非你湊巧屬於下列四種生物之一——最先，一個閹豬，其次，一個收豬場工人，第三，一個食肉者，而第四，一個有良心或天良的人。

年幼無知的奧格登阿摩爾 *Ogden Armour* 不曾將我宰殺了；他却曾費盡三日夜的心力以勸誘他的幾位法律顧問讓他用刑事誹謗的罪名加我而拘捕我，後來失敗於這樣幹去，他命令羅里馬雇用其所豢養鞭策之文丐中之一人以繕寫一篇為畜豬生意而辯護的妙文，嚴重地否認羅里馬曾傳述關於奧格登的老父之每一件可笑的故事。這不過

是一個舉例，藉此可以概見我曾注視“禮拜六晚報”一千五百星期之久所曾為掠奪階級的富人盡力服務罷了。他們是如此偉大和有力的，真理對於他們不如一個跳虱之抓咬尚有痛癢哩。我在“銅表”中曾揭發他們怎麼樣審慎周密扭捏事實和後來拒絕糾正；而他們對於“銅表”的答覆却使他們每星期的銷數又增加了另外的一百萬冊啊。

自販賣文藝的商人之眼光而論，這個嘉的斯出版部是完美無憾的了。他們閱讀你的稿件異常敏捷，又且於收買時肯給最高的價錢。所以他們是每個少年作家之奢望之目的物，並且也是美國文藝界中最腐惡的勢力。他們的材料好像梭打餅乾一樣一律合格；創造的天才是被禁制了，新思想是被視為叛逆的，社會的同情反是一種罪惡，而人類的唯一美德却是在產生更大的和愈來愈大的分量之物質哩。他們既已養成一派的作家，全副武裝於褊私成見之中，一隊私刑肆毒的走狗以應付那些

反對普魯陀克拉西思想之每一種抗議之表示。

。試看霍夫 *Emerson Hough* —— 霍夫少校，我相信這樣稱呼他纔是正常的。從前他曾是一個可親近的戶外故事和邊境史事之作家，並且在“約翰無朗” *John Rawn* 一作品中他曾表現了解社會的痕跡。然而大戰把他變為一個依羅葵斯族的印第安人了。他投入情報局服務，而當白色恐怖開始時他却和羅里馬次佐連成一氣了。我不相信我從來在一本美國雜誌上曾讀過任何文字比之他所投給“禮拜六晚報”讚美捕殺“赤色黨人”之慘舉者為更惡劣，“掩捕” *The Round-up* 我記得是他的一篇作品的名字，但是沒有牧場主人從來會恨惡他的畜生，也不會使他們有非必要的磨難。當武裝警探們舉出他們的鋤蹄踐踏入俄羅斯國的猶太女工人面上時，霍夫少校毫不忌諱地帶着歡笑而尖聲高呼。二年或三年後他死了，無疑的那天堂上的統治者是在伊給他一注無窮無盡的俄羅斯國的猶

太女工人讓人踐踏。

或再看看我的老友伊索馬可遜 *Issac Marcossou*。汝可讀讀伊克的 *Ike's* 書，“相會時的危險，” *Adventures in Interviewing*，他不過是一個雙日刊物的出版經理人，他怎麼樣做成功像寫了“屠場”書一樣享受盛名呀——汝大概會相信他寫那本書。然而不要誤以為伊克有任何值得讚美的才華；不，他不外是按照羅里馬的標格的一個出版經理人，他推銷他的老板所欲出賣的任何貨物罷了。後幾年中，既有羅里馬做他的老板，伊克曾經促進在“屠場”初出版時代他所公然憐憫的同樣的可憐工人之大幫殘殺。他已成為反動派的一種旅行販賣經理人；他既已足跡遍於蘇俄，歐洲中部和東亞，而最近又行過了墨西哥；兼之他回國必帶歸全套稿件以給他的老板，證明這種合乎標準的主義：全世界資本主義之主人翁就是仁慈的超人忙於將文化的福澤賜給卑賤的民族，但他們的

事業已見害於滿懷惡意的好人名字叫做“赤色黨人。”

二十年前在“麥克魯爾雜誌”——其時尚是一個自由刊物並有忠實的主筆——表現過不少非常佳妙的短篇小說。有一專號描寫華爾街，並且我記憶那“白色的公債票蠹蟲”他消磨他的歲月在大地窟中；又有一專號名為“蝴蝶，”描寫那些可憐的歌女和藝術家雇用的模特兒，並及她們的辛苦，不是常能成功的，以抗拒那些掌握藝術生意之錢囊的強盜般的男人。這類小說是真實的文藝，充滿着憐憫和透澈和深切的社會批評。帶着我的通常貫徹主張的習慣，我異常努力以探尋幾個出版商人把那些作品印成單行本模樣。我失敗了；並且我猜想那雜誌的主編人佐治杜納先生 *George Kibbe Turner* 是早已餓殺了——然而，他却跑入羅里馬的畜狗場中去，而且正在反動派最得勢時寫出一篇愚魯和癡呆的反抗急進派的奇談“赤色的星

期五”；兼有幾個短篇小說——在“銅表”中我曾批評其中之一，其言如下：“一個短篇小說，實際上却全不是一短篇小說，但是一點根據下列嚴重而有力的主旨作宣傳的胡謔；竟謂美國的危難是每人在花費太多金錢；又謂鐵路之大聯盟是在策畫以推翻強盜們和移取他們的主人翁之財產；再且謂一個愚不可及的工人買一個鋼琴給他的女兒將發覺他已摧毀了自己而無所成就，因為工人們的女兒根本上就不應有鋼琴——當她們做完了一日工作後却是太過疲困再不會彈琴了！”

更當會會哈利威爾遜 *Harry Leon Wilson*。這裏一個人賦有一個小說家所應有的才具。二十五年前他寫“浪費者” *The Spenders*，一本描述事實的書；但現在他的魔力和滑稽風味却被浪費在羅里馬所要求的空虛的糖和水的作品上。在白色恐怖最得勢時，他貢獻他的才力以從事使美國保持着為資本主義者專有的地位——一篇故事敘

述幾個工人據有了一個工廠而出力管理牠，和他們所鬧出的可笑的分擾。像這樣的故事十年前已教訓“禮拜六晚報”的讀者了；可是縱至今日羅里馬尚沒有讓他們曉得蘇維埃政府既已獲得生產恢復大戰前的標準了啊。

或再認識認識我的朋友妮娜步南 *Nina W. Putnam*。你會不會夢想到，讀到了她所傾陷入羅里馬的湯鍋中之垃圾，而實際上她却有着充實的頭腦，和智慧，和急進的同情心呀？那是說，當你聽她說話時你可以際覺出來。然而可惜，我們“赤色黨人”沒有出錢收買牠的主人，而妮娜却沒有同情於社會的良心呢。我儘能夠繼續將旁的作家之身世告訴你——但這樣會使我覺着傷心，所以，我用我的朋友辛克萊李維斯 *Sinclair Lewis* 的故事作結束吧，他安居在畜狗場中好幾年了，幸而却跳出了那場的籬笆。他告訴我羅里馬怎麼樣認“大馬路” *Main Street* 為一本侵犯他個人的書，並且

發誓“不放過”牠的作者。又如佐治斯達“George Sterling——他歸納他的母國於四種別緻的不相容之性態中——“爵士音樂，放浪不拘的小詩，電影戲，和“禮拜六晚報”。幾年之前他投進“羣衆雜誌” *Masses* 一首粗野和可怖的詩，而我轉介紹牠在此，並不貪汝以牠意義所在的任何暗示。

那黑獵犬狂吠了 *The Black Hound Bays*

假如那些青年建築一個祭壇以供奉美麗的和忠實之神，
一定的那個大走狗羅里馬便將插足其間而搖尾乞憐。

國家的主人翁們攜着他們的狗出發咬獵了；
有些狗有虎的雄心，而有些却像閹豬一樣怯懦。
在獵取野味的狹道中那狂吠的雜種滔滔不絕了，

而那最熱烈的狗却是那大走狗羅里馬。

“嗚呼呼呼！啊主人們，勿空閒着那刺馬輪丫！
給我那白色雌兔，自由之神啊，我將以她膏我的
尖牙！

我恨惡所有的野心呀！”狂吠着那走狗羅里馬。

深曉法律的人組成那嗅覺靈敏的狗隊；
故事的作者挺身而出悠悠之途從事逐追；
販賣新聞的人們却熱誠地踮立前茅，
而那吠逐得最高聲者就是大走狗羅里馬。

“給我那年輕的人，最怕青年人的唇會誹謗叱
咤！

給我那叛逆之人和那夢的夢想者！

給我以你的敵人，則你會看見他的臃腫化汽不
留餘渣！”

啊，爲着他的所有的主人之立脚點而發聲他的
舌是浪費的啦！

並且假如一隻陌生的腳踏近他們的庫藏時他的
喉嚨是粗暴的啦！

尖銳是他的齒牙而野蠻是他的心，
當他怪聲狂吠以淹滅藝術之歌音。

“主人啊，寬厚些吧，爲着我，我也是富有收藏！
我曾經埋藏不少骨塊，雖則我那有了年紀的厚
皮確實發癢。

我曾經埋藏許多骨塊在那雪似的百合花下。
我既已使那花園成爲我的了，”狂吠着那狗羅里
馬。

他屈膝蹲伏在他們的足邊並且表示得意於他的
頸圈

和他的屁股上視同神聖的銀元之烙印宛然。
爲着在主人門前卑諂軟媚而在暴怒向客時他却
高聲怪叫；
然而會無聲可聞 恰值那強有力者在狹路相逢
了。

“給我那些乞食的歌人，那牧豬奴和漂蕩無歸
者；
給我高貴的美女——她會知道我是汝的惡狗看
家！
嗚呼嗚呼！”狂吠着那走狗羅里馬。

假如那些青年建築一祭壇以供奉他們的新奇的
夢幻泡影，
一定的那大走狗羅里馬便將插足其間而搖尾乞
憐。

藝術和商人

每一個藝術家都有雙重的人格，享受着兩種生命。藝術的衝動是一種精神的奔放；藝術家吸收了生命，鑄鑄牠，再創造牠，然後傾注牠於大千世界中，以資助他人生命之發榮滋長。這種衝動在牠的本質中是博愛的，像大自然一樣的慈惠，像上帝一樣的至公無私。然而可惜，同時那藝術家是一個動物，有了肚腹應該充飽，和皮膚應該掩蔽；他大概又需要一個妻子，她則需要一個丈夫，和兒女，

而且這一輩子也應該有物質的供養，甚且那位賢妻在婦女交際場中應該有一個相當的社會地位。所以那像上帝一樣聖潔的精神的奔放就受了限制和取締；他方面呢，爲着迎合物質的需求，便創出版權和契約和版稅和外國的和戲劇的和其他再版權利的名目來了。

這種雙重的性格是每一種藝術的產物所兼有的。一本書就是密爾敦 *Milton* 所謂藝術家的寶貴的生命之血之結晶，永傳勿失而垂無窮。那是真的；但一本書也可說是一件商品，在其本身上賦稅應該給付於伐木之匠，紙廠和鐵路和印刷工人和出版界和書賈們和分銷員之類。所以實際上在他的生命中之每一分鐘藝術家長時是自己對自己攻擊。“我感覺在我的本身內有兩種性格在鬥爭着”，雕刻家柏納德 *Barnard* 曾這樣說；或許他不曉得這種感覺怎麼樣會發生吧，然而我能夠告訴他，三十三年來我依賴我的藝術以維持我自己的生

命，尙且事實上從不曾脫離債務之牢籠。自己做了印行自己的著作之出版人，每當我有新書預備付印時，我就會碰着那兩種性格之鬥爭。我將我的書定價低廉，以便增加幾千個讀者嗎？或則我應定價高些，以便縮小我的掛欠印刷工人的懸賬嗎？

幾年之前那算是我的幸運得高坐於卑拉斯科先生 *Mr. David Belasco* 的富麗堂皇的事務所中，其時薛爾溫 *Arch Selwyn*，一個兜賣劇本的搵客，却正在兜賣我的一篇戲劇稿本，名“耶穌復活後一千年” *The Millennium*。那兩位上流人物都屬於那千數千年來經營商業的種族；你大可以在證券交易所的街道上熟視他們的經商的技術呀。在這一次貿易的標準物是一件藝術作品；並且，好像有點希奇，兩個商人對於藝術的品質都有精密的鑒別力。“是的，牠是很惹人愛的，我知道了，”卑拉斯科說，“然而啊，我的上帝呀，想想牠出版所需的費用吧——並且其中多是社會主義的材

料——假如要我先給二百五十元以上的稿費，我可要破產哩。”我老是坐着而傾耳以聽——那是我的機會，以收集材料，以寫其他我所決定待寫的戲劇。

當卓別麟 *Charlie Chaplin* 正在出賣他的天才的出品於商人時，我也恰巧在場；到底，也可說我並不曾親身在場，但查理却曾為我表演當場的情景，而那種表演和真實却是同樣無二的情景。他受契約束縛要排演二本影片，而自他的精神之奔放他却演成八本或十本了——那就是“可憐的孩子” *The Kid*。後來那些商人們來了，粗笨臃腫的大塊頭從他們的漂亮汽車中滾湧而出，隨後他們歪斜踞坐他們的椅中，而那影片却在他們面前試映着，並且那位機警的藝術家却顛危危地坐着——他真不能一刻安寧正當他的影片在試映時，他的手發了狂熱，他應該伺候商人們的顏色。“你的意思怎麼樣？牠好不好呀？”然而那些商人們却

不談話，他們深曉怎樣可以扭歪那藝術家的靈魂。查理是如何痛恨他們呀——正當他扮演他們時，他的體態也隨着膨脹成爲一更大的塊頭，他的面孔却變成一種猜惡可怖的假臉；隨後自那些商人之胸之深處發出一種豬叫般的柔沉之聲，並且同時一位大闊豬緊視着另一位大闊豬面上，而最後來了一個決斷語：“一百萬元是夠了，啞？”另一位豬却帶着呻吟叫着，“一百萬元是太多了。”

像這樣就是屈伏在資本主義下的藝術家的生活。請不要以爲我對任何一個藝術家缺乏憐憫心吧——我的最粗魯的語言都不過是刺激他使他自覺其階級地位的一種表示。因爲不獨他自己個人的生命是在生死關頭，不獨他的藝術，並且全民族的文化也是在生死關頭啊，“假使鹽已喪失了牠的滋味，牠將何從得鹹呀？”

那些所謂成功的藝術家就是那一輩子人物，他們學會在其周身包裹一層堅殼，而自居其中生

活着像一個烏龜。這種生活方式的禍患就是在經過相當時期後，那個生物大概會變成全體通是堅殼，更無復有烏龜之存在；藝術的衝動全死了，僅僅有摹仿性和扭捏作態的肉麻格式留存下來。我記得有一次在黑李肯堂 *Helicon Hall* 有一個報館的詩人來訪我們——我已忘記了他的名，並且無論如何我不會揭出牠，因為他是一個窮困可憐的小鬼，而我却在追擊那些富厚的惡魔們喲。他坐在我們的火爐之前有兩小時之久，高談闊論他的藝術，而歸根結底他却原來在談論出賣詩詞的藝術，和幾個報紙雜誌的主筆們之人格和嗜好，和他們購買稿件的酬金，和他們所中意的某種某種“材料”。“我有一次會賣給他一篇詩，但是他們却不多向外人購買稿件，”諸如此類的談話繼續不絕。

在那同一的會議中坐着兩個婦人，我曉得她們很明白。她們仗着她們的筆尖以維持她們自己和一對小孩子的生活，像這樣是一種完全冷血的

商業問題，幸而却不是毫無意義的。在幾個月的認識時期中，我不相信我會聽見任那二個女作家之中之一表示對於一本書的意見，除非那書和牠的作者發生了用何種代價買來的問題時，和用何種代價購買其他稿本時，和那雜誌社或出版人和其他雜誌社或出版人怎麼樣兩相比較之時。對於她們的這種態度，我有輕蔑之意；後來湊巧那二位女作家中之年輕的一個，一個活潑輕盈的婦女，偶復談及她如何如何獲得了在一家紐約的最大報館中的優美位置，和如何如何曾被擁抱於那富厚而著名的出版家的膝上之韻事。所以我那時得認識一種新的見地：事實上這個少婦能夠寫出一類按期出版的而且合乎標準的作品，每年獲得二千或三千元的酬金，意義就是在她有本領可以打那個大報館經理的耳光，且夷然從他的事務所中輕步而出。二十年之前在百老匯路的一個出色女伶對我說，“實際上我全曉得在舞台上所有成功的婦

人，而我知道 僅有一個 她不出賣 她自己 以圖發軔。”最近又湊巧那同樣的閒話又被一個霍萊塢的出色明星對我提及。不對吧，汝不該責備那些婦女們之商品化啦！

在某一時期中我曾做過美國作家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中一份子，委員們時復聚餐以決定美國文學的命運。委員中之一是畢慈 *Rex Beach*，我偶然問他，“爲什麼你年青立志從事於著述呢？”他的答覆之來快如閃電，“因爲我發覺我藉此可以賺得比開金鑛還要多的金錢。”我們可以說這句話證明畢慈先生是一個誠實人；但他亦同時證明他不是一個藝術家。假使他曾是一個藝術家，他已會答覆，同樣敏捷，並且同樣誠實，“因爲我有意思要發表，而且在紐約市上所有的金錢都不能雇用我以做其他任何事業。”兼之那是一種事實，當商人們，無論如何誠實，得肆無忌憚地驅迫真實的藝術家使不得生存時，文化便會死亡。驅逐商人使退出於

藝術的園地是必要的舉動，並且應驅逐他們使不得有選擇作家之權，和不得有監制在作家和羣衆中間的溝通之路之權。

嚴格地說，在文學和新聞學中間有什麼不同之點呢？文藝作家努力追求真理，敘述一事一次已足；而新聞學家却言之無厭，僅有少許變詞，累每日或每週或每月而固執一種說話。自從百分之九十九的金錢用在文字上的是花費在新聞紙上，隨着事實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作家就該做新聞學家，不管他們有沒有產生文藝的能力了。我用文字肯定那些鉅大的商業化的雜誌社就是美國式的文學標準化和巨額出產的負責任之罪惡機關，你或者會以為我說這話太滑稽了；然而你的誤會正不過因為你沒有親眼看見事實之真象罷了。一個近代的報館主筆原來就是一個大工廠中一部的主任；他應該不能不有如此這般的稿本塞在定規的空白地位上，以填滿報紙上肥皂和香烟和汽車等

廣告中間的空白上；像這些填塞空白的文字就是一種異常豐富的釣餌以引誘社會羣衆使深深陷入他的廣告之陷阱中去。且當着他發覺出某種釣餌最有號召能力時，他定購那種釣餌不厭其多，並且願意付一筆高價，直使更沒有作家的嬌妻能拒絕牠哩。

舊時有一時期竇納 *Finlay P. Dunne* 寫了一篇一個狡滑和聰俊的愛爾蘭人傳記；而牠的結果怎麼樣呢？嚇，不過是竇納先生便受人僱用奉命以寫一千五百篇差不多同樣的傳記罷了——每星期都有“都來先生” *Mr. Dooley* 的文字凡歷三十年之久。照樣格拉斯 *Montague Glass* 也受人僱用以寫一萬五千短篇文字，在每一篇中照例有波塔斯 *Potash* 或帕末托 *Perlmutter* 一類人物說一聲“*Gott sei Dank,*”或“*Gott soll hut-en.*”照樣格羅斯 *Milt Gross* 受人僱用以寫他的“可教的孩兒” *Nize Baby* 有四十年之久。照

樣蘭頓 *Jack London* 受人僱用以重述他的簡略的阿拉斯加雪中遊記至於一百遍之多，而且柯南道爾 *Conan Doyle* 却照樣被逼在既已很仁慈地殺死了福爾摩斯 *Sherlock Holmes* 後乃不能不叫他起死回生。假如你會發這個疑問，在這些作家中有沒有人會產生偉大的文藝作品，我的答案就是，每一個生物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中比在一個惡劣環境中應該產生出更好的成績。假如你任一個園地荒蕪不治，你便將有臭味薰人的莠草；若使你用愛心和智慧以整理牠時，你便可有鮮花比那最樂觀誇大的種子章程所預言者為更美麗芬芳。

在財神前焚的香

在這世界中統治階級無已存在着有了長久的歷史，並且爲着他們自己建樹了一個偉大的權威之寶座。對地球上的大人物和公子王孫應該表示尊敬崇拜，這一點忠孝之念少不得包含在一切兒童所讀的神怪故事中，兼之又經一個御用的或貴族階級利用的宗教批准而定爲神聖不可侵犯。文學和藝術中也充滿着那一種信念——我從來不曾仔細計算過，但我敢賭注說在一切故事和戲劇中

的男女主角們有十分之九都是社會中重要人物：即如古典派的文學名著中幾乎全無例外，希臘文，羅馬文和法文；莎士比亞的著作，和英國文學中的每一種作品，除了那喜劇一部分外，一直到最近。試取一篇過去二十年中之英國和美國內銷數最多的書目表面讀之，並研究那些書中主要人物之社會地位，這應該是有趣的事。在美國這種書中，你會看見貴族爵位之數比之現在的人口和勳爵數之比例高出於百分之一萬之上；在美國這類書中，你會看見百分之五十的主要人物原本就是富有資財的，而此外百分之四十九的主角們在那故事結束之前也已變成富人了。讀者大可以平安無事懸一萬元之重賞以徵求一本銷數最多的書，其中主要人物在故事的開始時原是富有資財而結局却會變做貧窮的。

根本上，上通常的作家大概是一個天真撲拙的和誠實可靠的人物——一半有小孩子習性，否

則受人欺騙而上當的衝動便不會在他身體內存活着。像所有的小孩子一樣，他相信年長的人們告訴他的一切，不分皂白，並且在實際上他又深深感受世間實行統治的王子們所給予之印象，此類印象正如在神怪故事中所啓示的一樣。所以在這全盛的資本主義時期中，有大多數作家不待給資本家收買去，便自己動的怡然自得，且帶着誠惶誠恐，以擁護資本家，至老死不悟。在他們中的一個首領就是一位榮耀的女作家，我曾經注意她的作品有二十三年之久，在這樣一個長時期中她糾纏着她自己與一種文學的愛好者之爭論——像樊根 *Finnegan* 所形容的，時而解，時復爭，又再解散。現在我們又在“爭論”了，但我不能肯定在這一篇文章字發表後有什麼影響要發生。

在一九〇五年吉圖露愛舍敦 *Gertrude Atherton*（她禁止我稱她為“愛舍敦夫人”）在愛蘭特月刊中發表一篇宣言，徵詢為什麼美國的文學

是這樣資本化的(*Bourgeois*)。她那時引用 *Bourgeois* 一字照舊時法文的命意為“中等階級” *Middle Class*，而不像近代俄文的命意為“資產階級” *Capitalist*。她察覺我們美國的文學是馴伏的和苟舊的和呆滯的，而她私意却以為牠應該是雄偉的和粗豪的和喧囂的。我寫了一篇答案，給那偉大的愛蘭特月刊所擯棄了，然而柯里埃週刊却登載着牠。我說：

“資產階級就是那一個階級，在全世界中值彼權威之寶杖自貴族階級手中落下時，牠即拾取之；在彼緊隨着政治革命之後之自由競爭中，牠有技能和狡計以圖生存。牠的主權是依附在財產上的；所以資產階級的主要特性就是牠對於財貨之經營。照牠看來，財產就是權力，財產就是萬事萬物的最高最上者。貴族中人物對於羣衆革命之可能性完全不懂，所以他是大胆和快樂的。資產階級却真的知道羣衆有革命之可能，所以那是很明白的

恰像吉圖露愛舍敦所察覺美國的文學應是“胆小”的。她覺出牠是“血枯”的，正不過因為資產階級的理想中全沒有精神的成分罷了，並且隱忍着智力的活動僅僅為着牠可以助成資產階級的商業的發展和物質的享樂罷了。她又覺出牠“俯首帖耳於所崇拜的肉體的偶像之前”，甚且她為着得了這種發見而感受非常困難煩惱。她似乎不明白資產階級中人代表肉體之成功，並且他所全知道的在世界中只有肉體。他自己是供養甚優的，他的妻子是肥大的，他的兒女是美麗和活潑的。他所居的是高樓大廈，所穿的是最時髦的衣飾；他的文化重在供給這些物質於一般人——至少可以說供給那一般值得注意的人；除此之外那些資本家不復知有旁的事物了——而立意僅僅在受人逢迎捧擁。……

“其次我們可以談談文學——並及文學家。資本家心目中認明那些小說家和詩人都是一種供人享樂的工具，其階級似乎比娼妓高了一些，而比之

音樂亭中的樂工却算是平輩了；資本家心目中認明那些時論家，歷史家和公法學家都是資本家施行壓逼手段時利用得着的代理人他們的用處恰像教堂牧師和報館主筆一樣。對於他們，資本家好像很慈悲的賞賜以上等生活所應有盡有的事物，一座富麗的住宅，附有俊秀伶俐善迎人意的僮僕，和資本化的俱樂部，中有巧笑款媚的侍者。在盛大典禮中，他們尚可以認識認識資本界中的要人和大王之類，並且還可以觸觸資本大王們的癡肥夫人的華麗玉指哩。只有一種條件，很明白的牠用不着明言了——那就是：這一輩子作家們該當是資本主義的信徒，他應當從資本主義或資本家的見地上認識人生。除此條件之外，便是最輕微的束縛也沒有了；比方拿小說家來講，他可以終日到處遨遊——在人生問題中他更沒有不可談說的事體，不過唯一要件是他處處應以資本主義的信徒自居罷了。他可以對我們談談故事，故事中有高貴的主婦

們和豪華的紳士們富於從容文雅的情緒在狎玩胡調。他可以採用現世界的現象以款待我們，可以傳達高等社會中應有盡有的最怪麗新奇的美景以炫嚇我們，可以稱述新文化中不可思議之發明，如蒸汽和電力，飛機和汽車等以嚇倒我們。他可以讚歎戰爭，謀殺和福爾摩斯的陳迹以震駭我們。他可以引誘我們苦憶故鄉舊侶，或描摹鄉愿的誠懇，謙卑和淡泊，以使我们眼中湧淚；甚至他們可以刻畫貧民窟中的實況，而指示我們以威格斯夫人 *Mrs. Wiggs* 的生活方法，她的忍勞苦儉和安貧知足於上帝所賜與之處境。在這些文學的園地之任何方面，那作家，假如他的才智足以自效，也許是很“討人歡喜的”——所以書的版稅就會大大增進。假如有任何人，他不適合於這些條件——他是異常剛愎自用的，直使資本家會厭惡他，或是異常頑梗自喜的，不解隨俗浮沉以討資本家的歡喜——我們會派遣文壇健卒，資本家御用的批評家，以斥責

他和她逐他，甚且抨擊他使吞聲緘口；或則稍爲寬厚一點，我們只要不睬他，讓他離羣索居。而他自會遷居於七重天一樣高的樓頂亭子間中。……

“這是我們的文藝所由產生的情形，而且這種情形應對於文藝一切品質負責任。吉圖露愛舍敦既已明白看見，然而却不能自作解釋。想找一位比吉圖露更適合的證人却不能找到哩，因爲她自己正是我們作家中最資本主義化的一個。我們中更沒有比吉圖露更易受龐大勢力之感動的作家，也沒有更起勁承認那龐大勢力的偉大的作家。那是雪萊 *Shelley* 的意見，“詩人是公認的人類之立法者”；而在吉圖露的信念中，“萬王之王”竟不是詩人，也不是預言家和聖僧，以及他們的異術和靈跡；他們却正不外是身軀格外沉重的資本家阿。吉圖露愛舍敦拿印第安酋長的酋長做標準以測量一個人之偉大——拿印第安酋長的後宮女子之數目做標準喲；她完全不懂那些使生命充實而真切的事

項，她完全不懂一個婦女也許儘可以比十個婦女對於一個男子爲更有意義——這不外是說吉圖露和精神生活的現象是毫不相習的啦。”

十三個年頭過去了，吉圖露愛舍敦，給世界大戰震撼不安，發表一本小說叫做“白色人的朝晨”*The White Morning*，敘述在德國的一個理想的革命。在那時候我也有我的雜誌，便批評那本小說，揭出那書中有趣的時代之象徵：在那位女作家全生命中這是第一次她願意贊許一個反抗貴族階級的暴動。但她的預言是不合科學方法的。“書中女主角是一個富於資財的德國女子，並且她殺死富於資財的德國男子，這種理想是背逆了經濟革命的原理的吧。全沒有桀傲固執的意識，我敢對吉圖露作一忠告：當在德國的革命爆發時——並且這時期是很近的了——你不會看見德國富婦殘殺德國富翁；你會看見德國富婦殘殺德國貧婦哩，甚且聲請德國富於資財的男子們帮忙啊。”這個預言

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宣示的；而斯巴達西人 *Spartacist* 的革命却發生於一年之後。

我歡迎吉圖露愛舍敦做社會改造家隊伍中一個新兵。然而可惜，威爾遜總統已開始向蘇俄革命進行他的私鬥，而我却又開始向他進攻，吉圖露愛舍敦却對我發雷霆般的震怒，並且寫信罵我爲“比一個布爾希維克黨人好不了什麼的一個壞人，”並且她說她此後將完全和我斷絕關係。甚且她爲着那出版物中之最醜惡惹厭的一種刊物，名字叫做“全國公民總會評論報”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 Review*，寫一篇文章，攻擊我爲着我在曉得她既已不贊許“浸密喜金司” *Jimmie Higgins* 一書的結局後尚稱引她對於該書的好評語。像那種誤會是意外遭逢的吧——她的評語早已公開宣布了，並已一版再版好像一種照例舉辦的公事；真的，我想我原該有一種關照以停止引用牠，以免在俞斯理 *Ralph Easley* 的狂吠刊物

中揮刀亂砍。

再有幾個年頭過去了，有一次在三藩市披衣恩總部 *P. E. N. Club* 宴會中我碰着吉圖露愛舍敦。刚好在她的新著“黑牡牛” *Black Oxen* 刊行之後，我詢問這本有“返老還童”意境的小說之作者幾個蜀人的問題，如關於她的青春表情的原因，但她却大大不高興起來，答稱那全不干我的鳥事；這種趣劇引起集會中男女作家哄堂大笑。但我的敵人竟肯屈尊前來聽我講演“資本家的藝術” *Mammonart*，且給了我不少讚美的評語，爲我所不便在此引述者，又且請我在聖佛蘭西斯 *St. Francis* 飲茶。我有一點意思，假如那個茶會不是一小時之久，而能延長至一個月之久時，我早已能儘量告訴吉圖露愛舍敦對於她書中主角們的評語，譬如“萬王之王”，和他們所用以創造他們的世界之蠢材，儘量告訴她使足以搖動一些些她畢生對於他們的信任心啦。她是誠實的，又有一個良

心；在她的才具中所缺乏的就是多量的事物之真象。

在財神前焚香三十五年之久，吉圖露愛舍敦顯然的已不復察覺在她與她的神祇之間尚有精神的和平。“黑牡牛”一書出世正如一篇她的一生之供狀；那位作者寓己意於一年長婦人之靈魂中，這個老婦人却因科學的神祕得了返老還童，於是自歐洲回來考察紐約的社會。一幅劫後更足令人傷心慘目的圖畫，荒蕪。不毛，更甚者，千瘡百孔，非復括錢的文學家之筆所能描寫。在評論“寫實主義的”小說時，要肯定恰恰有幾何這類印象是注意表現的，是很難的一回事。比方，吉圖露愛舍敦對於在首都醉酒於財神之寶座前的一種舉動有什麼意義呢？在她的書中很難找出一篇在其中讀者不會飲些帶有酒精氣味的飲料，並且故事中所有大典禮和大變動的前頭都先鋪張着和隨伴着幾個各種不同的縱酒狂飲之圓舞。老年人飲酒，少年人也飲

酒，兼之照這樣他們全體彼此互相恨惡——只除了他們在求愛之時；有時候他們在同時中愛惡交作。

照我看來，自然的囉，那本小說中最有趣的一部分就是牠對於政治和社會原理所下的解釋。極偶然的，自茶會中移動到餐席上，又自餐席上移動到大戲場中，吉圖露愛舍敦便解決了我們的煩惱時代的問題。比方，戰爭問題，和比戰爭更惡劣的和平條約。這位小說家承認我們的政治家就是狂人和蠢物，但她却伸說我們的擺脫幻象，在某耀的戰時的狂熱之後，也是一個錯誤；我們應當繼續地長有戰爭，而期待着進化之自然攜帶我們達於開明之域，到那時在其地我們必定會停止戰爭的。那些現在持有禁止戰爭的理想之愚人們，不順進化之自然，將會自覺受吉圖露愛舍敦的合宜的申斥，且將屈服下去；而且所有——一切革命人物和社會主義之過激者，受那位女作家的冷嘲熱罵所完全摧

滅，也會照樣屈服下去。她解說得明白，讓那些愚蠢的暴民，除了報仇雪恨之外不復知有何事的暴民，在強欲補救社會的不平之大業上有了任何舉動，這是怎麼樣危險的。我們應該期待一千年之久，直待到我們的統治階級既已學得了充分的智識以做備比較良好的事體；又假如我們想看看他們怎麼樣會把事體弄得好一點，我們所應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讀讀“黑牡牛，”和旁觀他們賭博和酗酒和遊蕩和裝扮，以及自茶會中移動到餐席上，又自餐席上移動到大戲院中，彼此互相毀裂名譽，互相誘姦妻女，甚至旁觀其他一切隨時隨地凡他們所視為漂亮的和迷人的和新奇的和高超的和著名的和偉大的。

浪 漫 和 反 動

在我少年時代，文藝界中之驕子之一就是一部“浪漫”小說，名為“包卡爾先生” *Monsieur Beaucaire*，是一個柏林斯登大學年輕的畢業生寫的。“浪漫”之一字，用在書業界中，意義為繁華事散後之餘香；而這位少年作者，出世於窩北斯河的岸上，曾渴望奔就於綿遠渺茫之伯斯 *Bath* 地方的時髦社會之過去的榮華。我們怎麼料震駭暴怒於那強加諸一個冒險的法國理髮匠之社會的制

裁呀；我們怎麼樣帶着狂喜而顫動當事實之真象大明時我們的無畏英雄原來是一個大人物，其偉大正不輸於魯意斯非立太子，俄連斯公爵，查塔斯公爵，尼摩斯公爵，蒙邦西亞公爵，貴族血統中之太子班頭，法蘭西的貴族領袖，法蘭西步兵中將，都芬尼省長，金毛隊中之武士，天后廟中之大主教，耶路撒冷之喀麥爾山和聖拉撒路之大主教，和法蘭西王前最虔誠的基督教徒魯意第十五世的從弟。只要重唸一遍這一張頭銜的名單也算是一種高等教育嘞。

所以我漸漸認識托慶頓 *Booth Tarkington*，並且一世注視他敘述西方中部的有產階級，和爲着羅里馬大佐描摹那階級生活使成美好動人。有一次托慶頓先生愚弄我——我猜想他正在循序進步。他寫了二部小說叫做“騷亂” *The Turmoil*，敘述幾點我們的工業界中之積垢；然而可惜，這位富有反抗性的少年英雄究竟免不了遵行那定規中

荒誕無稽的義務，和一個純粹有閒階級的女子結婚，並且自是之後依賴他的父親貪婪括削之所得而享受其快樂生活。

現在托慶頓先生顯然的既已決意加入“難死” *Diehard* 派的貴族紳士階級中。“赤色黨人”對於他的興盛宜人的資本主義世界之冷嘲熱罵既且逼迫他硬化於“拼個你死我活”的意氣中。你記否，回顧舊日文藝作家括錢時代，一個名叫奧柏 *Opper* 的刺諷畫家，用“托辣斯”做他的署名，肥而且粗，又穿一件格子花衣每格中有一銀元的圖案？對了，托慶頓先生却用這個人物做他的小說“富豪” *The Plutocrat* 的主角；安放他在一般宮殿般的汽船上，並且遣派他到歐洲去，以做一切凡足以使我們的名字成爲諺語的笨事——咆哮狂叫和矜誇傲慢，匹散他的銀元於地，並且嘲笑古代文化的遺物。一般營廣告業的市儈，不用說，對於這個主角感覺狂喜，而爲着這一部暢銷的小說預備插入全

套的滑稽畫，扮演一個胡鬧孩子遊行街上，一手搖鈴，又一手搖着美國國旗，對所有資本家的敵人狂呼挑戰的口號。用不着說，這一部充滿愛國思想的刊物是從宮殿般莊嚴的都甫德公司 *Doubleday, Page & Co.* 出版的啦。

好像給那位富豪英雄一件襯麗增妍之物，托慶頓先生鋪陳一個懦弱無能的人，稱他為紐約的報館主筆；後來他的貧困以死，在托慶頓先生心目中，視為對於所有藐視或毀謗富豪之青年們一種警告。這個主筆是“知識階級中人”，而百分之百的文藝刊物說得很明白。這一類人就是緊張地激惱我們的資產階級中人之禍源。羅里馬大佐很難發行一種刊物不冷笑他們。總而言之，我應該說一聲，“新共和報” *New Republic* 的主筆們以他們的合時的成功為狂喜是有原因的吧。

再有許士少校 *Major Rupert Hughes*——又一個軍中職銜。他曾是一個對我很客氣的主人，

而我覺着痛苦不能不指出他的作品中關於經濟的含意。許士少校也出來追躡“浪漫，”鋪張我們祖宗的貴族生活之軼聞遺澤。若使他肆力以證明這一輩子祖宗的道德正和近代霍萊塢中人物的道德是一樣的，你不會猜想他對待我們的祖宗不懷敬意吧。“金梯” *The Golden Ladder* 是一本富有生氣的小說，敘述一個冒險的婦人。自溝渠中躍起而成巨富，並且和吉圖露愛舍敦的貴英雄，“無敵大將” *Conqueror*，阿力山大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相友善。再有一本小說“出賣的靈魂” *Souls For Sale*，爲着霍萊塢一般領取鉅大工費的人物之光榮作一種很狡猾的化裝宣傳；牠傳映一幅不可思議的成功之圖畫，在其中部你會看見那些電影皇后們整隊遊行，一一親身呈現色相，並皆正確地標題着名號。影戲院中賣票處從來沒有像這一次擠湧嘈雜！

在這裏談論浪漫也不應該拋下愛蓮諾格林

Elinor Glyn，她承繼着奧德 *Ouida* 做濫施愛情的高僧。像奧德一樣，她加上一點傳教工作當做一種抵塞資備的藉口，這一類的傳教舉行於虎皮的地氈和錦繡的睡榻上；兼之在這種美景攝成影片時，格林夫人且親自監製片中本地的布景和色彩。在霍萊塢一個宴會席上我僥倖有一次和她並坐。而她却帶着莊嚴的態度對我解釋她的性小說之高尙的哲學宗旨。那時我也受了些相當的感動；但爲着幾種理由，在我回家將這事告訴我的妻子時，我却不能傳達這種印象了。我不能明白爲什麼婦女們是這樣彼此互相懷疑的；所以假如我的談論只限於男性的浪漫人物，那就比較便當了。

比方，華拉士歐文 *Wallace Irwin*；一個自三藩市來的守舊的新聞記者，他來到紐約，藉着柯里埃 *Robbie Collier* 的介紹進身於高等社會中。在那時他描寫關於一個日本學童的故事，他是很惹人笑的；並且歐文得着年輕的柯里埃之許可，

寫了不少強有力的刺諷詩，以表暴大商業的獸性行爲。然而現在，可惜，柯里埃是死了，甚且刺諷藝術也和他一同死了；羅里馬大佐已取其位而代之，做華拉士歐文的雇主了，而這位詩人呢，當他在柯立芝偶像前磕頭時，却竭盡了可憐的本領以逗人發笑哩。兼之他鞠躬盡瘁時又扳起像一個謹嚴的小說家之面孔來——自然的囉，凡他對着表示謹嚴的事物却正是時髦富人們用以解決他們的性慾問題的方案呀。“劉大拉的羣妻” *Lew Tyler's Wives* ——你可知道她們不能不作幾次試驗；和“金榻” *The Golden Bed* ——有沒有人能猜想給一部銷數最多的小說一個更能迷人的名字嗎？有沒有人能猜想一個女主角比這一個富有資財的南部女子更美麗，溫柔，善變，興奮而可愛的嗎？她受一個糖果一般甜的大富豪所崇拜，然而絕不賞識他的像地氈一樣粗的心，所以結果是一場悲劇；但是，你不當讓這件事傷你的心，這正是美麗皇后

們照例無足怪的紅顏薄命，在現在富人統治時代無異於古時貴族執政時代啊。“爲什麼她們被稱爲主權 *Dynasty* 呀？”一位歷史教授有一次問我，而我便答，“因爲那正是她們似乎時常作爲的事體 *Die Nasty* (死得齷齪) 啊。”

其次再有懷特少校 *Major S. E. White* ——又一個軍中職銜，你注意着。當我少時，懷特少校已以他的“彰明的足印” *The Blazed Trail* 一書獲大成功，而我呢，照我的本領是一個社會主義的走卒，寫給他一封信，問他會否中止認清他的小說中所隱指的樹廠中之社會問題。那些工人們竭盡能力爲着那年輕的富廠主造成一個大大的商業上的轉機——有幾個人真的爲着太過忠心服務之故喪失了生命；那部小說的結局是這樣但見工人們粗率地歡欣鼓舞於那得勝的少年廠主和那可愛的富厚女主角結婚之時——從沒有一點暗示對於工人們有什麼利益，從沒有一點暗示他們對

於他們拼命賺來的富厚有任何股份。

懷特少校帶着敬意接受我的批評。“我但報告我所見的事體罷了，”他這樣答覆我——這就是那位小說家慣用的自辯啊。牠是真的嗎，或者不過是一種你自己騙自己的方法？時間過去了，對於我是很明白的真理開始達到樹廠中工人們的較遲鈍的腦筋上；然後懷特少校發見一幅新的現象——這一輩子工人停止了爲着他們的富有而年輕的廠主和他的新婦而歡欣鼓舞了，並且努力在組織和實現一個社會哲學的原理，和發行刊物和雜誌，甚且預備着取回在“彰明的足印”中曾受人欺騙而放棄的社會的遺產。我們却看見廠主們帶進他們的奸細和私人雇用的偵探們，他們的執行吏和民團，而從事於一種野蠻和大屠殺的戰鬪以搗碎工人們的運動。我們看見了美國的大兵，懷特少校也是其中一個驕傲的份子，出發以圍攻社會勞動黨的大會堂，且私刑酷加於所搜捕的人物；我們又看見了美

國出版界傾全力對於這次事變大說謊語，和所有的資本家的法庭傾全力以定罪囚禁那些做犧牲的工人們終身。

這裏就是一全篇爲着一個大小說家而寫的傳記：這裏就有些事物懷特少校可以“親眼看見”者，只要他輕輕移轉他的眼睛向着那邊。他有沒有這樣做呢？他沒有。假如我指出羅里馬大佐竟會戟指抹殺一部敘述山陀利亞屠殺事件的寫實小說，我會不會太粗魯呀？少校離開美國往非洲獵獅去，又且證言，羣獅雖猛，得用一弓一矢而殲殺之；一件糜費的和貴族的事，也是少校誠心所願的美舉。我直語你，用一弓一矢以射殺非洲羣獅不過是一夫之勇；但用一筆誅戮工商業界中有組織的貪獅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呢？

描寫一般“兇徒” *Wobblies* 的工作却讓另一個“浪漫的”小說家格雷 *Zane Grey* 去効忠努力。格雷醫生——他開始謀生即從事於一件更

有用的治牙工作——寫一部小說名“麥田之荒蕪”*The Desert of Wheat*，其中他描寫實業界的工人們是退化的和犯罪的，他們的職業就不外是焚燒倉庫和結實纍纍的麥田，和誘姦地主的美麗的女兒。那也是我的幸運得碰見幾百個“兇徒們”，在他們出了囚獄之後他們得有機會來找我，並且告訴我以他們的遭際。他們是賦有鋼的靈魂的男子漢，經受過猛烈洪爐的熬煉。我偶然碰見自格雷醫生的浪漫故事中所編製而成的影片在開映，却發見不出在我所知道的憔悴受刑的面孔，和導演者所選用的呆子笨驢的模樣有什麼相同之點來。

事有湊巧，隨後不久我親身碰見格雷醫生，在一個電影公司主人的家中之舞會中。我們同立到場邊注視影戲——那時我們中任何人都不是——一個能增加主人光彩的貴客或能幫閒打諢的清客。意思調和彼此間冷寂的空氣，我便說，“我曾注意一件奇妙的事——我拿你所視為兇徒的人物當做

我書中的英雄。”我現已不記得格雷醫生那時的回答是什麼，但我後來聽見人說我的話會使他極感不安。他向我們的東道主訴說我頃間的唐突語，坦然地發問，“你會不會設想世間竟有人能自我的兇徒隊中找出英雄來呢？”

在我們列舉百分之百亞美利堅主義的大浪漫作家時我們不要忽視賴特 *Harold B. Wright*。賴特牧師——他開始謀生是一個基督教中聖徒派的牧師——曾自他的心內深處的天良上發展出一個基督教聖徒派的牧師之心願已足的廣大，平坦，清潔和完善的亞美利加洲。在這個浪漫的美洲中，美德是常時受賞正如基督教經典上第五百零幾頁上所紀載，附有好的常識之獎賞也像良善的有常識的美國人所欣賞者！講到這類浪漫作品和實際生活的關係，比例數曾經一個數學家算出哩——這位數學家就是“新共和報” *New Republic* 的聰明作家中之一，為百分之百的美國人所深切翹

視者。這位青年作家依照數學複數的可能律以檢核賴特牧師的小說，“白里安康德的再造” *The Re-Creation of Brian Kent*，而我却簡明地舉其要如下：

書中主角，自支加谷逃避法律裁判的一個罪犯，達到奧薩克斯 *Ozarks* 地方一個鄉村中，“蘇姑母 *Auntie Sue* 的家中，蘇姑母就是髮白如銀和心美如金的一個再造主宰。”計算共有三千個鄉村他可以奔投，我們開始便有三千分之一的可能率。書中主角，既醉於酒，漂流在一波濤洶湧的河上那就需要一個水路測量表以斷定他的船會停泊在某個一定的沙灘上之機會了；作算我們很拘謹地認二百次中有一個機會吧，那已經弄成可能率的積數為六十萬中僅有一個機會了。蘇姑母曾匯寄有些巴西的銀行支票到支加谷那個主角曾劫略的銀行中，兼之，在美國中既有八千個銀行，那可能率也就容易計算了。那些銀行支票恰好又在主

角所得而捨切之時日寄到支加谷銀行中，這又撥入另一個不定率的份子哩。

牠是一部很長的小說，並且雜入這些不定率的份子，比方蘇姑母竟湊巧自美國三萬個速記員中選出那個人來用打字機印出主角的稿本；再如主角的不義之婦偕着她的情人恰恰選着對岸一個茅屋做避暑地方的機會。有了像這樣一類顯明的偶然湊巧之事，希奇不合世情之處愈積愈多，而當我們讀到末尾時，我們看見一個基督教聖徒派牧師的這種特別的滿足心願之機會，藉賴守法的主宰之力以成全其事，竟是在三四五六隨着三十二個零圈之大數目中始有一個的機會；或者，假如你覺得容易一些說吧，在三百四十五兆和六百億之千億億兆之鉅大數目中始有一個機會。

象牙塔

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反抗壓迫階級之奮鬥既已長時期繼續地掙扎；而歷史明顯地告訴我們在被壓迫階級方面言那奮鬥並不是一個胡鬧兒戲。那些老闆們會用十字架將你釘死，正如他們擺佈耶穌一樣，或則刺殺你好像刺殺格拉基 *Gracchi* 和泰萊爾 *Wat Tyler*。假如你是一個大作家時，他們會打發你和但丁 *Dante* 和黨俄 *Hugo* 一同充軍諒戍，或擲你和達梭 *Tasso* 和朶思退益夫思基

Dostoyevski 和都萊 *Ernst Toller* 和拉夫卓勃林 *Ralph Chaplin* 一樣入牢獄。從來要斷定那一方面會得勝是很難的，在作家方面就有一種傾向。明言，“天降疫於你們兩家喲，”後來便躲避入一個藝術的象牙塔裏去。

兼之從來不論人們做了甚麼歪事，他們就得粉飾牠使牠好像高貴堂皇，所以在政治問題上就得鋪張一種高傲的尊嚴之崇拜儀式；藝術家呢，却變成一種半神的人物，從事於一種光榮不滅之活動，並且他的一字一句的琢磨却比一國的命運為更重要。像這樣一個藝術家就會成其為專門技術的代表作家，成其為各事各物的外表之粉飾人；甚且一定的，他會討資本家的喜歡而從事工作。象牙塔值錢不少，而且藝術家必須找到多數有錢的主顧方能得錢維持下去，和開支廚子和園丁和侍婢和車夫和醫生和牙醫和偷販禁物黨人之工費。

在美國最高的象牙塔就是一座叫做“都華爾

屋” *Dower House*，坐落在本薛文尼亞州的西萬斯塔鎮附近，正在富麗豪奢的費城一個異常時髦的郊外。假如我導你進入這個“都華爾屋”，並且介紹你見見主人和主婦和僕人，又且告訴你他們所做的事體和他們所說的話和他們所食的東西和他們所穿的衣服，請你不要疑我侵犯了交際的典禮，或疑我偵探一個同輩的藝術家啦：不，這塔的主人已會延請衆人入室參觀，而我所告訴你的一切都是主人夏志識馬 *Joseph Hergesheimer* 立意要你曉得的哩。有一本書名爲“古屋見聞錄” *From An Old House*，出版者賣廣告稱之爲一本描寫美洲殖民時代的家具雜物和園林設備的作品，然而實實在在却是一個象牙塔中藝術家的靈魂上的懺悔錄呢。

我之認識夏志識馬先生只限於在一家旅館會客室中交換了幾句寒暄語；這幾句話剛剛夠足明白他的外表是怎麼樣。假如我只看見他的矮短而堅

實的身軀包裹在一件焦橘黃色和天青色和綠玻璃色的繡花的睡衣中，這不是我的過失啊；因爲他那時張開他在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連同一幅他自己的像，正當他在三藩市唐人街上購買那睡衣時攝取的。像這一類物件，在你受藝術學校的教育，和被色彩和形式和事物之瑣屑外表所迷困，和立志拿你的一生做犧牲以文字表現牠們時，却是你的日用必需品之一部，而後來却用牠們印刷在做書的紙張上而裝釘得非常華貴並且出賣於富人們，藉此以教訓他們怎麼樣怎麼樣花錢在色彩和形式和事物之瑣屑外表之考究上，又藉此而你，這種象牙塔中藝術家，就可以有大宗進款以用之於同樣的花錢方法上。請不要以爲我在變成窮酸卑鄙吧——我不過總結總結那位藝術家對於他的興趣和工作親口所說的話而加以提綱舉要罷了。

我將怎麼樣傳達給你一點關於西哲士塔的時髦社會之不能以文字達意的高貴氣象之認識呢？

那些紳士們穿着桃紅色獵衣，而貴婦們也穿着騎裝，在秋天早晨破曉之前他們常常馳騁於鄉村樹林間作逐狐之戲，以享受悠揚的角聲和西哲士塔獵狗隊的咆哮聲。他們甚且還有“貴族式的棒球會”在鄰近。再有一個窮困異常，努力學做一個作家的畫家突入這樣一個神聖的社會中，他隨即和一個嬌貴上選的女子結婚——她的名字叫做都羅綏 *Dorothy*，而她的親戚們都對着這個婚禮大扮其聳鼻作聲的鬼臉。然而他却是時來運至，啊，最榮耀不過；一種精美的和揚眉的阿爾及耳 *Horatio Alger* 的故事也不外如是哩。

他購買一座古時荷蘭人的農舍，在其中很不安適支帳而居，努力於習用美麗的文字傳寫色彩和形式和事物的瑣屑外表；他提心吊胆地注視着西哲士塔的時髦社會，並且將他們的生活方法和道德附會於殖民時代和革命時代的背景中，而西哲士塔的社會却像着了魔一般大大高興起來購買

他的書，而這個窮困藝術家，前時呆立在大雜誌社的門外，沒有勇氣踏進去，現在却有大主筆們跑來看他了。是的，他居住在一個地方距離羅里馬大佐的大廈只要一小時摩托車的奔馳——這樣比之全美國其餘的作家們他却大大地占了便宜，所以他從容闖入大佐自有的獵場中，又且得和統治階級中一家人家的女兒結婚！並且得用一副寶貴的古玩傢私，一架胡桃木碟櫥，以賄賂大佐——真的在出賣叢書的博局中這是一個欺騙行爲啊！

不管三七二十一，他的錢是得過手了；而“都華爾屋”的主人帶着半含滑稽的動人微笑告訴人他怎麼樣怎麼樣受着古玩物的迷惑，和那些工程師們和建築匠們和裝綴風景的園丁們怎麼樣和都羅綏與鬼祟密謀把一個古舊的本薛文尼亞荷蘭人的農舍弄成功爲“約瑟夏志識馬的大廈”；他又同樣微笑告訴人他們怎麼樣到拍賣場中收買古玩，買了這一件和那一件寶貨，和那座屋怎麼樣重

新翻造，和按照我們祖先的習尚款式加以裝璜，並且用他們的遺物以爲陳設；所以現在這位藝術家可以坐在他的大廈中任何房間的任何壁角落裏，而親眼看看這一輩古人們忙碌於他們的事業上，和自這一類虛擬的事業中寫出他的名著來。那是必需的有許許多多書應該如此寫出，因爲取悅費城的富豪是必按照富豪人物所習用的款式哩。你不應猜想你能和西哲士塔上等社會的女兒結婚而無所報答吧！也不應猜想任何數量的古物會在壓迫階級大施剝奪時保留你的象牙塔喲！夏志識馬自己說：

“過去的幾年中都羅綏從來不曾用香水精，如德國哥樂尼地方出產的花露水之類，以薰香她的身體；然而現在她的衣櫥中——胡桃木的低櫥鑲嵌着自佛幾尼亞來的螺甸——却有了牠的奇形怪狀的玻璃瓶帶着五花八門的瓶塞，都自巴黎來的；更有紅色的唇脂，稠濃的撲粉，裝在她到裏處攜帶不

離的各色各樣的手囊中。這是一種普遍的風尚；在提出簡單的抗議以反對這種無意識的更改後，我已經得到了解，她在她的同性交際場中，不能矜奇立異；但我覺得有點奇怪，比十年還要短之前，婦女們怎麼樣會不用脂粉的帮忙却也會成功地很能迷人。或者那因為是迷人的技能既已本身好像是一個目的，遞變為更重要的了。我可以看見這種技能的競爭已日漸激烈，競爭的方法又是顯然的非常寬縱；現時的唇應當是紅的，美媚要藉香氣方能傳神，不管花了多少錢都願意。”

我們的藝術家居住在美國這一座最高的象牙塔中，被低櫥和高櫥，郊野露宿的軟榻和獵場的餐檯，吉本台的沙發和溫德梭的美椅，鼠尾形的湯匙和費城的全套銀茶器團團圍繞着。他告訴我們他怎麼樣坐着和怎麼樣凝神注視這些事物上，和夢想許多故事而實在却並不是故事，但不過是許多人物在把碗碟櫃和銅錫器，威廉和瑪麗的平常椅

子和惠夫的無奇桌子“搬弄在一起”。

有什麼小說從這樣一個源泉發生出來呢？最先是“三個黑色的本薛文尼亞人” *The Three Black Pennys* ——一部敘述本薛文尼亞州鑄匠的三代的故事，描寫他們怎麼樣鍾愛像象牙塔藝術家們所視為有婦女必須具備的美媚的婦女，和他們的血族怎麼樣會變為華而不實和衰微不蕃。就在這一部書，在他的著作事業之開始，我們可見夏志識馬好像是一個“真實的”藝術家；然而他却在進行中把他的可愛的書中人物墮落到萬劫不復——或者，正如他自己形容他的書，要像“一個商人日即於破產和不快樂的結局。”他不信人類意志的能力會改造環境，他也無論如何不認人類意志有足輕重。“我不甚相信個人之所以得勝或所以為重要。什麼是這種可咀咒的堆積在有階級上的橫禍之根源，變成了一種惡毒的魔力罩籠他們，所以他們不能做工，但帶着悲慘的高傲氣概而墮落

沉淪下去呢？

其次一部書是“美與愛的女神”*Cytherea*，一幅時髦浪蕩家庭自西哲士塔移居長島 *Long Island* 的寫真，他寫這一部小說好像是對於都羅綏的母家一種敬意之表示。這一般人生活著，不有賴於生產有實在價值的財富，但藉紙上空銜之投機買賣以得財富；所以他們沒有創造的意念，也沒有道德上的抵抗力，並且舞弊營私的惡毒便深深咬入他們的骨髓中。一個年輕的交易所中賭徒和他自己的妻子吵鬧了一頓，而和他的朋友的妻子有了奸情，就帶着她逃到古巴 *Cuba* 去，並且忍心看着她死在和她自己心靈中的恐怖相應的熱帶的炎酷恐怖中，這本來是一件很常見的故事，但帶有一種新的情調自夏志識馬先生慣於注視傢私什物和藝術的作品和寫他的小說時即以牠們為中心的環境上引注而來的。或者那是一個耶誕節邊，都羅綏的朋友之一贈她一個糖果裂的玩偶，一種平常的

安放在兒童房內穿上外衣的滑稽人物；然而，這部小說的主角却帶歸家一個油畫的玩偶，並且注視牠直待牠變成「陀麗亞 *Cytherea*，古代帛費人 *Paphian* 的淫亂女神，甚且他受她的魔力之引誘而迷戀下去。這部書就是現代高尚藝術世界中所稱為“高尚的藝術”了。請不要誤以為這句話含有滑稽意味吧——不，我們在高立在美國最高象牙塔之尖頂上，並且盡我們所知以板成最莊重的面孔而說話。在“都華爾屋”所出的一本書封面上，我們碰見自那很高傲的“禮拜六評論報” *Saturday Review* 所發表的意見，稱之為“堂皇的書”；而且“堂皇”二字就是形容夏志識馬先生和他的名譽最適當的詞語了。那也就是他自己形容自己的詞語哩；對着我的朋友史達林 *George Sterling*，他說。“我是比達利舍 *Dreiser* 一樣偉大的人物”。

再有一部小說“巴力山” *Balisand*，一部描寫獨立戰爭時馬麗蘭地方一個地主的故事；這又

是很“堂皇”的不朽作品，而且也是照舊拿一些傢私什物做景物的中心而寫出的。在“都華爾屋”叢書中你可以在一個舉證之下找出這個公式：“那胡桃木碗櫥，鑲嵌着長長的海螺甸作蘋果樹形，中有希世的雕刻着一個伊安尼 *Ionic* 宮殿之銅器。他又盛着費城和佐治安城出產的銀器和一個無瑕的搖製冰酒的機器。”就是爲着注視這最後一個開心寫意的物件，便生產出巴力山地方禮查巴爾 *Richard Balc* 的故事哩。在開場第一篇中我們看見他漸漸地斯文閒雅醉起來；他自始至終大概是醉得依照紳士式和貴族式的彬彬有禮，直到最後爲着爭奪一個婦女而決鬥時他仍是依照紳士式和貴族式的彬彬有禮而被殺。當我讀這部小說時，我對一個朋友說，“這位夏志識馬是一個十八世紀的保守黨人。”我的朋友，一個做“爲藝術而有藝術”的老調之犧牲品，硬說那部小說或尙得稱爲一種文藝的創作哩。但是現在我們却用不着再有爭論了，

夏志識馬先生既已在他的心靈的懺悔錄中解決了這個問題。“在政治方面，我在寫‘巴力山’時發覺我原是一個聯邦黨人；一個政黨早已失了信用的，並且——或不如說在此世紀中——牠已完全消滅了。”

他繼續告訴我們他一生酷嗜的是什麼：“特權和特權之行使；”“快樂和安全；”“充分時間以選擇滿意的領帶；”“一個房間中有合浦懷特製造的美桌，而其上有一盒嘉班那司雪茄名煙和巴爾幹來的紙煙；”“一撮乾松子在一甌滿注着英國薑汁啤酒的玻璃杯中，和冰，和幾滴香檸檬汁。”這些就是文藝界的上流人物的嗜好了。然而那些沒有發育完全的意識以同具這種嗜好之人却也用不着着急哩；他們是“無論如何在我的本分上用不着冒險以擴大他們的快樂之範圍。”這不是瞎吹，你看喲！

但這一類快樂需要真實的金錢換來，所以夏志識馬先生不辭勞瘁遠行到供給文藝界以真實金

錢之總源泉處，替羅里馬大佐寫了幾部叢書：用最高無上的堂皇文詞以描述電影明星們的生活狀態。一切在高尙藝術之神聖的使命下，我們知道拉斯基先生怎樣結他的領帶，和高德溫先生的汽車怎樣裝璜，和大使旅館中的待役怎樣窺視諾甫夫 *Knopf* 先生贈給夏志識馬先生的紅色吊褲帶子；我們隨着他的妙文被領導着周遊於茶會和餐會間，和接見那些高貴無倫的年輕明星們“*Shapes in light*”在她們的私宅中，並得同她們密語暢談和作葉子戲，而且自從我習讀四千年來七種文字的文藝作品以來，我不能追憶任何藝術家更善於濫用他的浮誇的文詞以讚美那些空洞的虛榮和虛偽哩。書中情節之最高點達到在那一輩子金裝珠繞的玩偶之一的家中；淫蕩女神雪陀麗亞的魔力開始偷偷地侵襲我們，而我們便坐着受她的迷醉，直待那美麗的明星發問那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纔回答，“我剛剛在默想看上帝的面上假如我和你恰

巧戀愛着時我該說什麼哩。”對這句話那明星却打情罵俏說，“不要發癡，”而我們便全心全意表示滿足了。

那位象牙塔藝術家回到“都華爾屋”中去會會都羅綏，我們便讓他儘着一個人享受他曾告訴我們的家庭美景。“在餐室中廣闊而鮮豔的地氈上，胡桃木的碗櫥和在晶瑩的朝日中，那些引人注意的雕椅之影，在粉白的壁上交錯成一種十分開心的花樣。”這幅寫意的美景可以和一個慈善機關費城家庭互助社的秘書史溫尼茲先生 *Karl de Schweinitz* 的演說詞中的一節作一個比較囉。“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曾經調查之一千家中，有許多家庭缺少現代城市生活之必需品。三百八十七家沒有浴盆，而另外二百三十家却又不能不勉強和別家共用浴盆。一千家中不及半數在他們的屋中有盥洗更衣的私室。有一百九十一家須和別個一家或數家共用屋內的盥洗室；三百二十四家有公

立盥洗室，而四十二家不能不和別家共用一個公立盥洗室。實實在在 有六十家在屋中沒有自來水。

我們的象牙塔藝術家爲着我們而描寫他的臥房，在其中他暢用他的焦橘黃色和天青色和草綠色交映的繡花睡衣。他說：“在滿佈着鬚曲楓樹的房中之睡榻上掛有一像冰綉霧縠製成的帳幕，映着低垂的像霜一樣潔白的窗簾；而在這帳幕之下有許多文雅而美麗的女人曾眠睡過……很冷靜的在冬季的白色幽寂氣象中。”對於這個可愛的詞句，讓我們自費城猶太人幸福協進社的社長鹿賓諾博士 *Dr. I. N. Rubinow* 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在“考察雜誌” *Survey* 中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擷取一段做比較吧：“在費城工人們的住宅原來並不是一個住宅，但不過是二個或三個房子分租於工人們，而其中完全沒有一個體面人家所必需的設備，因爲房子中沒有私人用的洗浴或

廁所的傢私，並且很通常的沒有分開自用的水喉呢。”

竊玉偷香的作家

象牙塔藝術家的道德之內容包含着殘忍和縱慾；前者從他拋棄兄弟的情誼的事實上可以引伸出來，而後者則從他拋棄女人的友誼一事上可以證明不誤。在象牙塔中女人只有兩種用場——第一，用以掃地和拂塵和擦地板。而第二種用場是藉賴她施展出他所稱爲‘軟玉溫香’般的神祕之魔力以服侍他這主人。象牙塔生活之最利害的仇敵是色衰愛弛的恐怖，而色衰愛弛的恐怖却給予那

些施展魔力的玉香一類人物一種繁重的工作啊；異常多的人物是必需的，而且她們不能不千方百計竭智盡心以運用胭脂和自巴黎買來的修長而紫色或細矮而綠色的瓶中香水精以保持她們的魔力使能積極撩人。然而，雖則用盡了頂頂好的駐顏術，她們却仍是不能和那些新進的和更新鮮的情敵爭妍鬪媚，所以我們就有得悲劇可看，而這一類悲劇却供給後世象牙塔中人物以多量瑰奇的藝術作品之材料。

事實是明顯的，有些女人們却不滿意於任何種工作，既不安分從事於掃地拂塵擦地板，也不願意長時塗抹自巴黎買來的脂粉香水而爭妍鬪媚。這類婦女強欲按照她們自己的意思以謀相當的職業，而因此她們就被稱為“悍婦”，且也是象牙塔藝術家的很別緻的禍原；要是他和她們中之一糾纏不開，這種情形就可做表演象牙塔生活之喜劇的材料了。任那一個不幸的藝術家，在他的塔被一個

悍婦佔據時，他就大概不能不逃避她的唇槍舌劍，而浪遊全世界，找尋一類屬於他人的玉和香般的嫵娥，而為浪遊的藝術家所得而偷竊者，因為他人却不能不離家遠行營求金錢以購買自巴黎運來的唇脂和香水精哩。

這一輩子藝術家所以像一個蜜蜂浪飛於羣香叢中，並且宣傳他的表示態度的狂妄而無恥的寫意方式，那就是，“我將嘗試任何事物一次。”後來他能夠將這個方式寓托在小說中，而一世藉賴這部小說所得的版稅吃着不盡哩；像他這種以無易有的方法代表遊蕩階級中每個人之最寶貴的心願，所以他們最愛讀的故事就是描寫竊玉偷香的人物的。

八年前一個聰明的作家發表一個托名為“查爾根” *Jurgen* 的竊玉偷香者之豔史。我不明白那是什麼一回事，那位作家的幾個朋友竟顯然的請求紐約的維持風化會注意那本書，而結果那位作

家就遭警局拘捕，而且那書的價錢竟高漲到每本值二十元。再後來結果是這樣，每個大學生假借研究文藝的美名，以得讀“查爾根”為他的少年幸福，而終夜攤書快讀，隨着第二夜便照書中主人翁的榜樣，開始嘗試任何事物一次。所以那書的作者嘉柏爾 *James B. Cabell* 變成功我們中百分之九十九的青年學生所崇拜的英雄和偶像，並且他的在烏里次門 *Richmond*，佛幾尼亞 *Virginia*，的象牙塔幾幾乎要高過於夏志識馬先生的象牙塔了。

這一箇佛幾尼亞著名世家的少年有好幾年曾做族譜學者以謀生活；那就是說，他受人雇用以尋找或創造古代族譜，替那一輩子暴富貴的勢利僭夫製造家族的淵源。這種工作給他養成了創造的才能，柔順的心思，和古代典籍和名位的密切認識；後來做了一個寓言作家，他曾運用這一類本領於創造神話，其巧佞便給直使多數讀者極難分辨

牠的真假——事實上我從不能確言查爾根故事中有幾多成分是在百科全書中找得出來，而幾許成分是嘉柏爾自創的。查爾根浪遊所經過的地方不少，有許多奇奇怪怪的經驗碰着他，而有些時候你簡直會被那部故事所嚇得目定口呆，莫明所以；但不久之後你可以發見全書的關鍵，再後來你便覺着牠全是很簡單無奇的：有一個男性生殖器，再有一個女性生殖器，而前者接觸着後者，這就是在嘉柏爾象牙塔中所表現的一切了，並且這也就是你所要知道的烏里次門，佛幾尼亞，的上流人物之寓言，神話，歷史，哲學，美術和聖公教會的一切一切了。

我有幾個認得嘉柏爾先生的朋友，報說嘉柏爾像是一個慈霽可親的人物，並對於我恨惡他的書的忿怒提出抗議。社會主義派的作家要是反對淫猥作品似乎在禮貌上說不過去，爲着有幫助官廳檢查之嫌。因爲你不希望你的敵人之頭領受繁

察的木棍之槌擊，所以別人便認定你對於你的敵人並不表示任何種反對行爲，但在道德問題上採取軟弱無力態度，承認每個人有宣傳任何主義不受干涉的權利。冒險自列我自己於反動派之隊伍中，我立起而宣稱一切生活都是一類選擇的行爲，並且按照我們選擇的智或不智，我們就有快樂或痛苦，爲着我們的子孫正如爲着我們自己一樣。這是道德的意義；縱使科學的進步會改變我們的選擇，更沒有事物會排斥選擇之所以爲需要，或排斥正當的選擇之所以爲重要。我們事實上主張廢除警察的木棍，原不過是我們主張採用別種更嚴厲有力的干涉方法之寓意；以期實行威廉白拉克 *William Blake* 所謂爲“道德鬭爭”，以擁護睿智和健全的生活方法之選擇。

所以我表示我的意見，“查爾根”在美國從來所印行的書籍中算是最腐劣和最能使人腐化的書之一，牠是一種不絕的訕笑，不獨對結婚爲然，即

對於戀愛，和戀愛中應有的每一種忠實和榮耀的信念，也加以侮蔑。查爾根的生活方式，“我將嘗試任何事物一次”——這自然就是說，我將和任那一個婦女交媾一次——既已有年之久完全偷偷地實行於美國的大學生隊中；我也受着感動而駭歎有幾許成千累萬青年既已因讀了那部書以致遭受花柳病傳染的酷毒痛苦，或在下半世消磨他們的時光在用車輪推行的病人椅中，算是花柳病傳染的結果。

我寫這篇時，我的朋友兼傳記作家，福來台爾 *Floyd Dell* 代我作校對工作，提出激烈的抗議。他以爲，“除了查爾根一書外尚有許多更足誘人和更實地作榜樣引人性交的淫書”；他又認到“這一類的淫書對於讀者實地上表演得淋漓盡致，好像荷馬的詩描寫縱酒狂歡的情景一樣。”我的答覆是如此，當然的有許許多多讀者真已失却了照書中所描寫而見諸實行的習慣，但確實並不是完全如

此，我認識不少“主張禁酒而奮鬥的人”，他們帶着真實的熱情以稱引荷馬 *Omar* 的詩句。當然的囉，要說一種藝術作品會煽動每一個人每次受誘惑而照樣實行，這話是不確的；然而，無論如何這是真的，藝術作品是人類行爲的大源泉之一，並且既經一概志在激勵人實行的藝術作家之承認。大言不漸謂民衆能受教訓以訕笑真實愛情而從不致受迷惑以實行虛偽之愛，似乎照我看來是忽視了最淺顯的心理之現象而枉談的話吧。

恰好福來台爾不是一個崇拜嘉柏爾的藝術之人。然而却有許多旁的人是嘉柏爾的忠實信徒，而這一輩人物對我大發其雷霆之怒。他們狠狠地對我說，“查爾根”是一部無價的文藝作品；寫得很嫵媚動人，很伶俐和巧辯——真的這樣便顯出牠與其餘的誨淫小說有點不同了囉！我的答覆是牠所顯出的不同之點却正像一個響尾蛇在牠的背上有排列得很美麗的花樣所顯出的不同之點一樣，或

正像一個猛虎有象牙般潔白和優美地雕刻之牙和爪所顯出的不同之點一樣。你恰好知道這一類不同之點對於你究竟有幾許實際上之不同吧，當你發覺那響尾蛇或那猛虎盤據在你的家中之時。

不要臉的小說家

關於資本階級的文化有應牢記在心的一件主要事實就是，資本階級蓄養一班無數清客和文丐之類，使浸淫於奢侈放蕩之中；工人產生的奶油被資本家榨取以飼養這一班清客文丐，而這一班人便不做任何種工作。不獨是這一班人的數目可以驚人，並且事實上他們的地位在於其他後進青年的眼光中顯出是奢望之鵠的，所以凡他們所做，所言，和所思都變做青年人言行的標準。資本階級的

藝術原是一種爲寄生蟲而創設的藝術，其存在卽有藉於讚美和辯護寄生主義；牠反映社會中最無價值的分子，並且致力於增加牠所藉以生存的惡德。比方，我們的衣服之式樣是由那些蓄養法國的優伶娼妓的資本家們所創造的；無論什麼事物，只要是這一般闊佬們所視爲嫵媚動人的，就是下一季我們的妻女們所要穿戴的——我們的妻女們甯可死，而不願不時髦囉。或者再拿影戲來談談——戲中所表演的一切一切情景全仗霍萊塢中蓄養娼妓優伶們的主人們決定；這一輩子在經濟上和性慾上有大權力的紳士們安置他們的玩物在銀幕上，以表演她們的“千嬌百媚”——有一種結果是這樣，我們學校中一大部分小孩子看過影戲，受着影響，便成日夜叫囂跳跟像小娼婦們一樣。

小說就是灌輸思想的主要源流之一，經由這源流中“漂亮”社會的理想和花樣——那就是說，人類中遊蕩和頹廢無用部分的腐化理想和荒唐花

樣——得傳授於羣衆。每個女打字生和女電話接線生都渴想讀讀“最新的小說”——這就是聰明的勞心者特別設計寫出以娛樂那些時髦茶會中的閒談廢話之人的最新的惡臭文字。每季的花樣應該比上一季格外翻新；然而我們雖更感煩惱而足以震嚇我們的花樣也自層出不窮。三十年前“嘉麗妹妹” *Sister Carrie* 一書遭人取締，因為牠敘述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未經結婚而同居。現在却是“情虜” *The Captive* 遭人取締，因為牠敘述兩個婦人未行結婚典禮而實行同居。像這樣遭人取締十年之後，每一部這樣的書都會變做“經典，”而且牠的標準會被所有開通人物視為當然確立的。

在我的手中有一冊出版界的目錄表，是三年前我的朋友佐治史達林 *G. Sterling* 寄給我的；在那邊緣上寫着佐治的圓滑勻整的字，“你能猜出這一個老鴉是誰嗎？”那書目表上引述拉斯科 *Rascoe* 寫的一篇文章，叫做“人格附加的”

Personality Plus。敘述一部異常時髦的小說叫做“盲目的愛神”(*The Blind Bow Boy*)，之作者。他告訴我們，那位作者天賦有一種溫潤而沉鬱的面孔，常常扮着快樂的鬼臉，張開大口在作獷笑。他身軀高大，髮白如銀，童心未泯，頭自剛直的肩上向前微俯，當他談話時帶着一種神經拘攣的狀態頻搖其首。他有一種慌張無措的神情，逼視剛纔第一次介紹的陌生人客，並動問他幾個出人意料之外的問題，或作幾個使人匆卒無從置答的急語。他自己的巧辯却是鄭重引申的按照着他的本色，但不失為尖酸和敏銳或沉悶而圓滑。”——諸如此類，直待你有充分的認識他。

三個年頭既已過去了，借用佐治的不敬之詞說說，這個“老鴉”却已成為滑稽邪說界中之最時髦的了。放在我面前的“盲目的愛神”一書明顯地刻着“第七大版。”印行牠的人就是諾甫夫先生，他也就是替我的朋友孟肯集贊作反對禁酒運動的名

人，並且又是在巴黎贈給夏志識馬先生幾條紅色吊褲帶的雅士。更沒有別的小說家能爬上比這樣一個更高大的出版家了，所以讓我們試試怎麼樣可以討他的歡心囉。

第一種條件：敘述你的小說中所有的對話完全不用對話標號。因為人人都會用對話標號，所以照這樣不用牠便顯出你和別人不同，特別高尚。

第二種條件：在一個大字典中找尋你從來沒有聽人說過的五十個艱澀字。比方，雪達卡司 *Psittacus* 就是拉丁文中的字譯為鸚鵡 *Parrot*，所以雪達西亞司 *Psittaceus* 譯義為像鸚鵡的樣子。又如地氣筍司 *Dehiscens* 是拉丁字義為張口噓氣，所以你便可常常利用這字以形容一個公爵的大張厥口。要找這一類的字五十個，你只須費半小時之久，而再費另一個三十分鐘就可以穿插牠們入你的文稿中了。這麼一來就夠担保你傳名不朽了，因為文字是用來掩埋思想的，而藝術的作用又

是用來彰表那藝術家之高超無倫的啊。

第三種條件：到五馬路逛逛，在高價的化妝品店玻璃窗前駐立勿去，記取那些在脂粉和香水瓶上的法文名字。更駐足於珠寶店和古玩店前，記取那些最時髦的寶貨——所有這一類事物可用以點綴你的書中貴婦人的妝閣。找一個裁縫匠來，要他告訴你在巴黎貴婦人常常照顧的商店之名牌——或照自己意思捏造幾個，也沒有不可，只要那些名牌是法文的就算了。列舉像你自已一樣的受過高等淫猥教育的作家之名十二個，所以你就得描寫你書中女主角的書檯而不患無材料了，並且應當描寫她用一種嬌嗔的姿勢把那些時髦的小說拋落到地板上去。

現在要寫一本最時髦小說可謂萬事俱備，只欠給牠安上一個非常的名字了——讓我們叫牠為“劍霸司” *Campaspe* 吧，——啊，妙極了！再要一個佈局麼？讓一個做父親的放縱他的天真爛

漫的幼兒攜着無窮無盡的金錢，漂蕩在茫茫人海中，再要一隊全世界所能找到的最兇頑腐毒的朋友們做他的遊伴。爲什麼一個做父親的要這樣胡幹，這顯然是一個神祕的啞謎兒，而這個青年之種種冒險便將供給我們以無窮無盡的無難無災的發笑材料。那個驚才絕艷的劍霸司，已做了兩個兒子的母親，却攜帶着她的時髦男朋友們坐着汽車兜風到新世界 *Coney Island* 去，他們又載回家一個弄蛇的美女，並且那天晚上照規矩一般這個弄蛇美女被人發見和一個時髦男朋友共睡在一張床上，並且那位女主人當然的喜歡知道她的朋友們在她屋中是很不客氣的。那位歪垂着下頷大張厥口的英國公爵，在那些貴婦人之前，鄭重宣稱假如他要是請起他所曾共睡的女人們來到他的串戲堂會中去，一個戲場也容納她們不下哩。在我們讀小說讀到像這樣一部小說時，我們知道我們恍若置身於最高等社交隊中了；七大版印行出書雖多，也

會不夠以供需求啊，大資本家的文藝機關也將不能找出適當的言詞以讚美這樣一種很精雅地塗上香水的排洩物了。

後來再有一部小說“不要臉的伯爵夫人”——僅僅一個書名已值得再加印行七版。這類巨著的作者費顯先生 *Carl Van Vechten* 是在伊荷哇州 *Iowa* 一個小城市中生長的；照一個音樂批評家在首都一家大報館的報紙上所發表的意見，那城市是一個可怕的地方。伊荷哇州人民暗地反對魚龍混雜的男女同居，所以費顯先生努力找出方法叫他們認識認識歐洲的城市生活和自由風氣，在其地，照費顯先生說，有一個豪富的社會之花，原是銀行家的女兒，做了一個伯爵的寡婦，舉止言行是一個“奇女子”，有了她所欲得而有之多數情人，各樣年紀和各種職業和各等地位的人物無不齊備。這個“不要臉的伯爵夫人”回到她的老家伊荷哇州來，她的心爲着最近和一個浪蕩的賣歌男

子熱戀發生不幸事而碎了，賣歌男子不需要其他什麼，但拼命敲索她的金錢，而用之於另一個年紀較輕的姘婦身上。借這個奇女子娜陀麗妮伯爵夫人 *Countess Nattorrini* 的眼光看去，我們認識美國的粗野之可怕，並得旁觀一位五十歲老而妖媚的貴婦將歐洲的高雅禮節教給一個新得的愛人——這個愛人却只有十七歲哩！吉圖露愛舍敦批評這部書，高呼一個大小說家之出現；但又不能不承認書中的男主角使她震驚，她認到他好像是“一個乳臭小兒，太年輕了，引不起縱使在一個飽經世故而饑涎欲滴的伯爵夫人懷中的慾火。”然而這位批評家又說，“既是沒有人和我同意，無疑的我的見解或許是一種純粹的個人褊私之見了。”照這樣看來，遲暮真的要讓青春得勢，而道德的標準不妨炸成粉碎。無論何事都要趨赴時髦——縱使一個不要臉的小說家也不能免俗！

再後來又有一部“黑奴的天堂”*Nigger Hea-*

ven; 描寫夏爾藍 *Harlem* 地方有色人種的故事，他們現在却在供給美洲白人所需要的音樂和跳舞兩種藝術。這部小說中黑白人結合所生的雜種女主角，既已如此美好而純潔，宜可以自阿爾葛德 *Louisa Alcott* 所寫小說中高視闊步而出；不過有了像費顯所描寫的所有女人共同的怪癖，這個怪癖就是愛讀淫靡邪惡的文學。瑪麗羅甫 *Mary Love* 是一個管理圖書的人物，乃努力於改善全城女侍者們和司升降梯的童子們之文學的嗜好；然而可憐，他們中意格雷和賴特，比愛好赫史萊 *Aldous Huxley* 和嘉柏爾和高托 *Cocteau* 和勃勞斯 *Proust* 和莫蘭 *Morand* 爲尤甚。到了那本故事的結局，司升降梯的童子們仍然是在司理升降梯，並且那些女侍者們也仍然在侍候客人，而那位曾習染瑪麗羅甫的文學的嗜好之英雄却在一個咖啡店醉漢羣中正在開槍痛擊另一個尼格羅人。所以或者這就算是一部以提倡道德爲主旨的小說

了——其主旨在警告民衆勿讀赫史萊和嘉柏爾和高托和勃勞斯和莫蘭諸人——和費顯的作品！

最近我們文藝界中之“老鴉”高飛到霍萊塢去——學學得勢的老鴉們的最時髦榜樣——並且將夏志識馬的名著“明星豔史” *Shapes in light* 弄成了無獨有偶。他駐足在大使飯店，我們的最時髦的飯店中——他告訴我們說，“人人寄寓在大使飯店中，”我得將這名言公布，爲着我的“囚頑”的朋友們之便利，當他們自桑坤廷 *San Quentin* 獄中釋放之後；要是他們也到大使飯店去，他們能得很好的房間和洗浴，而每日只要出十塊銀元就夠了。那些女明星們聚集攏來表演她們的千嬌百媚，而我們的時髦作家便散布他的淋漓盡致的形容詞於“虛榮之市” *Vanity Fair* 一書中的字裏行間：“那些快樂像小孩子一樣的……那些矚耀的吹氣如蘭的……那些活潑的危險而撩人的……那些打情罵俏的……那些秀色可餐的……那些亂頭粗服

儘風流的……那些弱不勝衣像尼姑的……那些深思幽怨若不勝情的……那些譁浪笑傲百勿管的……那些奪人魂魄的……那些嬌媚無倫的……更有那些黝黑而可愛的……”這樣一切一切稀世奇觀却以憂悶充滿我的胸膈，因為我當日歎失却了許多像這樣的好機會啊。在這裏我一向居住霍萊塢近旁有十二個年頭之久了；我曾經跑入霍萊塢有一百次以上之多，並且曾會見銀幕女明星不下於四十個之衆；甚且自這些會見之中我不曾獲得一星星兒震動，也不有一星星兒意念值得用於奇炫異的文字來表揚牠囉！

偷 販 淫 書 者

此外還有幾十個象牙塔可供我們遊玩哩；又有幾百巨包精美地塗上香水的排洩物可供我們試驗樣品，每包只要兩元半錢。然而多量的排洩物集攏來却是真的夠得上像一個大譙會一樣美好囉。

我們要幹些什麼呢？有些人說，放那一輩子販賣淫書的商人入牢獄去。在波士頓城當地人民就在試用這種辦法——並且弄出用郵寄販賣書籍的把戲來。假如他們這樣堅持下去，他們可以根本鏟

除淫書的販賣，像他們對付酒的販賣一樣。但是在偷販淫書的事件上，那問題是比較更難解決的，因為你一個人只能飲一次算一次的酒，而一本書却可以供一百個大學生之研習，並且這種辦法大概會實行的，假爲牠得了充分的警察們之義務廣告。

更進一步說，經驗證明當你有了一個書籍檢查員時，你大概會有一個蠢物高坐堂皇大做其檢查員，要是你有了一個無恥流氓做檢查員時，那就更糟了，他假充一個保護道德的保佐人，而實際上却原來似一個擁護階級剝奪政策的保鏢師。在波士頓城他們曾禁售“愛默根特利” *Elmer Gantry*——只爲着牠觸惱了那些牧師。我們既有電影戲的檢查好幾年了，我們從來有沒有看見禁止淫蕩和豪侈無度的表演，或宣傳崇拜富豪的表演呢？不，然而但見牠在支加谷禁售“屠場” *The Jungle*，牠的特別理由是“屠場”毀傷了支加谷的一種最大商業。本辭文尼亞州實行一種有秩序的含有政治

意味的檢查，而不許你表彰一個虐待工人的資本家。(恰當我校訂這些稿件時，他們却正在禁售“屠場”哩。)在伯克萊地方 *Berkeley*，加利福尼亞大學之所在，人們禁止瑪麗璧克馥表演的“露瑟達” *Rosita*，因為牠揭示一個西班牙王的荒淫無道。改進影片委員會在伯克萊日報上解釋牠辦事的策略說：“凡輕視政府的威權的影戲都是煽動急進主義的引誘物。”

既然是一個“急進主義者，”我敢斷言在一個巨蟹背上嵌上石膏模型之徒勞無功。你永久不能禁止人們書寫和販賣淫書，假如你永久允許一個荒惰的富豪階級之存在，這階級中人願意出無窮無盡的金錢以購買他們僅能懂得的娛樂讀物。腐惡的淫書只不過是一個病的徵象，而不是一個原因，並且歷來隨着歷史上的每一個大帝國之敗亡而表現。試讀柏突朗尼 *Petronius*，尼羅 *Nero* 朝的皇家娛樂部長，所寫的“特臨麥朝之大宴”

Banquet of Trimalchio, 柏突朗尼並且是蜚聲一時的“文藝批評家” *Arbiter Elegantiae* 啊；這就是象牙塔藝術的全盛時代了。嘉柏爾和費顯之小說之構成要件無不一一具備於一部有一千九百年之歷史之故事中。你可以無疑的，牠們也早已存在於亞歷山大朝的希臘，於拜桑廷，和尼尼微和巴比倫之前。這一類和此外一千個大帝國都是被在上的統治階級驕奢淫佚和在下的民衆窮困流離兩種現象合而摧滅的；同樣的現象在美國流行着，其摧滅之速度好像是一個競走的汽車之疾馳，而古代的敗亡之徵象之進行速度却比起來尙不過是似一輛牛車之邁奔哩。

你能用歷史以證明此學理之無誤，並且你也可以用心理學以證明牠。千人中沒有一人有天賦的道德心以做勞苦工作恰當他可以不做的時候；這裏有幾十萬人從來不曾做過工，甚且他們有幾何長久得社會允許以擁有別人的生命的憑藉，他

們就有幾何長久會永不作工。他們自就學的兒童時代一直到現在就做了寄生蟲；他們早晚有奴僕伺候，因此剝奪了自己的創造天才；現在他們依舊生活着，每一個人是一個小王或王后，有努力向他們敲騙冤枉錢的諂媚奉承之客環繞着，而測探他們的弱點，並且阿諛他們為驚才絕艷和偉大無比的。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有幾個兒童能長大為康健和強壯的人呀？試考查考查王子們的歷史吧！

那些富厚的人們培養他們自己的光榮，而照他們自己鏡中原形的樣子孵育一種文化。恰像一個王子受廷臣的恭維一個特權階級就受一類趨炎附勢的文學和藝術之擁護，好像我曾敘述過的揭示華德夫人和亨利詹姆士和岑百詩和吉圖露愛舍敦和托慶頓和許士和愛蓮諾格林和華拉士歐文和夏志識馬等人之作品。請問這一羣給羅里馬大佐召集在左右的馴服的作家是不是恰像諂媚希榮的奸佞官僚在大皇帝殿前跳他們的舞踊而高呼萬歲

呢？法國的路易曾說，“我就是國家，”到處穿着血腥染鞋的紅跟鞋子，攜帶着一根鑲珠嵌玉的哭喪棒；而羅里馬大佐却有一張桃花心木的書桌和一輛發嗚嗚聲的汽車，其中有一個穿着制服的車夫，也到處說，“我就是文化。” *I. am Culture*，便見所有馴服的作家們同聲合唱，“是的，主翁。”他們所寫的神話明白告訴他他曾建築怎麼樣一個奇妙的世界，和他是怎麼樣一個神俊偉大的走狗。“我會埋藏了不少骨塊，雖則我的有了年紀的皮實在發癢。”

後來，再傳到第二世，和第三世子孫——都在發嗚嗚聲的汽車中餒養長大，和受穿着僕役制服的走卒們伺候捧護。那些做父親的人們既已經營大工商業如此圓滿無憾而牠自己會繼續運行，只要時不時加上一點油，就有幹練稱職的職工們會看顧牠；黃金像急流般湧進做了資本家的父親們之懷中，而那些做兒子們的只要想點法子來浪用

牠罷了。他們更沒有拘束——誰人會管束一個鉅萬富家兒呀？學校的教授們會管束他嗎？——那一輩子脣眉謔笑的蠢才既已自寫其肖像於“蠢鵝關步記” *The Goose-step* 和“小鵝們” *The Goslings* 二書中的？美國的出版界會管束他嗎？牠既已把鉅萬的富家兒郎裝點成神仆模樣了，所以遇着他們出現在街上時，他們的生命是有被那些麇集聚觀的羣衆所嚇壞之危險的。那些警察們會管束他嗎？當一個富人發一口令時，法律便鞠躬盡瘁，而磕其頭一直到地哩。

在加利福尼亞州有一個鉅富的報館主人，他最近被人謠傳在爲着一個妍婦而爭風吃醋之舌戰中曾用鎗擊死一個影戲導演者。據可靠消息，又有人告訴我說這事並不會發生；然而大多數民衆相信這謠言，而且這裏有一點我的意思：我會聽見幾十個人討論這個事件——他們絕不是急進黨人，但皆是正當職業界中的領袖們，報館記者們，醫生

們，律師們，和商人們——並且我尚不曾碰見一個人他會認為那是事所當然的，像那爲富不仁的一個兇徒得避免刑罰。這一個人的生平，原是一個鉅富的孩子，暴露一切你所欲得而證明“遺傳的特權就是一種毀滅道德之惡勢力，”其立論之爲無誤。他現在占有一個最出風頭的女明星做他的姘婦，而供給和鋪排她表演紙醉金迷的戲劇，並且利用他的報館之聯合線一致捧她和誇耀她。在加利福尼亞州統治階級中所有的人物都知道這事，甚且他們中大多數人也希望他們自己得照樣做做啊。

富家的兒郎們放蕩像發瘋一樣了，而每一種新花樣總超過那前時的最後一個花樣。現在只要十年功夫便算是一世紀了，假如你是三十歲的人，你便算是一個死人了。讀讀吉圖露愛舍敦的“黑牡牛，”並且注意她所描寫的一個敲拍者之嚇壞了的形容；然後再看看吉圖露愛舍敦自己在一個不要臉的小說家之前忽然拋棄了她的定案。或許，總言

之，一個五十歲老的女性的荒淫之人，有了爵位和一副傢私，勾搭上一個十七歲的乳臭小兒同居行樂，不是一個很壞的事嗎！

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了幾千幾萬像上述一樣的母夜叉。你能夠在富麗的旅館中碰見她們，髮白如銀的老祖母們半裸她們的鷄皮肩背而盡夜跳舞。在加利福尼亞她們在茂林深處有她們的香巢，她們常常攜着自中學校剛放假出來的學生們坐汽車兜風浪遊其地。在她們進而請教於理髮匠和按摩技師之餘暇，這一輩子時髦的老太太們命令文藝作家們寫點東西做娛樂品，而那些作家便歡躍鼓舞，恰像理髮匠和按摩技師一樣高興；工作是非常簡便的而工資又是非常豐富的。所以爲着得了這樣一個好主顧，就產生出嘉柏爾和費顯和莫蘭和高托和赫斯萊和阿爾 倫 *Michael Arlen* 諸人的文藝。甚且這種趨勢會繼續地向新的極端跑去囉；世界上仍然不少新鮮的尙未經那些銷數最好的小

說揭示而利用以成其名利兼收的反抗自然的淫惡方式吧；若使波士頓城之取締淫書方法傳播到全國之各地方去，那些出版家便會遷徙到巴黎去，而你便將見那些偷運禁書的船隊自波士頓和紐約和三藩市和安琪兒市之港口外銜接往來亘三十哩之長哉。

上海聯合書店